香港淪陷前

危城十日

江湖恩仇
香豔打鬥
奇情小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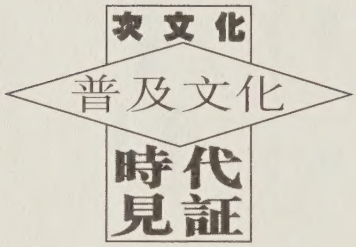
吳昊 作

次文化堂

作者簡介

吳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，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，平生最喜愛是電影，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。

著作有：《香港老花鏡》、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、《都會摩登》、《香港電影類型論》、《亂世電影研究》、《香港風月史》、《老香港歲月留情》、《老香港爐峰述異》、《老香港太平山下》、《老香港天堂春夢》、《老香港人海微瀾》、《老香港鏡繪浮生》、《老香港逝水無聲》、《老香港我城碎影》、《香港電視史話》(I)、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(I)(II)(III)、《孤城記》、《香江騎呢錄》、《塘西風月史》等。
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
見証

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
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
University of Toronto

https://archive.org/details/31761099546343

次文化堂
普及文化叢書 285

香港淪陷前・危城十日

作者／吳昊

RICHARD CHAPPELL
CANADA HONG KONG
University of Toronto
130 St. George Street
8th Floor
Toronto, Ontario Canada M5S

——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㉘5

香港淪陷前•危城十日

作　　者：吳　昊
社　　長：彭志銘
出版顧問：史亦書
編　　輯：李子翹
封面設計：原秋白
封面插畫：阿　高
內文插畫：阿　高
出　　版：次文化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：九龍彌敦道612-618號
　　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
網　　址：http://www.subculture.com.hk
　　http://次文化.香港
電　　話：2780 5625
印　　刷：次文化堂
總 經 銷：次文化堂
出版日期：2014年7月初版
書　　號：SCB 616
I S B N：978-962-992-354-9
定　　價：HK$78

© 二〇一四年　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，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、複印、轉載或其他用途。

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釘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香港淪陷前・危城十日

危城十日

今夜極靜，炮聲亦稀，香港尚未沉淪。

他從噩夢中驚醒，坐起來抽煙，眼睛怔怔的往黑暗中探索，外間偶然閃一下光，他看到身邊躺着的女人，那裸露的胸脯顫動一下，跟着是幽幽的聲音：

「野狼，不要走，讓我們擁有這個夜！」

「不能，」野狼沙啞的說：「我殺了吉叔的兒子，他不會放過我，我要設法離開香港。」

外號「野狼」的陳漢，三十歲，剪陸軍裝髮型，有一張拳師的臉孔，因為在江湖成長，所以飽經風霜。當他發現幫會大頭目吉叔的兒子與日本特務交易情報，一怒之下當胸轟他一槍，那傢伙撲倒牆上，血濺四方……

「靜雪，妳跟我是沒將來的！」

野狼開始穿衣，檢查一下那枝曲尺手槍，然後塞進皮飛機恤裏，來到門前，回頭看她，靜雪恨得咬着牙，一拉被子，蒙頭轉側，睡將起來。於是，野狼靜悄悄的開門，踏出梯間，突然聽到樓下有異聲，暗叫不妙，立刻奔上樓梯，往天台逃遁。下面果然有追兵，踢着梯間雜物，「乒乒乓乓」的，而野狼早就拔槍，往上直衝，冷不防天台門後有埋伏，一枝巨棒迎面揮來，野狼倒地

不起。

持棒大漢「嘿，嘿」的冷笑着，舉起巨棒，準備使勁敲他的頭，但突然呆住，因為野狼並未暈倒，反而雙手持槍指着他。大漢的額上冒出冷汗，他討厭這無意義的僵持，發出獸性的叫聲。「砰」，野狼這一槍，轟得他腦漿爆起，跟着屍體撲倒在野狼身上，而說時遲那時快，樓下的兩名槍手已經衝上來，一見地上有人，立即連環射擊。

偏偏撲在野狼身上的屍體變成一面盾牌，子彈全都打在他的身上，當兩名槍手看清楚形勢之際，野狼的航空曲尺手槍再一度顯示如何的冷酷無情……

「砰，砰！」

下面房間裏的靜雪，本來大被掩着頭的，但那幾響槍聲簡直猛刺心扉，使她再也忍受不了，踢開被披衣奪門而出，她真想大叫，尖叫，悲叫：「野狼，野狼！」

但她知道這個時刻、這個地點，她不能尖叫，否則午夜戒嚴的軍警會聞聲趕至，就在這千鈞一髮間，她的手緊掩着自己嘴巴。

此時，上面的梯間步下一人。

危城十日

「野狼！」

「靜雪，回房去，當沒事發生過吧！」

野狼出了大門，鑽進黑暗的橫巷，而遠街傳來警車之聲，又是戒嚴時份了。

野狼的殺人夜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晚上，這一天，香港變了危城，因為新界和九龍都失陷在日軍手上。

這之前政府和軍方都很樂觀，認為在新界港島所築者，係「遠東的馬其諾防線」，大可以堅守一年半載的，卻想不到才打了十天仗，兵敗如山倒。這個城市，太多日本間諜出沒，也太多人想把它出賣……。

灣仔的暗黑街頭，野狼在潛行着。

他習慣了風聲鶴唳，但他並不想死。

幫會頭目吉叔的兒子與日本特工交易，他突然憤怒，殺死了他。他不明白何解來此激情，非為民族，非出於正義，為甚麼？

「我不想這城市死亡！」

夜空不見星月，刮來一陣寒風。

戒嚴令已經在晚上實施，而幫會頭子的格殺令亦執行，街頭的野狼感到遍地都是陷阱。

「總之，我不能死，不能死！」

突然，眼前亮起一度刺目光芒，跟着，便聽到了呼喝聲：「站着，舉起手！」

是軍警？還是殺手？

兩個人影逼近……

「搜身！」

野狼本能地飛起一腳，那人慘叫了一聲，手電筒摔到老遠的。

黑暗再來，跟着拳頭聲，另一個人慘叫，而野狼逃遁，身後響起警笛鳴聲……

當野狼撲出馬路時，迎面駛來一輛汽車，又是刺目的光，他感到被襲擊，咬着牙拔槍。

車裏頭的人緊急煞車，機器刺耳的鳴響。

車內車外的兩個人凝視一刻。那邊橫巷裏遇襲的警察踉蹌着追出來。野狼

危城十日

緊急應變，忙跳上汽車，大叫：「快點開走，快點呀！」駕車者似乎很冷靜，一踏油門，箭一般搶出，再拐個彎，已經去了老遠。

「你想去哪裏？」很平淡的聲音問。

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」野狼答。

「哈，哈，想劫持我嗎？」笑得很輕描淡寫。

「現在宵禁，借用你做通行證！」

「You got the right guy，我確有通行證！」野狼有機會打量一下駕車者，年紀似乎不到三十歲，頭髮蠟得像荷李活明星愛路•扶連，臉孔相當英俊，穿西裝，還有英國呢絨大褸，嘿，好一個公子哥兒……突然，車停在路旁。

野狼喝道：「開車，怎麼不開車呀！」

那人的臉泛起一個輕蔑的笑容。

野狼的曲尺手槍抵着他的太陽穴。

雖然給手槍抵着太陽穴，這公子般的駕車人面上還留着輕蔑的笑，他平淡的說道：

「前面大佛口有軍警佈防，雖然我有通行證，但閣下身份不大相稱……」

「嘿，」野狼冷笑：「怎樣才相稱？」

「由你駕車，暫時做我的司機！」

「好傢伙，」野狼咬着牙說：「你戲弄我！」

「哈，哈，我提供的是個保險方法，如果閣下一意孤行想拿生命做賭注……」

「我野狼沒時間跟你胡扯，車就由我駕吧！」

「爽快！」

那公子哥兒下車，開後車廂的門，坐到後座去，自大樓取出白金煙盒，「擦」的亮出打火機點煙，很是洋洋自得。

野狼沒奈他何，坐到司機位，駕着車朝「大佛口」駛去。果然站崗搜得非常嚴密，軍警的手電筒照完又照，拿着那張通行證看完又看。這文件（又稱「戰區身份證」）政府頒發得非常審慎，還要經中央警署及情報部加蓋印章方能生效的。但見印籍警察與英守軍交頭接耳，指手劃腳，跟着其中一人說：

「You can go now.」

野狼不懂英語，略一遲疑，後座那人好識得應變，對守軍一聲「Thank, sir」，然後對野狼說：「司機，開車！」

一出「大佛口」，野狼的語氣比較友善：「請問少爺想去哪裏散心？」

「老地方！」

野狼當然不會明白。

「噢，我真的把你當了我的司機，去畢打街。」那人突然有點唏噓：「家裏的僕人，今天才給我解散了！」

野狼沒興趣聽他的盛衰史，但突然起了疑心：「你究竟是甚麼人？」

身後那人冷笑：「我應該問你才是，嘿，嘿，身懷槍械，半夜給警察追捕，如果沒看錯，一定係個漢奸！」

「媽的，混帳，我是漢奸？」

野狼怒火高燒，一踏油門，車直標向前，突然拐彎，輪胎發出「吱，吱」聲響，後座那人冷不防給拋向一邊，頭「砰」的撞在車門上，痛得吼叫起來。

車身竟連環擦着畢打街的燈柱兩次之多，才停下來。

野狼走出車廂，「砰」，大力關車門。

那人亦撲出車外看損傷，噢，半邊車身凹陷：「Shit!」

野狼已消失於黑暗之中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畢打街的「大西洋會所」，再沒有眨動的霓虹光管招牌，更沒有熱鬧的爵士樂聲傳出，連守門的印度人也都不知所終。

會所的玻璃窗都封上黑布簾，因為處此非常時期，明亮的燈光會招至突襲的轟炸機投彈。

唉，「大西洋會所」，平時是富家公子夜夜笙歌的地方，如今落得個門庭冷落。

突然刮起一陣寒風，滿地滾着廢紙。

會所裏面空洞洞的，枱椅都擱置一隅，留下敞大的一片空間，而角落裏就只坐着她一個，在抽着煙，在怔怔看着整個空虛。

她長得很美，雪肌透紅，秀髮束起，眼角一絲皺紋襯托水晶的眸子，還有那富感情變幻的櫻唇，她的美是帶着滄桑。

公子界都稱她做「茉莉小姐」，是她主持這「大西洋會所」，替富商名流

供應美女做情人。「茉莉」，迷一樣的名字，危城的金粉。

會所的門推開，進來的是剛才給野狼撞壞車子的俊男。

「雲川，是你嗎？」遠遠角落裏的茉莉開聲。

是了，這俊男叫許雲川。

「是我！」

雲川脫去大褸，掛上，步向茉莉。整個地方空洞洞的，他那雙意大利皮鞋「格格」的敲着回響。他站在她的身前，見枱上那瓶子拔蘭地，拿起它，一連喝了幾口，這才坐下來，開始解領呔。

「廣州那邊有消息沒有？」

「西關整條街給炸了，我的家、我家的錢莊、我家的店舖全都葬身火海，」雲川悽笑着：「沒了，甚麼都沒了，嘿，嘿，為我家散人亡，為我全面破產喝一杯！」

茉莉突然笑起來：「這個城市快要陷落，你還介懷身邊的一切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欠缺妳那份滄桑！」

「滄桑與否，總得要適應大時代！」

「大時代？」雲川又再拿起酒瓶，「骨骨」的喝着，大聲叫着：「去妳的大時代！」

茉莉站起身，緩步到唱機前，放下一隻唱片，播出探戈舞曲，她輕聲說：「讓我們跳舞吧！」

「好得很，香港最後的探戈！」他緊緊的摟着她，面貼着面，真的跳起探戈來了。

空虛的牆，投映着兩個輪廓銳利而又不停變化的人影，未幾人影不再動，開始疊在一起……

他們熱吻。

探戈變成熱吻。

唱片播完，但繼續轉動，發出「沙沙」聲。

良久，他們分開。

「雲川！」

「茉莉！」

兩個人凝視着，又再擁吻，遠方傳來一響炮聲，她身體顫了一下。

雲川一手拖着她，一手拿起酒瓶，拾級而上，往二樓的房間去……

茉莉的房間擺設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法國Salon的頹廢感，銅柱的雙人牀，鑲彩色玻璃的屏風，古典的長沙發和搖椅，還有火爐，而牆上掛了比亞茲萊的畫。

茉莉替雲川脫衣，玉手撫摸他毫不粗獷的胸膛，然後吻他吻他吻他……

牀上，雲川褪去茉莉的絲質底衫裙，她的胸脯就裸露了，她屬於南方美女的身材，乳房比較細小，小腹略為突出，但皮膚雪白幼嫩，散發着幽香。

茉莉解除最後的籓障，肉體橫陳着，在酒精與情慾的刺激下，她顯得更美，更挑逗，更誘人。

雲川拿起那瓶酒，喝了兩口，再把瓶子打側，讓酒液滴在她的乳蒂上，輕輕的吮着，輕輕的吻着。茉莉感到很蕩很蕩很蕩……

「雲川雲川雲川，啊……」茉莉嚷着。

他吻她微挺的小腹，她張開雙臂。於是，他進入她的身體。

遠遠傳來炮聲，顯然，日軍和英軍在隔着岸互相炮轟。

她喘息着。

「噢，噢！」

他也喘息着。

一切沉寂下來。他繼續喝酒。她緊緊的摟着他的胸膛，他問道：「妳有甚麼打算？」

「我有甚麼打算？」她笑起來，很蒼涼的笑聲：「上海失陷的時候，我走得很驚惶，現在我不想再走，我很疲倦！」

雲川默默的喝着酒。

「有甚麼打算？打算找個教師惡補日本文，這會所總得要經營下去，我那班小妹妹不能不吃飯呀！」

雲川怔怔的凝視着黑暗。

「你呢？」

「能夠的話，繼續吃喝玩樂！」

「你還有半山的房子，夾萬還有幾十萬鈔票，愁甚麼？」

「淪陷之後可能不值錢！」

公子不知愁滋味。

雲川的愁只是間歇性的，他父親在廣州西關開設錢莊，樓宇無數，少年的他遠赴美國留學，學成之後受了香港的時髦，就一直賦在這裏吃喝玩樂，從沒有正經做過一份職業。

要不是廣州多番受到轟炸，西關物業盡毀一旦，還不會給這一丁點兒的愁纏上自己心頭呢。

茉莉翻個身，用胸脯壓着他，然後望進他的眼睛裏，提出要求：

「雲川，讓我們一起生活吧！」

「不，我是沒將來的！」

「我們在這裏，難有將來？」

靜默了好一陣子，雲川感到酒意，輕輕推開她，喃喃的說：「讓我睡一會吧！」

語罷，竟然沉沉的睡着。

茉莉沒半點睡意，她思潮起伏，她內心曾經矛盾過，一星期前夏灣拿富商向她求婚：「我們一起返古巴，那裏沒有戰火，總可以過點太平日子呀！」

當時茉莉拒絕了他。

「為甚麼？」她喃喃的。

「為……甚……麼……」夢中的雲川跟着的呢喃一句。她心裏笑起來，她就愛他這點甚麼都不在乎的玩世和自毀：「雲川，你幾時才會認真起來？」

雲川在夢中搖一下頭，好像心魂是在掙扎着呢。

她起牀披衣，沖一杯咖啡，坐在安樂椅上抽煙。

天微明，炮聲頻密，他突然驚醒，不見身邊的人，叫着：「茉莉！」

茉莉坐到牀邊，遞給他一杯咖啡，他接過喝掉：「我要走了！」

茉莉早就習慣他的作風，服侍他穿好衣服，他輕輕給她一吻，她只「嗯」一聲，懶得送他出去……

畢打街的大清早，沒有半個路人。

雲川找到自己的汽車，開門坐了進去，發動引擎，突然在倒後鏡看到一張臉孔，還感覺到那討厭的硬鐵（曲尺手槍）抵着後腦。

嘿，又是那傢伙——野狼。

「Damn，鬼影，你想怎樣？」

「載我去找一個人！」

危城十日

「嘿，沒錢搭車，我可以給你！」

「混帳，我如果能夠拋頭露面，還須要求你不成！」野狼說。

「你這樣算求我了？」

「許雲川，我野狼很重義氣，你幫了我，我將來一定報答你的！」

「Marvelous!」雲川拍起掌來，問：「去哪裏？」

「昨夜的灣仔區！」

雲川駕車，突然問：「你怎知我叫許雲川？」

「你車裏有名片！」

「果然係幫會中人，嘿，野狼？敏銳的嗅覺，血腥的爪牙！」

「沒錯，我殺了幾個人，今日就要偷渡出境避風頭。」

「你的事，我不聽！」

「把你當江湖兄弟，才多講一句！」

跟着再也聽不到二人開聲。

戰雲緊張的軒尼詩道，間中仍然有巴士在走動。不過，行人非常疏落，有的都是挽着一包包食物，低着頭匆匆的半跑着，生怕頭上有飛機轟炸，迎面會

有人強搶，後面會有人暗算，總之，街上任何一點突發的聲音準會引起一陣子的虛驚……

不知何時，雲川竟扭開車裏收音機。

「西環方面發生歹徒趁火打劫，多家店舖蒙受損失，有三男一女受傷，警方奉勸市民，非不得已……」

「Thanks!」雲川冷笑道：「我的江湖兄弟！」

「嘿，係吉叔所幹的好事，」野狼咬牙切齒：「太過份了！」

遠遠的那一個巴士站，有一個女人在候車，是了，是她了，野狼真的找到「獵物」，立刻對雲川說：「前面巴士站停下！」

那個女孩子年紀二十歲多一點，不施脂粉，但她的濃眉和紅唇，把平淡的美突出，她沒有美衣華服，只穿着酒店女僕的制服衫裙，不過她的性感早已經吸引住雲川了。野狼喚她：「靜雪，上車！」

「靜雪？多美的女孩子！」雲川心裏叫着。

「野狼，是你？」

「快點上車！」

靜雪上了車。雲川還怔怔的……

「幹嗎發獃？開車呀！」

雲川駕着車，眼睛雖然向前看，但耳朵卻往後收聽……

「靜雪，時間無多，你要聽我講……」

「我不聽，不聽……」

「靜雪，我要暫時離開妳。」

「我不聽，不聽……」

「拍」的一聲，野狼給她重重的一記耳光。

「哎吔，打女人，」雲川叫道：「心痛死呀！」

「混蛋，想我一槍打死你嗎？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赤柱附近偏僻小海灣。

海濤舐着怪石，遠山升起狼煙，天地是不仁的。

野狼推開靜雪的摟抱，語氣很硬：「靜雪，妳冷靜點，這不是生離死別，我只是去澳門，避一下風頭，我一定會回來找妳！」

「要走就一起走！」靜雪尖叫。

「很危險，一出這個海域，日軍佈滿水雷，還有轟炸機，死一雙不如死一個！」

「你其實想拋棄我。」

「住嘴！」野狼大喝。

靜雪哭起來。

野狼搖撼她：「妳要聽着，我這次出海，生死未卜，但總算有一線生機，我不想妳跟着我亡命，這樣是對妳不公平！」

靜雪不停用手背抹着淚。

「吉叔這人不好惹，妳暫時不要回家，不要到酒店上班，請為了我，躲起來吧！」

靜雪不哭了，她愛野狼的誠懇。

「靜雪，我是愛妳的！」

「我愛你！」

怪石後面的電拖已等得不耐煩，船上那名大漢呼喝着：「喂，再不來，開

船呀！」

野狼在靜雪的額上吻一下，飛身跳上那一排奇形怪狀的礁石，幾個箭步就標上電拖，大漢還在詛咒，而小艇子立刻破浪前進……

靜雪還站在那裏，良久，叫出一聲：「野狼！」

海風帶着寒氣，她扯着那一頭短髮，感到冰冷，感到孤獨，感到無助，感到痛苦。

以後的日子怎過？她在香港是舉目無親的。

兩年前，她還是女子中學僑生，後來與內地的家人失去聯絡，為了求生就在大酒店當女侍應，這便邂逅了野狼，也傷盡了心。

她憔悴地步上斜坡，來到公路之上，漫無目的地走着……公路上出現一輛汽車，緩緩的前進着，甚至慢得與靜雪並排的行走。

靜雪本來是沒心情理會，不過，那駕車者顯然是對她有企圖，被逼駐足喝罵道：「滾蛋，給我滾蛋！」

駕車者是雲川，一面嬉笑之色：「嘖，嘖，這野狼簡直係笨蛋，竟拋棄如此嬌娃！」

危城十日

「滾蛋呀！」

靜雪叫罵之聲突然被天際傳來的「隆隆」巨響淹沒。雲川推開車門，一手扯靜雪的臂，大叫：「轟炸機，轟炸呀……」

「轟！」

遠方響起轟炸之聲。

天邊的三頭鐵鳥在張牙舞爪，靜雪已經嚇得手足無措。

雲川使勁把她扯進車內，她就倒在他的身上，兩人的身體貼得很緊，霎時間，鐵鳥飛過頭頂，「轟！」又轟炸了。

赤柱守軍那邊，高射炮連環的射擊。

車裏的雲川感覺到靜雪有豐滿而富彈性的乳房，也感覺到她臉孔熾熱，她開始掙扎，但說時遲那時快，轟炸機飛過之後，捲土重來，「轟！」雲川把她抱得更緊更實，噢，喘不過氣了。

終於，平靜下來。終於，她掙脫他。

「對不起！」雲川開始駕車。

「我要下車。」

「小姐，這裏是荒山野嶺……」

「我要下車呀！」

「野狼是我的朋友，」雲川很懂得對付女人，面上隨即泛起那個永遠分不開輕蔑還是玩世的微笑：「我有責任把妳送返市區！」

靜雪軟了下來。

「我很疲倦，」雲川續說：「最好回家睡一覺！」

「好吧，就回你的家！」靜雪一咬牙。

「為甚麼？」雲川給她的直接嚇了一跳。

「我是有家歸不得！」她嘆着氣。

半小時過後，汽車來到西摩道一幢古老大屋子，雲川跳下來，開了前門鐵閘。眼前出現的是庭院深深，花木水池，靜雪看得呆了好一陣子，耳邊聽得雲川不經意的說：「昨天，我才解散了僕人！」

「為甚麼解散？」

「他們都有家，這城要亡了，總得要各奔前程！」雲川解釋。

「各奔前程？」靜雪喃喃的，突然臉上落下晶瑩的淚。

危城十日

雲川的手指輕輕的伸到她的臉孔，接過那一滴淚，她矜持地轉過頭去……

這屋子的大廳很深沉，百葉木摺窗全都關上，最當眼的是那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壁爐，爐上還鑲了鏡子和燒花磁磚；壁爐之前，有名貴的土耳其地氈鋪着，還零星的翻側放置幾瓶酒，他隨手拿起一瓶，扭開蓋子，鯨飲起來，和衣就睡到沙發上去……

「喂，我怎樣呀？」

「隨便怎樣，喝酒也好，睡覺也好，燒壁爐也好，請為所欲為！」語罷，雲川沉沉的睡着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雲川開始醒來。

壁爐已經燒起了火，乾柴間中爆起火星。

他的意識在飄浮着，大廳一片空虛：「靜雪呢？她走了嗎？」

地氈上那瓶酒，他想拿到，但他感到全身麻痺，他深深的吸一口氣，把身子打側，就這樣，他從沙發的角度看到大廳的門口……

靜雪站在門口微弱的燈光下，不知何時她浴罷換上雲川的男裝睡袍。

「你醒了？」

「嗯。」雲川還未適應麻木。

靜雪突然把睡袍褪到地上，她全身赤裸裸，豐滿的胸脯，蛇一樣的腰，還有修長的腿。雲川呆了，她的性感是荷李活艷星才擁有的，他看得心動，他感到緊張……

靜雪慢慢的一絲不掛的行來，乳房起着波動，更覺迷人。

她跪在他的身前，把他的手挪到自己的胸前，壁爐的乾柴又再爆起火星……

「為甚麼？」雲川感到喉間失聲。

「你不是在車裏就想這樣……」

「我想……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甚麼？」她問。

「妳這樣是有企圖的！」雲川自麻木中解脫，坐起來。

「有企圖與否，反正你想要我的身體！」

「甚麼條件？」

「給我一千元！」

「嘖，嘖，」雲川的面又泛起那種分不清輕蔑還是玩世的笑：「妳值嗎？」

「當是借給我怎樣？」

「想去澳門會野狼？」

靜雪點點頭。

「我不大習慣與那些腦子想着別個男人的女人做愛！」

「你好卑鄙！」

「彼此彼此！」

靜雪舉手摑他，雲川一把抓着她的手，她拚命推開他，飛撲出大廳，在走廊狂奔，搶入一個房間，「砰」一聲，關上了門，抹着淚。

未幾，門外的雲川說道：「這年頭兵荒馬亂，妳單身一個女子，根本就沒機會去得到澳門，就算野狼有這麼大本領，亦難保中途出事。妳要走，OK，我替妳想辦法，畢竟野狼是我的朋友！」

靜雪激動起來，拚命敲打着門，哭叫着：「不，野狼沒你這個朋友，野狼，野狼，你在哪裏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野狼……」

靜雪的呼叫聲生似遠山回響，進入野狼迷糊的意識裏。

他本來坐在電船的艙裏，因疲倦而感到睡意，正當眼皮瞌上之際，心內就響起那個叫聲，他全身震了一震，微抬起眼皮。燈光極度暗淡的船艙裏，對面坐着兩個男人，不停的抽煙，望出窗外，是黑黝黝的天，黑黝黝的海。

一切死寂，只有單調低沉的電拖發動的機器聲。

野狼的眼皮開始瞌上，真的很疲倦很疲倦……他抱着臂，想令身體溫暖一點，睡一陣吧，明天會接近澳門水域的……

他腦裏突然閃起一個念頭，因為那兩個抽煙的男子，手背是紋了圖案的：「只有幫會的人才會紋身，難道……」

他有所警覺，張開眼，但見這兩個男子同時站起身，手往衣袋裏探，野狼非常敏捷地一側身，滾開去，連忙拔槍。霎時之間，三個人手上都有槍，竟在只有四呎距離對峙……

「砰」，第一槍響，是野狼先發難。

危城十日

四呎前左邊那個男子胸膛鮮血四濺，身子撞了同伴一下，右邊那個男子本來瞄準野狼的槍，給碰了一下走火，「砰」，竟打中了船底。

「砰」，第三槍響，是野狼對準右邊那個男子的下體轟去。那人發出很悽厲的叫聲，倒地之際，盲目射擊，「砰」，第四槍響，火水燈給打中，燒着了船艙……

「船家！」野狼失聲叫出，立刻知道不對勁，因為剛才發生這麼多事，機艙竟沒點反應，嘿，駕船那傢伙在哪裏？

他知道船艙外面一定有埋伏，但艙內已着火焚燒，濃煙撲面而來。

「艙內所發生的事情太快了，外面那傢伙未必知道裏面怎樣，只要僵持一陣子，他一定要進來救火……」野狼心裏有了主意。忍耐，忍耐着，他雙手緊握曲尺手槍，向艙的入口瞄準。

煙火竟熏得他淚流滿面，他這個人冷靜得接近殘酷，未幾，外面發出響聲，濃煙中冒起一個人影，跟着連環向火中射擊。嘿，野狼的槍不再留情，「砰」，入口前那人影悶哼一聲，竟倒下不起。

到此時，野狼飛撲而出，伏在艙外船舷嗆咳着，呼吸着，喘息着，回過頭

但見火勢「蓬」的已燒透艙頂。他看看身邊那個屍體，詛咒着：「媽的！」

黑黝黝的海面竟出現一團烈火。

電船的火勢已不可收拾。

野狼搶救無望，竟急得像頭困獸，而黑黝黝的大海正等待着吞噬他。

「靜雪，我愛妳，我不能死呀！」他從心底裏吼叫出來。

野狼找到一個救生水泡，他不諳水性，但他要逃生，而大海已張開巨口……

他發出暴喉的吼叫，飛身撲進海中，瞬息間給吞噬掉。冒出水面時，他已給海流帶離電拖十丈以外，跟着「轟」的傳來爆炸巨響，但見火團衝天，顯然那電拖一定偷運軍火回國。

「吉叔，你這頭狗！」野狼咬牙切齒。

為了錢，吉叔可以出賣情報給日本特工。為了錢，吉叔可以偷運軍火支援抗日的地方勢力，再一次肯定以吉叔為首的幫會「洪興堂」，根本就是在發國難財。

冰冷的海水令他清醒，連日來發生在他身上的惡鬥，非但沒有意義，而且

是中國人的自相殘殺。想通了，他不再逃亡，他要怒海餘生，他要回來。

「吉叔，我要殺死你！」野狼怒吼起來。

一個巨浪突然蓋頂，野狼整個人，往下沉下沉下沉……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黑黝黝的天空下另一角落。

中環，「大西洋會所」裏死氣沉沉，疏疏落落的幾張枱子坐了客人，他們都是特權階級，宵禁對他們起不到作用。

此時許雲川帶了靜雪來，她身上還是那套大酒店女僕歐的制服，但她艷光四射，登時間所有男性的目光都向她瞄準，連茉莉也忍不住上下的打量她。

「茉莉，這是靜雪！」雲川介紹。

「茉莉姐！」

「歡迎妳。」茉莉淡淡的應着，把雲川扯到一邊，問個中原因，雲川低聲告訴她。

「偷渡澳門？」茉莉聽了冷笑着：「形勢一天比一天危險，還可以偷渡？她未免太天真了！」

「那邊坐着的是中央警署水警部師爺李大衞，這傢伙神通廣大……」雲川見那位師爺眼睛老盯着靜雪，對茉莉說：「這傢伙可能會有辦法呀！」

「這姓李的係中環出名大色狼，看來，你的靜雪小姐要有所犧牲！」

「她肯犧牲。」雲川淡淡的道。

茉莉冷眼看他：「嘿，已經犧牲給你了吧！」

「沒有呀！」雲川發誓。

茉莉「哼」的一聲，過去拖着靜雪，把她帶到李師爺枱前。

「偷渡澳門？」

李師爺本來就握着靜雪的玉手不放，聞言竟嚇得縮手。

「David，想點辦法，」茉莉軟聲道：「靜雪會報答你的！」

「報答？」李師爺吞一口唾液。

靜雪低下頭。

「怎樣？」茉莉逼他。

「不是不想……」李師爺支吾着：「現今海面滿佈日軍的神風艇隊，還有水雷，誰敢亡命駕船出海呀？」

「總會有三頭六臂的人吧！」

「嘿，三頭六臂又怎樣？」李師爺冷笑：「剛才留守大館之際，收得最新消息，大嶼山外海域有隻電拖發生爆炸，說不定是偷渡澳門的！」

靜雪直覺到這爆炸與野狼有關，最低限度她有着一種不祥的心靈感應，她一手把枱上的酒杯撥到地上，痛苦的叫着：「野狼，野狼，你不要死呀！」

本來已是死沉沉的空間，更是鴉雀無聲，眾目都集中在靜雪身上。她悽笑起來，扶着枱子，勉強的站起，望着那些沒有影子的人，她只走了兩步，但感天旋地轉，突然倒下來……

雲川撲前把她抱起來。

「上我的房間。」茉莉說。

二樓，茉莉的房間，牀頭燈那綠色的燈罩，把一切事物映得更蒼白。茉莉示意雲川離開，他點點頭。牀上的靜雪開始發出痛苦的呻吟，茉莉替她解開上衣的鈕，讓她容易呼吸，她看到她的胴體——一個連女人都會妒忌的性感胴體。茉莉輕嘆着。

「我……」靜雪突然醒來：「這裏……？」

茉莉向她微笑，她本能地用手遮掩胸脯。

「又沒有男人，怕甚麼，」茉莉挪開她的手，手指輕輕點她的乳蒂：「妳知道會所裏的男人都對妳有慾望嗎？」靜雪搖頭，因為不想去知。

「妳很愛野狼？」

靜雪點點頭，突然哭起來：「我恨他，我恨他，恨死他……」

「以後日子妳想怎過？」

靜雪沒了主意，她只是預感到野狼遇害，她的恐懼是沒半點基礎的。

「還想去澳門嗎？」

靜雪把枕頭掩着臉孔，「澳門」，這名字，她從心底討厭過來。

「妳喜歡的話，全會所裏的男人都供妳報復吧！」茉莉給她提議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十二月十六日。

日軍開始渡海進攻港島東部海岸線，竟遭遇到英軍密集的炮火，立刻調動轟炸機，突襲北角及太古船塢一帶。

一個炸彈落在銅鑼灣街道，警報頻密而緊張，路人及居民蜂擁躲進防空

洞，婦孺的哭聲，廁所的臭氣，互相塞在一起的埋怨，偶然衝來一股濃煙，越加恐慌，越加踐踏……

「防毒面具，防毒面具呢？」哭聲中有人尖叫。嘿，雖然政府早就呼籲市民時時刻刻身上要帶備防毒面具，但沒人相信香港會陷落的，也就從沒考慮去配給站領取一具。

未幾，警報終止，大家壯着膽子踏出防空洞，見一切依舊，除炸彈爆破的地方，人就樂觀得詛咒起來：「她媽的，日本鬼子不成氣候，怕個屁的！」

沒錯，這城市面臨沉淪邊緣，有財有勢者，應該走的都已經溜出了香港，留下來的或走不掉的，莫論貧富，都怕面對現實，開始編織謊言自欺欺人，甚至追求極樂麻醉自我。於是，舞廳、戲院、會所、賭檔、煙格等全都復業，這個危城竟暗中熱鬧起來。

當政府宣佈提早戒嚴（由下午七時到翌晨六時），這個下午就發生很猖獗的歹徒搶劫，尤以吉叔的「洪興堂」手段最為恐怖。

時為下午三時許，跑馬地區一條街道突然駛來兩架貨車，跳下幾十名兇神惡煞的大漢，手持刀斧鐵棒，一見店舖，不論開業或關上的就加以破壞，有門

破門，有飾櫃破飾櫃，有鐵閘撬鐵閘，見人就搶，見物就掠。跟着眾惡漢衝上樓上民居，盡情洗劫，有不知好歹者挺身而出，大漢刀下無情，血濺當場……

要知道，跑馬地屬高尚住宅區，因為這一帶上海淪陷後遷來的人最多，家裏金條也藏得最多，平日生活相當奢侈，歹徒不眼紅才怪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其中一層樓的大門給幾名惡漢打破，嚇壞了廳中做潔淨的老傭人。

「你老爺呢？」惡漢的刀架在老傭人頸上。

「老……老……爺在睡房！」

惡漢一腳踢開睡房的門，裏面一對男女還在牀上相擁而睡，其中一名大漢把被褥使勁一扯，兩條肉蟲暴露眼前。

牀上那癡肥的中年男子大驚，伸手往枕頭底一探，但說時遲那時快，另一名惡漢標前，利刀一揚，已抵着他的頸，那男子的手被逼放棄。惡漢一瞥牆角的夾萬，喝道：「立刻開夾萬，否則殺你！」

「你們哪一幫的？」癡肥男子冷笑。

惡漢的利刀在癡肥男子的頸上剄了一刀，他當時痛得像劏豬般叫起來。

「阿才，不得無禮！」後面響起一個聲音，持刀者果然遵命。

癡肥男子用手掩着頸上傷口，偷眼看看來人。但見那傢伙五十開外，臉白無鬚，兩鬢青霜，身穿用英國呢剪裁的藍色唐裝長衫，頸上纏一條白色長絲巾，嘴角還咬着夏灣拿雪茄，氣派不比殷商鉅賈弱。耳邊聽得惡漢唯唯諾諾的道：「吉叔，怎麼驚動你老人家呀！」

「他就是吉叔！」癡肥男子心裏叫着。

「這傢伙很頑固！」

「混帳！」吉叔一記耳光摑得那大漢跌到一邊去：「你這班酒囊飯袋，真有眼不識泰山，上海鼎鼎大名的幫會頭子黃金福讓你們呼喝的嗎？」

「哈，哈！」那癡肥男子竟得意的笑起來。

這時吉叔已來到牀邊。

「福爺受驚了！」

「哈，哈！」黃金福滿以為很有頭面的：「老兄，看在我面上，給他們少少懲戒算了！」

這吉叔卻老實不客氣的坐在牀邊，看看黃金福身邊那個女人，她早就驚得

縮作一團。

「嘖，嘖，福爺艷福無邊呀！」

「哈，哈，閣下倒識得開玩笑！」

吉叔面色突然一沉，但語調還是那般客氣：「有勞福爺開啓夾萬！」

「你……」黃金福再也笑不了。

「請！」

癡肥的臉孔抽搐起來，他感到被玩弄、被侮辱，堂堂上海的大亨竟然虎落平陽，簡直恨得咬牙切齒。

「再請！」

「豈有此理！」黃金福吼叫着。

吉叔使個眼色，三名惡漢撲向那個美女，把她扯到一邊，左右開弓……

「OK，我開夾萬！」

惡漢這才放開美女。

黃金福裸着屁股下牀，來到夾萬前面，撥動密碼，夾萬應聲開啓，嘿，裏面全是金光奪目的黃金，眾為之嘩然。洗掠一空之後，吉叔看看那張癡肥而

危城十日

氣得快爆血管的臉孔，竟拿起一塊金條放到他的身前，得意的笑說：「盜亦有道，總不能趕盡殺絕，且給你留點生計吧！」

吉叔等滿載而歸立刻撤退，兩架貨車竟緊隨吉叔那輛林肯牌名貴房車，殺出跑馬地，並無半點攔阻。

「此仇不報非君子！」黃金福怒吼着。

「我要殺死這個吉叔！」黃金福作了個決定。

吉叔太看輕了黃金福，也藐視上海幫會在香港的實力。

那夜雖然炮火連天，危在旦夕，這裏的中國人繼續自相殘殺。黃金福的住所竟召開「戰時會議」，而殘餘的上海幫會勢力在這裏開始化零為整，「戰爭」即將爆發。

有關吉叔的資料：

「吉叔是紅船出身，曾任文武生，後來下鄉做戲，勾結一名撈家婆，做起大天二來，因為有武功有膽識，雄霸新會一帶，見日軍侵佔珠江三角洲，這就南下香港。近日因為販賣情報給日本特工，引起部下陳漢，綽號『野狼』不滿，殺死他的兒子。吉叔已經下了格殺令，追殺這個野狼……」

會議的決定：

「吉叔在幫會界不入流，殺他只等如踩死一隻螞蟻。目前，我們放棄幫派分歧，聯合起來，一為保衞自己利益，二為對付吉叔及其他的敵人，因為歹徒能夠洗劫得一次，就會洗劫第二次。名目，以組織自衞團體為名，手續要全部合法化，明日就向中央警署申請，那個李師爺是我們的人，稍後，撥個電話給他，讓事情好辦。當前急務，設法購買軍火……」

於是，這個晚上另一種「戰雲」密佈着。

有人撥電找李師爺。有人出動買軍火。

有人替組織定名，「正安團」（取「保衞正義，安邦定國」之意思）。

黃金福忙了整個晚上，解散會議之後，伸個懶腰，喝杯參茶，摟着姨太太蛇般的腰，怒火倒平熄了點，竟笑將起來：「沒打仗好幾年，哈，哈，如今又要打仗，實在好得很，可以減肥也！」

「老爺子不要太傷神，傷神會傷身呀！」那姨太太當然很懂說話，而且媚功十足。

「真怕老爺傷身？」黃金福的手探她的胸：「何解每夜都說，『老

爺……』」

「『老……』甚麼呀？」

「『老爺……我要』咯！」

「你呀，簡直是老甲魚！」她嬌嗔着。

兩人又調笑下去，突然姨太太想起一事道：「那個『野狼』陳漢不知怎樣呢？」

「唷，怎麼呀，想勾漢不成？」

「不錯，就勾他！」

「妳……」

「這野狼既然是吉叔死敵，只要我們找得他為我們効力，等如借刀殺人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……」女歌手瑪莉亞在懶洋洋的唱着茱地格蘭的首本名曲，間中給炮聲和警報聲打斷了歌唱。唉，她唱得這麼匠氣，有誰愛聽，不過有點歌聲，總算醞釀了生氣。

「大西洋會所」的大堂一片空虛，李師爺把靜雪摟得實實的，說是跳舞，不如說在跳醉步，他實在很醉很醉，把靜雪貼得很實。這是第一個晚上，靜雪在會所裏做「交際女郎」，她的第一個客人，當然是對她有慾望的李師爺。

一角裏，雲川喝起悶酒來，冷笑一聲：「媽的，老淫蟲！」

突然，茉莉在身後用玉臂摟他，說道：「你想罵誰？」

「我沒罵誰！」

「你向來對李師爺沒好感！」

「So what?」

「今夜留下來陪我！」

「不必要，」雲川瞄向對開枱子那個喝寡酒頻頻向茉莉招手的趙公子：「陪這傢伙吧，淪陷之後，我們都要吃飯！」

「好的。」茉莉給他一個吻，跟着輕飄飄的飄向趙公子。

突然，雲川討厭這鬼地方，索性離去。經過靜雪身邊的時候，覺得她有着一種無助的眼神，好像在說：「我應該怎做？」雲川一笑，點點頭，好像在說：「隨遇而安吧！」兩個人四目交投，雲川聳聳肩，轉過身子，離開「大西

洋會所」。跳上開篷跑車，風馳電掣，直標上半山區自己的住宅。

燃起了火爐，他一個人怔怔的看火，拿起一瓶酒，大口的喝，突然把酒瓶掟進火中，「蓬」一聲，火勢張牙舞爪。

「Why?」他痛苦的扯着頭髮。

這個晚上，他無法擺脫靜雪的影子。沒錯，他對她有無窮慾望，他想得到她。他自小嬌生慣養，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而這個靜雪，他是得定的了。

只是，他後悔把靜雪介紹到「大西洋會所」，可能他從此失去這個女人。

雲川開了另一瓶酒，瘋狂的喝着，最後竟醉得再也爬不起身。火爐裏的柴火慢慢熄滅，長夜快要告終。雲川的意識開始流動，他感到百葉木窗門在外面給人推開……

「歹徒，一定是歹徒！」他心裏叫着。

窗外出現一個人。

「靜雪！」雲川竟在心裏叫着。

沒錯，百葉木窗門開啓，外面那人確是靜雪。

雲川的屋子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款式的南歐洲建築物，粉橙色的牆，襯托

並排而列的深棕色的百葉木窗戶，天微明的晨光，透過百葉摺窗，照着了空氣中的煙靄，有夢一樣的感覺。

是的，太不真實了，為甚麼靜雪會在這裏出現？雲川開始相信這是他醉後的幻象，「哈……」他竟笑了。

窗外的「幻象」爬上窗，繼而跳進來。

他感到火爐的柴火熄掉，地面的寒氣傳進他的身體：「我不應每夜都喝醉！」

這一剎那間，他感到一團熱力籠罩着他，他感到靜雪豐滿的胸脯壓着他，他感到她熾熱的呼吸。啊，這絕對不是「幻象」，真實的靜雪正軟軟的撲倒他身上呀！

他看到那張湊得很近粉紅色的蘋果般臉兒，怪惹人愛。還有，她誘惑的唇，牽起一絲冷傲的笑，她心裏好像在說：「男人，我恨你，我要征服你！」

她主動的吻他，吻他的眼、他的鼻、他的頸、他的胸膛。

雲川本來已給酒精燒焦了的唇，赤熱得快要裂開，他要吻她，要捕捉她的紅唇，偏偏給她的玉手掩住他的嘴巴。

危城十日

雲川感到被侮辱，他試圖用雙手緊摟着她，但酒精破壞他的氣力，竟使不起勁來。靜雪一手就推開他，半跪着的坐起身子，依舊壓着雲川，就拿起沙發上大樓旁邊那條長絲頸巾，先綁了雲川的右手，然後把左手拉攏來，一起綁着。到這時，雲川不想反抗，他愛刺激，他發現自己從未被女人綑綁過，現在是第一次，不可能也是永遠……

靜雪解開雲川的睡袍。

靜雪也把自己衣服脫光。

他用有限度自由的雙手撫摸她圓渾的乳房，她滑溜溜的小腹……

酒是世間上最好的催情劑，它輕而易舉的燃點起熱烘烘的慾火，雲川的醉意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，繼之而來的……

靜雪跨在他的身上，挺一挺嬌軀，乳波抖動，風騷之處真令天下英雄盡折腰……唉，危城之下，這裏的人都像垂死的困獸，原始的性慾都開始澎湃，可能為了傳宗接代，可能藉此逃避現實，畢竟，傳統的道德和愛情已經顯得不重重，人間已經再沒有將來，就盡量把握目前短暫的歡悅吧！

雖然炮聲此起彼落，大廳裏兩個汗人卻疲倦得昏睡。

「轟！」戶壁震動着。似乎有炮彈落在屋外街上，使得兩個身體顫了一下，漸漸醒來。

「解開我！」雲川看看被綁的雙手。

「不！」靜雪笑說。

「嘖，嘖，我的法國絲頸巾要報銷了！」

「綁着你，」靜雪撫摸他那雙修長的手：「要你永遠做我的禁臠！」

「嘖，嘖，綁男人做禁臠，」雲川已經心知肚明：「又是茉莉的傑作！」

「關茉莉姐甚麼？」

「是她教妳的！」

靜雪掉過頭不語，她骨子裏是相當強悍的，有時更分不開愛情和擁有，當她失去野狼的時候，茉莉那番教她佔有男性的說話，起了很大的影響。

雲川開始用牙齒咬絲巾，替雙手鬆綁，靜雪忍不住幫他了：「不要糟蹋這麼名貴的絲巾！」

「來，」雲川拖她進睡房換衣服：「我帶妳去一個地方吃早餐，保證妳耳目一新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靜雪開心得跳起來，隨手在雲川衣櫥裏摘下一件長身棉質印度罩衫，穿上竟蓋過了屁股，好看得很。

「從加爾各答買回來的，就愛它那種怪裏怪氣的！」雲川也穿上一件。

跟着，雲川拉着靜雪跑，像風一樣跑過長廊，來到廚房，開啓雪櫃，把一大堆東西撥進個籐籃裏。然後，兩個人又像風一樣的跑上樓梯，開啓天台的門……那偌大的天台，除了一張公園野餐的長木枱和木凳之外，就一無所有，不過，從這半山的高處眺望，嘿，整個香港中區和九龍對岸都看得很清楚。

「嘩，太美了！」靜雪興奮的嚷着。今早所見是碧海藍天，萬里無雲，而冬日的陽光又是多麼溫暖。這幾天來，就只有此一刻，靜雪心情開朗，她張開雙臂，仰望長空，大叫着：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」

突然碧空爆起一朵朵的煙雲，散了又起，起了又散，初時她不知道那些東西是甚麼，但當耳邊響起遙遠的「隆隆」聲，她就意識到那是無情的炮火，戰事亦越加激烈。

「唉！」靜雪輕嘆。

雲川摟着她，在她耳邊輕聲：「炮火底下早餐，多麼浪漫的一回事情！」

她突然覺得雲川和野狼很相似，他們愛採取自毀態度去面對死亡：「野狼，你究竟在哪裏呀？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野狼，你究竟在哪裏？」

靜雪的聲音竟然在野狼心底裏響起。本來昏迷一整天的野狼，心魂突然震慄着，他悠悠的醒過來，只感到天旋地轉：「我有沒有死？我是活着？我……」

他睜開眼，努力的四望，一所空洞洞的房間，只有一張鐵牀，他就躺在那裏，身上的衣服都被脫光：「那夜，發生甚麼事呀？」

他努力的回憶着……

當電拖發生爆炸，火團狂升，一個巨浪打來，野狼身子就下沉下沉下沉……

「我不能死！」海水沖進他張開的嘴巴，他本能地閉住呼吸，拚命的掙扎，幸好他一邊臂膀套着個救生圈，這使得他不致葬身海底，他開始上升，浮出水面。

危城十日

野狼才冒起之際，雙眼給一度強光照得盲了過去，耳邊聽得螺旋槳打動水聲，還有向他呼喝的聲音：「接住！」

船上拋來一個拖着繩的救生圈，野狼用僅有的視力看準方位，把救生圈搶過來，人就被吊起，送到甲板上來了。

那時候，野狼的意識是一片混亂。

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對方喝問。

刺目的探射燈逼得他無處逃遁，他感到被襲擊，他要自衞。

「搜他的身！」對方說。

野狼感到被人緊緊的捉着，當他掙扎的時候，對方重重的給他一記耳光。

野狼的獸性發作了，他怒吼起來，飛腳把前面的傢伙踢倒，同時間左右開弓，短拳出擊，兩邊的傢伙悶哼一聲；突然腦後一陣劇痛，野狼「嘿」一聲，整個身子下跪，後面的人再重重的在他頸骨上一敲，他倒下不起……

野狼躺在這間空房，這張鐵牀上，他的記憶到此為止。當時他的直覺告訴他，那是一艘炮艇；現在他的直覺告訴他，他確是怒海餘生：「我沒有死呀！」

他試探伸展四肢，謝謝天，總算還可以運作，只是全身乏力，跟着他感到肚子「咕咕」作響：「如果有吃的就好了！」

未幾，房間的門開啓。

「一定是送食物的！」他在想。

進來的是個冷板板臉孔的戰地護士和冷板板臉孔的軍官，護士把洗乾淨的衣服放到他跟前……

「立刻穿上衣服！」軍官命令。

野狼冷冷的瞪着他。

「將軍要見你！」

「將軍，甚麼將軍？」野狼心裏納悶。

軍官帶野狼進入一個密室，裏面有長枱，有香港戰略地圖，還有電報機等，看來是個軍事參謀室。

「那邊坐。」軍官指一角的餐桌。

野狼不能不服從，因為他看到餐桌上有麵包和咖啡，飛撲上去，拿起一個……

「你不怕麵包有毒嗎？」軍官冷冷的說。

野狼冷笑，把麵包塞進嘴巴，跟着吞掉。

軍官「哼」的一聲，退出，關上了門。

野狼索性坐下，據案大嚼起來。他甚麼風浪都遭遇過，一切處之泰然。

未幾，門再開啓，進來者是一名將軍，最低限度他的軍服這樣顯示，而跟隨他的是個女軍官，人長得挺美的，使得野狼為之一愣——因為她是似曾相識，但記不起哪裏見過。

「鄙人陳策！」那將軍自我介紹。

「陳策」，這名字是多麼有震撼性，他是重慶方面派任的中國駐港軍方代表，協助英方在港九新界佈防……「陳策」，對於野狼，這是歷史性接觸。

野狼只感到一片茫然。

「有關的事，」陳將軍立刻入正題：「我們的情報員已經說過！」

野狼再看看那漂亮的女軍官，她竟向他欣然的微笑，笑時微露雪白的犬齒。霎時間，他恍然而悟：「沒錯，就是她！」

她是吉叔舞廳的女侍，平日很文靜很怕事，因為笑的時候外露犬齒，顧客

們戲謔之，稱她「櫻子」——笑她貌似日本女孩子。

「真想不到妳是臥底的情報員！」野狼冷笑。

「我也想不到像你這樣的幫會殺手，也有民族大義！」她也不客氣。

「好了，你們都聽我說呀，」將軍命令：「沒時間胡扯一通！」

野狼咬咬牙，他惱恨那一直監視着他的人，而且竟可以隱瞞過他敏銳的嗅覺：「這女孩子，實在不簡單！」

「野狼，吉叔給日本特工的情報是怎樣的？」將軍問道。

「我不知！」

「野狼，請你合作吧！」櫻子的語氣很誠懇。

「這是我與吉叔間的恩怨，你們管不着。」

「混帳！」將軍暴喝一聲。

野狼「嘿」的冷笑着。

「危城之下，我們應同一條心……」櫻子哀求。

「不要向我說教呀！」

密室的氣氛很僵。

櫻子的眼神是懇求的，而她那雙黑白分明的、水汪汪的眸子，多麼富有情感啊。

彷彿就憑着一個凝視，櫻子竟打動野狼的心。野狼也意識到，其實對她的惱恨是沒有基礎，而且當夜怒海求生，要不是他們拯救，未必活到今天。

「好吧，」野狼語氣軟了下來：「你們要知，我就告訴大家！」

他來到長枱之前，細看軍事地圖，有所決定的說：「吉叔這傢伙在新界失陷之前，就已經與日本特工勾上，由他的兒子四出刺探香港各區炮台虛實……」

野狼講出一個驚天大陰謀，計劃的內容是這樣：

「赤柱是英陸軍重炮陣地，赤柱灣滿佈水雷，日海軍進攻十分困難，但依計把主力集中攻取赤柱，甚至不計犧牲，目的牽制英軍實力。進攻赤柱可取得戰略上的優勢，其一可以伺機偷襲淺水灣及香港仔，其二可以把北卻之筲箕灣及鰂魚涌的守軍力量扯弱，使日陸軍由鯉魚門出擊容易。佔領赤柱後便可奪取大潭水塘，攻陷筲箕灣後再取銅鑼灣，南北兩軍夾攻之下，會師黃泥涌道，到此時便把香港瓜分為東西兩部，使得英軍無法首尾兼顧。只要日軍成功控制了

東部，九龍另一支軍隊便會由昂船洲強渡西環堅尼地城一帶，組織爬山隊伍，沿薄扶林道直撲摩星嶺，如果攻陷摩星嶺，扯旗山頂的英軍不會支持得久。於是，扯起的將會是太陽旗幟。」

密室裏竟然沒有一點聲音。

因為，連日來的攻略行動，都符合了野狼所說的，包括日海軍主力開始在赤柱灣外聚集，陸軍在鯉魚門隔岸炮轟筲箕灣等地，而轟炸機頻頻出動，向昂洲投彈……

「我是在香港長大，雖然這地方從沒有照顧我，」野狼開始說話，聲調是沙啞而帶傷感：「但不想這城市死亡，我要出賣這城市的人不得好死！」

陳策將軍嘆一口氣，竟陷入了沉思。

「我可以走嗎？」

「野狼，你去哪裏？」櫻子關心着他。

「我有我自己的戰爭！」

「你要對付吉叔？」

「你一個人對付他？」

野狼點點頭。

櫻子欲語還休，見野狼開門，突然脫口叫出：「野狼！」

野狼回過頭。

「這是你的手槍，拿去！」

「祝你好運！」野狼接過櫻子的航空曲尺手槍，檢查一下，點點頭。

「其實……」櫻子有千言萬語，但說不下去，因為她覺得好像利用了他。

野狼離去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烈日下的嚤囉街，老鼠貨的市場，在這裏，偷回來的，搶回來的，甚至違禁的東西都可以買得到。這裏的雜物店掛滿了軍需品售賣，特別一大堆的防毒面具，因為那些市井無賴窮得發慌，就去配給站領取防毒面具，再拿到嚤囉街賤價變賣。

雜物店「發記」來了個不速之客，老闆發叔正坐在籐椅上瞌睡，當聽到來人踢着雜物時，突然醒來，門外的陽光把那人的影子投到他的身上，他立刻感到一陣壓力。發叔清醒過來，竟嚇得冷汗直標，訥訥的道：「野狼，是你？」

「沒錯！」野狼冷冷的說，他四處搜索，拿了一把子彈放進口袋裏，見有軍刀，執起一柄，試驗它的鋒利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發叔想制止。

野狼一把揪着他，喝道：「我要找吉叔！」

「見鬼，見鬼，大家都說你死了！」發叔說。野狼給他一記耳光，「拍」，發叔那張臉孔變作紫色。

「混帳，我要找吉叔！」

「唉，老弟，吉叔比狐狸更加狡滑，從來不會公開他的住處。」

野狼瞪着他，在看透他的心思，跟着放手，發叔吁了口氣，在抹冷汗：「有一個人可能會知！」

「誰？」

「彭老九！」

「老九？」野狼猛然想起，這彭老九是經營妓寨的，與吉叔相熟，但不屬於「洪興堂」人物呀。

「彭老九係珠江梟雄，與吉叔狼狽為奸，南來之後各奔前程，而吉叔就只

有這個唯一的老友，也只有他才會知道吉叔的住處！」發叔亦是老江湖，他消息很靈通。

「今日的事不能有第三者知道，明白嗎？」野狼喝道。

「明白……明白……」發叔唯唯諾諾的答。

「否則我會回來要你的命！」

「是……是……」

野狼很滿意地離去，他要發動個人戰爭。留下發叔一額冷汗，想來想去，結果撥一個電話，叫着：「野狼回來了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彭老九的妓寨位於香港仔一條橫街。

吉叔的電話：「野狼會來找你，我派手下在附近佈防，保證不會傷害閣下一條毛！」

老九的回答：「哈，哈，野狼是甚麼？一頭狗罷了，我把他殺掉，送你煮酒！」

「好得很，哈，哈！」

果然整條街防衛森嚴，爪牙密佈，連蒼蠅飛過都難逃劫運。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氣氛緊張得像有人放置了計時炸彈。

下午二時，街頭先後出現三個人。

第一個人是雲吞麵檔送外賣的，引起極度緊張，因為那傢伙朝妓寨來的，每碗雲吞麵都搜過，來人也要搜身，引起妓女們不滿：「媽的，老娘肚子餓，要找東西吃，幹嗎老是阻三擋四的！」

第二個人背着個工具箱，邊走邊叫：「磨較剪剷刀！」嘿，分明箱裏藏有軍械，幾名爪牙飛撲而上，左右開弓，工具箱竟摔在地上，跌個稀巴爛的，哪裏有甚麼軍械呀？

第三個人是垃圾佬，口面都烏黑，還戴頂破呢帽，遮了半邊臉孔，背着個收垃圾的大鐵桶，臭氣薰天的。爪牙頭目下令搜身，搜完身搜垃圾桶，嘩，伸手進惡臭而污垢的垃圾堆中，老大不願意，而樓上住戶已不耐煩的叫下來：「喂，垃圾佬，快點呀！」

這垃圾佬一上了樓，猙獰面目即露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戶主擊暈，自垃圾桶底部取了暗藏的曲尺手槍。

野狼跟着提槍直闖天台。

顯然，吉叔和老九都百密一疏，可能出於輕敵吧，他們從不會想到樓宇與樓宇之間的天台是相接連，而野狼就這樣屋過屋的，幾個起落已經來到彭老九那妓寨的天台。

頂樓是門禁森嚴的，兩個持槍的爪牙在把守着。野狼很冷靜的伏在樓梯頂端待機會，他在想：「門外這兩個傢伙很易解決，但門內的實力又如何？」

冷靜的等待……

未幾，樓下傳來一陣女人的調笑聲，這彭老九摟着姨太太上來，身後兩名槍手相隨，老九掏出鎖匙開門。每一個細節，野狼都有留意，老九掏出鎖匙就是最大的關鍵，它暴露了虛實，門內是沒有伏兵，因為如果裏面有人，只須要講個暗號或拍幾下門就會開啓……老九和他的保鏢進內，門又再度關上。

「門外門內總共有四個人要對付，」野狼心裏有數：「而且要用最迅速的方法對付。」

他蹤身飛撲而下……

野狼飛撲而下。下面把守梯間的兩名槍手絕對不會想到竟有飛將軍從天而

降，前面那個首先給飛來的腳當胸踢個正着，翻滾落樓梯，後面那個正想舉起槍，已被野狼的軍刀插進咽喉，牢牢的釘在門板上，人來不及嘶叫已經身亡。

翻滾落樓梯那個傢伙，持着手槍直衝上來，他發出野獸般的吼叫聲，而冷酷的野狼並沒有給他機會，他的航空曲尺早就對準他的前額，「砰」，那人再度翻滾落樓梯……

跟着，野狼朝門鎖連轟兩槍，一腳踢開門，裏面老九的兩個保鏢早有準備，一見門給踢開，情急間都以為被釘在門板上的屍體就是侵略者，都集中火力射擊，把它轟得手腳都顫動起來，很是恐怖。

「他是我們的人……」保鏢驚叫。

這時野狼在門口出現。

「砰，砰！」

野狼的冷血在於他太懂得殺人了。

現在屋內只有彭老九和他的姨太太，平日作威作福，如今嚇得面無人色。

「野狼，你想怎樣呀？」老九無助的嘶叫。

野狼一把揪着他，推他出去，押他上天台，而樓下妓寨已經傳來一陣子的

危城十日

騷動聲……

「有血呀！」

樓上梯間的屍體在滴血。

「好恐怖呀！」

把守街頭那班傢伙才如夢初醒呢。

天台上的野狼須要把握時間，他的槍抵着老九的咽喉，喝問：

「吉叔在哪裏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

「一……」

老九的面部肌肉在抽搐。

「二……」

「老九喉間發出「嗚，嗚」的聲音。

「三……」

「我說……我說呀……堅尼地域屠場對開有所紅磚屋子……」

野狼「嘿」一聲冷笑，突然開槍，老九來不及叫，他的眼睛睜得很大，神

情很是恐怖。野狼把他一推，老九就從天台摔到街上去。

他為甚麼要殺他？可以阻緩追兵，調虎離山；可以向吉叔示威，辣手無情；可以擾亂軍心，首領也死了。總之，野狼的冷血在於他太懂得殺人了。

果然，樓下和街上都亂成一片。

「老九死了！」

大混亂開始。

本來把守崗位的槍手都飛撲來看個究竟，而彭老九早就血濺街頭，大家抬頭往上望，很疑惑的，竟然手足無措。

「野狼在天台呀！」老九的姨太太像殺豬的哭叫着。

「衝上去……」有人尖叫着。

但沒人敢衝上去。

天台的野狼早就幾個起落，像梟獍般敏捷，很快便撲到街頭首幢樓宇的天台，迅速地竄落梯間，突然遭遇到一個人……

那人個子瘦削，滿頭白髮，臉上有一道疤痕，陰沉的站在暗角裏，但他那雙眼睛竟能在黑暗中閃着寒光，而最深不可測者，他的右手持着一件三呎長的

器物，而以白布裹着的，似乎是一件神秘的武器吧。

兩個人是在四呎之間對峙着。

「如果是江湖朋友的話，就各走各路！」野狼討厭這種無意義的僵持。

「福爺要見你！」那人冷冷的說。

「我沒興趣見他！」野狼根本沒有概念知道「福爺」是誰，也不願意知道，他轉身作勢步下樓梯，但見樓下門口外不知何時停泊着一輛名貴的福士牌房車，兩個戴呢帽披大褸的漢子在車外守候……

「福爺要見你！」那人冷冷的重複着。

「你手上那柄是刀？」

「沒錯！」

「聽說上海的快刀阿五南來！」

「沒錯！」

「你認為刀快還是槍快？」野狼的手緊緊握着航空曲尺。

「我沒興趣知！」

野狼感到掃興，這人太沒趣了。

「福爺要見你！」

「好吧，就見你的福爺！」

野狼步下，「快刀」阿五尾隨。兩大漢開車門，裏面已經坐了黃金福。

「請進！」身後的阿五對野狼說。

未幾，名貴的福士牌房車開動。

「哈，哈，老九這傢伙死得真可憐！」福爺笑起來，伸出右手，但野狼沒與他握手。

「哈，哈，」福爺下不了台，但很快克服尷尬：「野狼，替我做事吧，開一個價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有要事在身！」野狼冷淡的說。

「哈，哈，你的要事即是我的要事！」

野狼感到愕然：「都要殺死吉叔！」

「殺死吉叔是我個人的事！」野狼冷笑着。

「除了要他死，」福爺說：「我還要他的地盤、他的錢財、他的女人。你幫我奪得之後，全都給你分一份！」

野狼心裏產生極度的厭惡，這城快滅亡了，而這裏的人竟比日軍更貪婪、更搶掠，嘿，香港，是註定沉淪永不超生了。

「不要逼我殺完吉叔之後殺你！」野狼很決斷的說：「我想對你保留良好的印象！」

「哈，哈，良好印象？你倒算幽默，哈，哈……」福爺氣得笑起來。

「失陪，我要下車！」

名貴的福士牌房車停下，野狼跳出，那車很不客氣的開走。

車中的福爺面色一陣紅一陣青的，很是恐怖，嘴巴的線條扭曲得很是難看，詛咒起來：「她媽的，這傢伙活得不耐煩！」

「替福爺宰了他……」前面座位的大漢出主意。

「混帳，」福爺罵道：「憑你們的三腳貓伎倆就可以動得野狼一根毛嗎？妄想兼混帳！」

前面那大漢不敢再說話。

「阿五，你覺得事情怎樣？」

阿五用手撥一下白髮，平板的聲音響着：「我的快刀，他的快槍，遲早要

對決！」

「哈，哈……」福爺笑起來。

突然傳來一陣警報聲，似乎轟炸要開始，血腥要爆發，整個城市充滿殺戮。

沒錯，大街上的路人都往騎樓底走避。「隆」一聲，日軍戰鬥機突然低飛，機關槍竟不停的掃射。房屋的玻璃窗「乒乒乓乓」的，碎片四濺，有個路人胸膛掛彩，竟然不倒地，還在瘋狂地跑跑跑，為死亡而跑，給橫街一塊牆阻擋，「砰」，屍體才止住衝勢，倒地不起，那牆上還留下一個大血印。

野狼在這條橫街躲避，也看到這「會跑的屍體」和牆上那個大血印：「豈有此理，可恨手上沒重兵器，把它打下來……」

重兵器嗎？野狼突然有所思量，要進攻吉叔大本營，單憑手上那枝航空曲尺，似乎沒有可能。

此時，他想念靜雪，靜雪的大衣櫃有他寄存的一個行李箱，行李箱裏有大量軍火……

「靜雪，妳在哪裏？」

不，不能想念靜雪，在他的「私人戰爭」還未結束時，最好不要見到靜雪，否則會連累她，害死她。

「靜雪，原諒我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野狼小心翼翼的拾級而上。

這裏是灣仔靜雪的三樓住所，他把耳貼着門板，仔細聽屋裏的動靜。其實屋內沒人是理所當然，因為靜雪在雲川的家做愛。

野狼掏出鎖匙，靜悄悄的開門，閃了進去。這裏一切依舊，吉叔的手下並沒有上來搗亂。野狼進入睡房，那張牀很凌亂，他頹然坐下，見靜雪穿過的睡衣，拿起來嗅着，好像嗅到尚存的靜雪的體香……

他沒見靜雪只是兩晝夜，但卻恍如隔世：「靜雪，靜雪呀！」

窗外夕陽殘照，他躺在牀上，想小睡一刻，培養鬥志，今夜偷襲吉叔大本營，就這樣他竟沉沉的睡着了。不過，他睡得不穩，他感到自己在一條漫漫長路上跑，跑，跑着，前面有一道刺目的光芒，他急用手擋着強光，下意識感覺到有危險，就在這時間，他拔出手槍，怒吼着……

就這樣，野狼驚醒。

那是個傷心的夢，野狼怔怔的仰望着天花板，窗外夕陽盡斂，看來又是戒嚴的時間了。

突然，外面傳來輕微的「沙沙」聲響：「難道有人進來了，是不是靜雪呀？」野狼的聽覺很敏銳，他心裏開始盤算。

那輕微的腳步聲顯然是朝睡房而來的，野狼敏捷地下牀，躲到暗角裏看個究竟。

未幾，一個戴着鴨舌帽子的人探頭張望，跟着閃身進入，野狼看準來勢，突然撲出。那人給推倒牀上，野狼的身子壓着他，手槍就抵着他的太陽穴。

那人掙扎着，此時野狼嗅到一陣的幽香，壓着的身體竟是軟肉一團。野狼亮起牀頭燈，他看到一張美女的臉孔，他失聲叫出：「櫻子！」

沒錯，是櫻子，她推開他，坐起來。

「你來作甚？」野狼很不高興。

「找你！」

「找我作甚？」

「陳將軍說你是人材，很想你加入！」櫻子說得很認真。

「不要給我來這一套！」

「你還是男人嗎？」

「混帳！」

「能夠殺死吉叔就是英雄嗎？」

「我不相信甚麼英雄，要崇拜，就找妳的陳將軍吧！」

櫻子竟氣得揚手摑他。

野狼一手把她的手捉着。

櫻子掙扎，急得粉面通紅，野狼放開她。

「請妳走吧！」

「我不走！」櫻子表現得很堅決。

「想我動武嗎？」野狼握拳嚇她。

「好呀！」

野狼沒她奈何，其實當前要務是殺吉叔，別的枝節他管不着。嘿，吉叔，一想此人，他就怒火焚身。他飛撲靜雪的大衣櫃，打開櫃門，抬出個重重甸甸

的行李箱，揭開，連牀邊的櫻子都嚇得驚呼，因為裏面全是軍火，而且甚麼款式都有。

「好傢伙，」櫻子拍兩下掌，語帶譏諷：「真不愧是個殺手！」

野狼沒興趣和她鬥嘴，拿了兩個有手柄的手榴彈，捲起褲腳，用布條把手榴彈綑在小腿對下，然後把褲腳捲下來。跟着找出一枝德軍陸加手槍，裝個長筒型滅聲器，上滿了子彈，插在腰間。檢查自己的航空曲尺，插在腋下的槍袋。再拉出一挺手提輕機，撿起幾個子彈夾，塞進皮飛機恤袋裏。

櫻子來到野狼身後，低聲說：「你一個人怎可以對抗整個洪興堂？」

野狼冷笑：「妳管不着！」

「我實在覺得太過荒謬！」

野狼步出睡房，櫻子追上來，大叫：「你會死的呀！」

「人始終要死！」

「你死了，靜雪怎樣？」

野狼突然停下來！

「靜雪……靜雪……」他心裏叫着：「不，一定要殺吉叔，否則我們不會

有將來！」

「野狼，香港守不住了，我們會殺出重圍，回國支援抗日，你就帶了靜雪姐加入我們的行列……」櫻子的語氣接近懇求。

「夠了，不要說下去！」野狼咆哮起來。

「你簡直頑固得無可救藥呀！」

櫻子突然背靠大門上，用身子擋住他的去路：「你是個笨蛋！」

「媽的，妳這婆娘……」野狼氣極，抓她的臂，把她扯開。

櫻子撲上去，再擋着門。野狼突然劈出一拳，她連「嘿」一聲也來不及，便已經倒地。野狼抱起她，把她放在牀上，乘機仔細的看看她，唉，這美人兒真的很可愛，只是太說教了，身上背負着太多理想。他知道，不出此下策，定必無法擺脫她的死纏。

「安睡吧，櫻子！」

血戰將要開始……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夜幕低垂，宵禁下的香港，未見華燈。

悽迷的夜……

靜雪在牀上悠悠的醒來，摸一下身邊，雲川呢？雲川不見了。她記得，這整個下午，就與雲川在睡房裏鬼混，瘋得倦怠，一覺睡個日落西山……

「雲川。」她輕輕的呼喚。

她好像聽到水聲，而水聲是傳自浴室。靜雪起牀，找不到睡袍，只好赤着身子的來到浴室門前，發現門並沒關好，隱若看到雲川躺在大浴缸裏，竟酒不離手。唉，雲川，沒落的公子，他失去一切，目前只能把握到的是飲酒和性愛。

靜雪輕輕的推開門，溜了進去，給雲川一個吻。

「讓我們一起共浴！」他提議。

她就溜進了浴缸。他遞給她一瓶酒，示意她喝。

靜雪沒喝過烈酒。不過，她要一嘗烈酒的滋味，才喝了兩口，只感到喉嚨發燒，竟咳將起來，而雲川笑了。

「為甚麼要喝烈酒？」她在水中擁抱他。

「因為人生失去意義！」

「為甚麼失去意義？」

「妳是個小學生！」雲川笑起來。

「所以有求知慾……」

雲川捉着她，吻她，兩個人就在浴缸裏擁吻。

靜雪突然把他推開，他感到難以捉摸：「靜雪，做甚麼？」

靜雪站起來，拿浴巾抹身，說道：「我要返大西洋會所！」

「不要去！」

靜雪用浴巾裹着玉體，搖搖頭說：「李師爺替我安排去澳門！」

「那色狼的說話不可信！」

「你呢？你又怎樣？你有講過一句肯幫我的說話不成？」

「因為我幫不到妳呀！」

靜雪是個烈性子的女人，她敢愛敢恨，她忘不了野狼，她又憎恨野狼，為了他，她可以毀滅所有的男性。

「哈，哈……」雲川笑了，「骨骨」的喝着酒，「野狼那傢伙，是蠢蛋一名，妳為他死心塌地，荒謬，荒謬……」

危城十日

「住嘴！」

「如果妳喜歡殺人機器，無須要野狼呀，我就送輛坦克車給妳吧！」

靜雪氣極，奪門而出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昂船洲已經失陷，大軍壓境了！」李師爺那單調的聲音響起，好像要替香港敲起喪鐘。

大堂一片死寂，那些皇孫公子聞言，竟靜默起來，空虛空虛空虛，竟空虛得連影子也不見一個，沒錯，乾杯吧，為沒有影子的人們乾上一杯。

「哈，哈！」李師爺那空洞洞的笑聲令人感到非常恐怖。

這「大西洋會所」的電燈突然眨動着，跟着沒了光芒，黑暗吞併了一切。不過，大家沒半點恐懼，似乎已經習慣停電。跟着，點起了洋燭，還響起茉莉嬌滴滴的聲音：「各位，燭光之下更加浪漫呀！」

茉莉，永恆的危城金粉，靜雪對她妒忌，因為她征服男性的手段實在高明。

「雲川呢？」茉莉在燭光之下問靜雪：「他為甚麼沒來？」

「雲川的事與我何干？」靜雪感到被看透心思，立刻在身前佈好一道防線。

茉莉凝視着她，輕嘆一聲：「雲川太懂玩弄女人了！」

靜雪沒興趣與她周旋，她返會所的目標就是指向李師爺。當她聽得李師爺宣佈危城消息時，她直覺到這傢伙會遁出香港，而第一站當然是澳門了。

「David，」靜雪偎在李師爺的懷中：「你一定有打算的！」

「打算，甚麼打算？」

「帶我過澳門吧！」

李師爺為之愕然。

「香港要亡了，你不像那種與城俱亡的人！」

「沒錯，」這狡猾的男人承認道：「我可以帶你過澳門，但有甚麼代價？」

「你知道我是找野狼！」

「所以，我沒半點興趣！」

「我用自己做賭注，」靜雪開出條件：「如果在澳門找不到野狼，我這個

人就屬於你！」

對於李師爺，那簡直是無比的誘惑。

「反正，你的船可以容納多一個人！」

李師爺陷於心理矛盾，美女當前，引起慾望無窮，不過，萬一到了澳門，找着野狼，那就枉費心機，他的投資立刻付諸流水了。

「怎樣呀！」靜雪逼他。

「這個……」他支吾着。

靜雪又問：「這個甚麼？」

「好，就賭一舖吧！」

靜雪給他一個吻：「說不定船到公海已給炸沉！」

燭光下的「大西洋會所」是個腐朽的空間。

茉莉推出一個古老的上鏈留聲機器，對大家說：「停電不等如沒有音樂，大家可以繼續跳舞。無論如何，今夜盡興，這裏有足夠的酒，上面也有足夠的房間……」

「砰」，突然有人推開會所的大門，外面吹來一陣冷風，那人大叫着：

「日軍已經登陸北角呀，為香港的末日乾杯！」

「雲川！」茉莉驚叫。

「雲川！」靜雪想不到他會出現。

這是十二月十八日的晚上，日軍的第五號縱隊掌握情報，探知防禦虛實，偷襲北角成功，與英印軍隊展開激烈巷戰，竟波及電力廠，那裏的人都已逃光，電力停止了。

「不會的！」有人叫着。

「哪裏來的消息呀？」李師爺驚問。

雲川坐下，臉孔又是那輕蔑的笑容：「美國新聞處的朋友來電！」

李師爺面色一片慘白。

「不會的，就算登陸，我們英軍有足夠實力把日本鬼子趕回海上去！」有人叫着。

「嘿，嘿……」雲川冷笑着，他雙手插在大褸袋裏，身子偎在椅背上，眼睛掃過李師爺，落到靜雪的面上，說道：「這傢伙有答應帶妳去澳門嗎？」

「嗯。」靜雪應着。

「嘖，嘖！」又是那輕蔑的笑容。

李師爺霍地站起身，一手揪住雲川，對方卻賴着在椅子上。

「許雲川，」他咆吼着：「我與靜雪的事，你管不着！」

「David！」茉莉叫着。李師爺咬牙切齒的對靜雪說：「我們明日早上就走！」

「用水警部的船嗎？」

「雲川，不干你事！」靜雪忍不住開聲。

李師爺使勁一推，雲川的人和椅同時倒翻地上，「砰」的一聲，大堂裏的人都呆了，數十雙眼睛都注視着他們。倒在地上的雲川竟懶得爬起來，雙手還是插在大褸的袋子裏，面上還是那輕蔑的笑容。

「起來，」李師爺磨拳擦掌的喝道：「站起來，懦夫！」

雲川還是賴在地上，茉莉心掛着他，過去使勁的扶他起身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雲川不語，轉身就走。

「懦夫！」李師爺撲上來。

突然，雲川回轉身，迎面一拳……

雲川這一拳勁道十足。

李師爺那張臉孔，「拍」的一聲，給打得歪去一邊，鼻血牙血同時濺起，嘿，力道太勁了，整個身子失去重心，撲倒枱子上，杯子瓶子摔個稀巴爛的。他倒下來，「轟」，天旋地轉，他試圖爬起身，但悶哼一聲，倒地不起。

「嘩！」有人看得驚呼起來。

雲川攤開拳頭，原來他一直握着幾両重的金條，「實心」的拳頭打人就特別夠勁力。這解釋了為甚麼他的手一直插在大褸袋，因為他早有準備要打這傢伙一拳。

雲川突然捉着靜雪的手，把金條塞在她掌上，說道：「拿去，總得要有點錢傍身！」

「哼！」靜雪惱他。

「此行小心點，我不願永遠失去妳！」

語罷，雲川離去。

他踏出「大西洋會所」，整條畢打街一片黑暗，月影之下，遍地垃圾，活

像人間廢墟。

他作了個深呼吸，怔怔望着黑暗，腦海是茫然的。太可笑了，他無須要拳打李師爺的，因為他從不爭奪女人；可能，是這危城渲染了他，炮火和炸彈已把人間價值觀念轟個稀巴爛的，此地只餘暴力與性慾。

他竟然失聲笑起來，自大樓袋子裏掏出白金煙盒，取了枝香煙，「擦」一聲亮起打火機，在微弱的火光間，他看到一張絕色的臉孔：「茉莉，是妳？」

「沒錯，是我！」

竟無意義的對話。打火機滅了。兩個人站得很近，甚至嗅到對方的氣息，但依稀的看到互相的輪廓。

「你不捨得靜雪？」茉莉問。

「嘿，笑話！」雲川掩飾自己。

黑暗中的茉莉沉默下來。

雲川再開聲：「這個李師爺太豈有此理，我討厭他欺騙靜雪！」

「說不定他有把握偷渡澳門！」

「Bullshit!」

茉莉摟着雲川，她的身子緊緊的貼着他，幽幽的說：「我至愛的雲川，是灑脫的雲川，是不受愛情束縛的雲川，是不相信傾城之戀的雲川……」

在黑暗中，雲川吻着茉莉。

突然馬路上噪音大作，幾輛軍車經過，駛去支援北角，當車頭燈照到那對熱吻的男女時，車上的英軍拍掌大叫：「Hey, buddy, better go home. Hong Kong is falling!」這是傾城之吻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傾城之戰開始。

北角的電油庫較早時已給敵機炸中，着火焚燒，到晚上九時，火勢蔓延，引起電油鼓接二連三爆炸，隆然巨響此起彼落，竟染紅了大半邊天。

從堅尼地城那邊望去，清楚可見火光熊熊，人心也就亂起來了。

對於黑暗中的野狼，嘿，人心越亂越好，他伏在吉叔那紅磚大宅的圍牆上已有大半個小時，因為下面守衞非常森嚴，他不敢輕舉妄動，但他直覺到吉叔有意等他來襲，與他決一死戰。

「吉叔，我是野狼，你是黑豹，」野狼心裏叫着：「今夜不是你死，就是

我亡！」

明知道生死關頭，他就變得很冷靜，衍引着獸性的殘酷。

是電油鼓的連番爆炸使他有機可乘，下面的守衞竟亂了起來……

「甚麼事呀？」有人問。

「日軍登陸西環呀！」有人亂叫。

「開鐵閘門看看發生甚麼事吧？」有人提議。

總之，守衞的集中力分散了，野狼以最敏捷的身法溜下圍牆，不料踢着一塊石頭，「得得得」的滾彈起來，兩個守衞有所警覺，回轉身看個究竟，但野狼的殺人機會掌握得很準確，他裝了滅聲筒的德軍陸加手槍，無聲無息地出擊，那兩個人果然悶哼一聲倒地不起。

野狼得手之後含枚疾走，直奔車房去，迎面又見一名守衞，那人愕然，連叫也忘記了，想拔槍，身體竟響起「卜」一聲微響，血慢慢的自心房部位湧出。他不相信，用手抹一把，血，血呀。他就靠在牆上，從此動彈不得。

野狼一進入車房就把所有電油桶打翻，一時間遍地都是電油，跟着鑽上一輛汽車，抽出電線撻火，開動了。他隨手往車房後掟了個手榴彈，立刻踩油門

直標出車房……

當汽車標出車房，同時發生三件事。

其一，手榴彈爆炸，車房給炸個粉碎，跟着浮起一片火海……

其二，野狼迅速撲出車外，一個打滾，已來到紅磚屋門前的噴水池……

其三，那輛汽車尾部受火燄波及，「蓬」的燒着了，直衝向聚集於圍牆鐵閘的守衞……

一時間慘叫此起彼落，有人給汽車撞個人仰馬翻，有人竟身上着了火，亂成一片：「敵人呢？敵人呢？」大家都在胡亂射擊，是漫無目標的，一見車房起火，亂上加亂……

「着火呀！」

竟然叫聲震天。紅磚大宅裏撲出四名槍手，他們極有作戰經驗，未出門口早已瘋狂掃射，一於有殺錯沒放過的。

豈料，沒人應聲倒下呀，難道有詐？

正於此際，第一名槍手額上中彈，竟無聲無息地，人就倒下來。

第二名槍手反應甚為敏捷，見前面水池石像，認定偷襲者就在後面，立刻

提着輕機瘋狂掃射……

「死，死，死，我要你死呀！」他發出魔鬼般的吼叫。

「砰，砰，砰。」輕機槍的子彈用光。

好了，就這一剎那，飛來冷槍，那傢伙不再瘋狂，因為他感覺到死得不明不白。

「有種就給我滾出來！」第三名槍手發出野獸般的吼叫。

野狼真的滾出來，是從水池旁邊滾出來，他的碌架滅聲手槍毫無人性，那人來不及發難已經滅亡……

第四名槍手心膽俱寒，嚇得回轉身就走。野狼拋掉他的滅聲手槍，拿起掛在身上的手提輕機，直闖毒龍潭，橫射千軍。這是一場硬仗，子彈簡直亂飛，慘叫聲，此起彼落。

野狼好像超越自己血肉之軀，竟然屹立不倒，太恐怖了，樓下死的死，傷的傷。儘管那班歹徒如何兇悍，到此時已嚇個魂飛魄散。

「不要殺我，求求你，不要殺我！」沒用的傢伙在哀求。

哀求變成慘叫，因為野狼決定來一次大屠殺。

樓下再沒有動靜了，野狼替手提輕機裝上另一個子彈夾，開始步上樓梯，為了先聲奪人，先向上掃射一輪，見上面沒半點聲氣，就知道伏兵有詐。

他拿起一個手榴彈，慢慢拾級而上，拉了引線，心裏數着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」。數到第五的時候，他把子彈夾向二樓走廊掟出，果然歹徒亮身，瘋狂掃射一番……

「六，七，八……」野狼就把手榴彈滾過去，「轟」，跟着就是很悽厲的叫聲了。

野狼的殺機一發不可收拾，他大踏步的在長廊走動。

「達，達，達……」腳步聲竟發出空洞的回響，好可怖呀。

突然長廊那邊盡頭掟出一枝火把，照亮了空間，閃出數個持槍客，向野狼掃射。

野狼的胸膛中彈，但他身子只顫了一下，卻沒有倒地……

太恐怖了。

野狼的胸膛給轟了一槍仍然屹立如山，這簡直出人意表，意料不及，為甚麼？

危城十日

大家都沒有機會發問，因為野狼的輕機槍毫不留情……

野狼踏着屍體前進，他開始憑着他的嗅覺找尋吉叔下落。

這是極度獸性的一個晚上。

野狼來到一個房間門外，直覺告訴他：「就是這裏了！」

野狼飛起一腳，踢開房門，嘿，好得很，這是吉叔的書房。

房間燃着黯淡的燭光，大停電的夜，殺氣沸騰。吉叔孤獨地站在一排書架旁邊，面色鐵青的，他手上握着一柄短劍，這傢伙紅船出身，恃着自己有相當的武藝……

野狼把輕機槍拋掉，右手伸進皮機恤裏拔出航空曲尺……

當此電光火石間，吉叔竄前，「波」的一聲，短劍就插進野狼胸膛，豈料劍尖刺入機恤內不到兩吋，已遭到神秘的抵擋，他心裏十分驚異，腕底來不及增加勁力，而野狼已當胸轟他一槍……

吉叔悶哼一聲，踉蹌着撲向書架。

「你死期到了！」野狼的槍再向他瞄準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書架一個翻轉，吉叔已發動機關，轉進了暗格逃遁。這

點，野狼是萬料不及的。

「媽的！」他把書架搜個翻天覆地，甚而拳打腳踢，都找不到機關所在。

野狼頹然的坐下，感到很虛無。他把吉叔的短劍拔出來，解開皮機恤，裏面原來塞了幾本厚厚的帳簿，總算勉強抵得住一兩顆飛來的子彈，不過，劍尖依然刺破他的胸膛，雖然很輕微的傷勢。

他的左手探了一下，抹了把血，心裏詛咒：「媽的，一把火燒了這鬼地方！」

就從這裏開始吧，他在書房放一把火。

亂世時代，到處都是火頭，再多一幢燃燒的房子，有誰理會得着呢。

野狼若無其事的步出火場，他只希望洗一個澡，沖洗身上的血腥……

他突然感到前面黑暗中有人監視他，討厭，無盡的殘殺，討厭呀。他舉起手槍，前面黑暗中亮了兩顆燈，野狼看清楚，是一輛汽車，汽車內有一個女人。

「野狼，快點上車！」

她是櫻子呀。

汽車往不知名的黑暗中進發。

「我來是想替你收屍！」櫻子笑着，露出兩隻雪白的犬齒。

「很幽默嗎？」野狼不高興。

這個女人好似無所不在的。

「我忘記告訴你，吉叔書房有一條秘道，可以通往碼頭，用來幹秘密走私勾當的！」

這個女人好似無所不知的。

「哪裏去呀？」野狼不耐煩。

「回我的家！」

「對不起，失陪，我要下車！」

「吉叔必然大報復，靜雪住處將會有人埋伏等你……」櫻子氣極：「難道今夜你還殺得不夠嗎？」

夠了，夠了，櫻子的話打動他的心。

「現在你須要洗一個澡，你身上的血腥，比屠夫還恐怖！」

沒錯，野狼多麼渴望着洗澡。

「野狼，」櫻子哀求：「我們不是敵人，請不要對我存有敵意呀！」

「對不起！」

「對不起甚麼？」

「我把妳打暈！」

「不打暈我，你沒法找吉叔呀！」櫻子又向他笑了，她笑起來特別美麗。

野狼突然變得緘默，他竟想起靜雪來了。靜雪和櫻子的分別，靜雪是強悍的，櫻子是柔弱的，靜雪是太陽，櫻子是月亮。他在想：「我為甚麼要拿她們比較？」

薄扶林山頭一間兩層別墅式石屋，燭光下所見，擺設甚為簡陋，牆角還放置一箱箱的軍用品，顯然是個臨時情報基地。

「野狼，我給你燒水洗澡！」櫻子邊說，邊進廚房燒水。

野狼在浴室裏脫掉上衣，查看胸前的傷口，吉叔的劍刺入肌肉幾分，留下很輕微的一條血痕。他突然看到鏡子的反映，櫻子正站在他身後，他連忙轉身，竟和她貼得很近。

「熱水來了！」櫻子說。她看到野狼那赤裸的粗獷的胸膛，毛茸茸的，滿

是傷痕的。櫻子的毛巾浸了熱水，扭兩下，敷在他的傷口上，他感到痛，皺一下眉，想推開她。「請不要動呀！」櫻子求他。

野狼的心再也硬不起來。她替他抹去血迹，很細心地敷上藥物，還貼上膠布。

「謝謝！」

野狼洗澡，洗滌身上血腥。

漫天風雨待黎明。

野狼不能眠，他怔怔的看着燭光下的蠟淚，他預感到自己這場個人戰爭將會很辣手，吉叔變成一頭受傷的黑豹，躲藏得非常隱秘，不易找到。他後悔當時太輕敵，致使吉叔有逃生機會。

「豈有此理！」他咬牙切齒。

燭光之後，出現櫻子的面。

「夜了，睡吧！」

「沒心情睡！」野狼說。

「我睡不着的時候會喝它！」櫻子手上有一瓶酒，放到野狼身前。

野狼「骨骨」的喝了好幾口，感到喉間像燃了烈火，強忍着，結果還是咳了。

「咭」的，櫻子笑起來，笑得那麼純真，嘿，她一點不像個情報員啊！

「這是甚麼酒？」野狼硬着頭皮問。

「俄羅斯伏特加！」櫻子說：「我一直以為，喝得烈酒就是男兒本色！」

「見鬼！」野狼笑起來：「我也都一直以為，做女情報員的必是蛇蠍心腸！」

「咭」的，櫻子又笑了。

「這麼烈的酒，妳怎樣喝？」

「通常加番茄汁或橙汁喝！」櫻子說：「不過處此非常時期，這種喝法屬於奢侈。」

野狼又喝了幾口，覺得怪舒服的，人就軟下來，問道：「櫻子，妳為甚麼要做情報員？這種工作太危險了！」

「我知道，這工作不可能適合我……」櫻子幽幽的說：「但我要做……」

櫻子，原名楊小薇，上海「聖約翰大學」政治系學生，父母親在上海失守

時喪命，她覺得要救國，不再是政客的空談，而是出生入死的實踐……

「一剎那間，過去我在大學的辯論，我所寫的文章，都顯得毫無意義，只係象牙塔裏的風波。嘿，嘿，野狼，象牙塔，你知道象牙塔是甚麼嗎？」

野狼偎在牆上坐着。她啞然失笑，因為這野狼竟坐着的睡了。

櫻子靜悄悄的坐到他身邊，她想看清楚這個男人。他的短髮，他拳師的臉，都印烙着風霜，她在想：「野狼呀，你有否後悔過自己殺得太多人？」

睡夢中的野狼搖着頭。

她輕嘆着：「明天又怎樣？」

唉，漫天風雨待黎明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漫天風雨待黎明。

「洪興堂」的二號人物在等待，竟靜得像鬼影。這裏是堅尼地城海傍的一個貨倉，重門深鎖外，槍手戒備森嚴。眾人的眼睛都落在吉叔痛得皺着眉的面上，他躺在一張臨時為他而設的鴉片煙牀。

一個小時之前，醫生處理吉叔的傷口，發現野狼這一槍是擊中他肩腋間，

子彈穿過，竟沒留在他的身上，但造成的傷口更大……

「你的左臂最好短期內不要動！」醫生說。

「沒問題，」吉叔有着黑色的幽默感：「只要我的右臂還可以殺人！」

然後，身邊的女人遞給他一枝「崖州竹槍」，服侍他抽兩口鴉片，吞雲吐霧一番：「嘿，嘿，世間上最佳止痛藥，莫過於此！」

手下護送醫生離去。

吉叔環視眾人，見大家神情緊張，竟不發半點響聲，也就拿崖州煙槍敲敲煙牀，說道：「怎麼呀？我還沒有死，幹他媽哭喪着面！」

眾人還是一片緘默，其中管賭檔的羅彪面色凝重，木無表情，非常難看。吉叔心知不妙，大喝道：「阿彪，快說呀，賭場究竟發生甚麼事情？」

「大哥，這……這……」羅彪訥訥的。

「講呀！」吉叔喝道。

沒錯，正當野狼發動他的個人戰爭，進攻吉叔的紅房子之際，香港仔的賭檔來了一班煞星，為首者是個滿頭白髮面有疤痕的瘦削漢子，手上提着一件三呎長裹着白布的器物……聽到這裏，吉叔失聲叫出：「此人是快刀阿五！」

沒錯，就是「正安團」黃金福的殺手快刀阿五，當時他陰沉的說道：「你們吉叔欠我們福爺錢，把這賭檔的錢全交出來，當是納息！」

羅彪冷笑：「你有本領就拿吧！」

語罷，十多名打手提着鐵尺鋼鞭撲上來，阿五甩開裹着器物的白布，果然是一柄明晃晃的刀，只聽得他暴喝一聲：「殺！」刀法竟快得來無影去無蹤，為首兩名攻擊者立刻中刀……「殺！」再一次暴喝，兩個人的兩隻手竟給他劈得飛上半空……

「殺！」第三次暴喝，又再斬翻了兩個人。

一剎那間，空氣裏滿佈着血腥，但所有進攻行動凝滯下來，但聞傷者呻吟不絕……

「豈有此理！」羅彪咆哮着，突然拔出手槍。

阿五的刀作好準備。

「我一槍打死你！」羅彪大喝。

「你未必會有機會！」阿五冷笑。

貨倉裏的人全都聽得毛骨聳然。

當時情形，羅彪的槍竟與阿五的刀在幾呎之間無情的對峙着。羅彪的手僵硬起來，在心理上他早已經輸了，剛才所見的快刀簡直兇狠之極呀。

「我一槍打死你！」羅彪重複那句話。

「好得很！」阿五冷笑。

羅彪額上全是冷汗，顯然他沒半點把握，他喉嚨間發出獸性的低鳴……

說時遲那時快，阿五一矮身，刀光晃動，刀背早已擊中羅彪的手槍，跟着脫手而飛，而那柄快刀立刻架在他的頸前。

「怎樣？」阿五冷酷的望他。

「你殺我吧！」羅彪閉目。

「殺你作甚？我早就說過，要來替福爺討利息！」阿五冷笑。

羅彪嘆氣。而他的賭檔就這樣被洗劫一空，大家都看着現今的吉叔，希望他有所指示。

吉叔沉思良久，搖搖頭：「黃金福這傢伙果然厲害，就讓他一馬吧！」

「大哥！」眾人叫着。

「住嘴！」吉叔喝道：「我要先取野狼性命，繼而黃金福！」

嘿，野狼，這神出鬼沒的殺人獸，他打的是城市游擊戰。嘿，要掌握他的規律，實在不容易呀。吉叔閉目沉思，他在考慮這個戰爭的關鍵，亦是勝負的先決條件……關鍵之一，他要物色一名超級殺手，可以對付野狼，殺死野狼之後，還要殺死阿五、福爺等……關鍵之二，他要採取主動誘引野狼出來，把他擊殺，最好脅持野狼心愛的靜雪，強逼他出來受死……

「唔，太好了。」想到這裏，吉叔竟笑起來了。身邊的女人又服侍他抽大煙，嘿，這枝崖州竹槍伴他多年，帶給他很多決策上的靈感，簡直係護身符：

「哈，哈，好得很！」

眾人開始竊竊私語，貨倉有點生氣。

「羅彪，」吉叔下命令：「立刻放消息出去，遍佈眼線，無論如何都要把靜雪搜出來。記着，一定要活的！」

羅彪領命離去。

「陸書記，」吉叔再下命令：「明天一早準備一隻遊艇，安排渡海，我要找九龍的酒井中將！」

「是的！」陸書記立刻打點一切。

會議到此為止。吉叔繼續抽他的大煙，唉，長夜漫漫，希望快點天明呀！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長夜漫漫。

雲川竟伏在鋼琴上瞌睡着。黑色鋼琴蓋面那盞荷蘭製的琉璃火水燈，映得他的臉孔相當蒼白，他的眉是深鎖着，他持酒瓶的手雖然放鬆了，卻總間歇的顫抖起來。

夢迴的茉莉摸不到枕邊的雲川，突然害怕失落，低喚着：「雲川！」

雲川的一邊臉孔是緊貼着鋼琴蓋板，他微張開雙眼，看着火水燈豆一般的火舌，還有那瓶酒，在火光掩揚下，顯得晶瑩。「我在哪裏呀？」他心裏說。

他想起來了，這之前，他和茉莉在「大西洋會所」門外的黑暗中擁吻，跟着二人摸上後樓梯，進入會所某間豪華的偷情房間……

其實，現在的雲川懶得去想，他愛這種醒睡之間的迷朦感覺，沒有喜悅，也沒傷感，不是麻木，而是空洞，空洞空洞空洞……

「雲川，你失落了靈魂！」耳邊響起茉莉幽幽的語調。

「我早就失去靈魂！」他心裏叫着。

他感到茉莉細軟的胸脯抵着他的背。她在輕吻他的頸，然後把一枝比利時特製的小手槍「邦寧二五」放在水火燈旁邊。雲川看到小手槍，它是茉莉用來防身，經常放在手袋裏邊的。

「為甚麼給我手槍？」他心裏叫着。

「雲川，」茉莉在背後摟着他：「快天亮了，靜雪要下船了！」雲川的心魂一陣震撼。

「李師爺這傢伙，正如你所說的，不可以全相信，你就去水警碼頭走一趟吧！」

「Why me?」他心裏問。

「我知道你是愛着她……」茉莉好像在獨白：「嘿，嘿，你這人真胡塗，到這時候才愛起人來，太沒意義了！」

「我是愛靜雪嗎？」他心裏問。

「雲川，去走一趟吧，靜雪是個硬性子的女人，如果她發現被騙，走不成，她會恨所有人，更不會再來此地……」

危城十日

「沒錯，妳講得全對！」他心裏答着。

「靜雪，所有男人垂涎的女人，我要擁有她，你聽到沒有！」

「我聽到……」

火水燈燒盡，火舌收斂，黎明之前是特別黑暗，因為這度黑暗是分隔開人間的晝與夜、生與死、愛與恨、喜與悲，瑞典人的傳說，這黑暗叫做「狼的時刻」。未幾，窗外見到曙光。

雲川抓着「邦寧二五」小型手槍……

雲川離開「大西洋會所」時，順手替門前日曆撕出新的一張：「十二月十九日」。

畢打街街頭，晨風吹起遍地垃圾，灰塵撲鼻而來，雲川嗆咳起來，他心裏在想：「每夜，我喝得太多酒了！」

突然，一輛卡車駛過空洞洞的馬路，滿載着戰死的軍人，往西環方向而去。討厭，為甚麼這個城市還未死亡？它堅守來作甚？

雲川跳上開篷車，掏出車匙：「我要去哪裏？」是了，去卜公碼頭，但畢打街與卜公碼頭的距離屬咫尺之間，徒步過去不消兩分鐘，根本毋須駕車……

但雲川還是駕車。他的車慢慢的前行，他想找個有利的位置，偷窺李師爺與靜雪的出現。他這個人充滿玩世思想，把車停得老遠的，冷靜地等待着那對男女的出現。

遠處的海港水域，連海鷗蒼鷹都不見一頭，可能戰火無情，有翼的都飛走了。

靠近碼頭處停着一輛黑色房車，車裏有一個男子在抽煙，車外有一個男子在看報紙。

「奇怪，」雲川皺着眉：「難道是接應李師爺？」

他笑笑，可能真的是接應李師爺，所以不必要大驚小怪呀。

未幾，李師爺的白色房車出現，雲川面上泛起輕蔑的笑容。他遠遠的冷眼看着靜雪從車中出來……

就只這一剎那間，事情發生劇變，偎在黑色房車旁看報的男子，突然撲向靜雪，靜雪驚叫，推開他。此時，李師爺也開車門跳出，大喝：「甚麼事呀？」

來人已亮出明晃晃的彈簧刀，當胸就插下來，「波」的一聲，李師爺慘

叫得撕心裂魄的，血湧如注。靜雪嚇得忘記了跑，那男人又再撲向她，到此時她才懂得尖叫，才懂得亡命的跑。雲川立刻從車上跳下，他拔出茉莉給他的「邦寧二五」小型手槍，全速的奔過去……那男人一把揪着靜雪的臂，她拚命甩開他，一隻衣袖竟給他扯了下來。她見到雲川，她奔向雲川，那男人又奔向她……

雲川舉起「邦寧二五」，那男人也拔出手槍。雲川大叫着：「靜雪，往邊跑呀！」

靜雪很機靈，也很敏捷，讓開身子。雲川雖然略有射擊經驗，但從沒有拚命經驗，現在似乎已達生死存亡，不能不拚……雲川首先開槍，但子彈不知打到哪裏去了。那人也跟着開槍，因為腳在跑，瞄準有失，子彈也都射到九霄雲外去。

雲川和那男人的距離很接近……

雲川與那人的距離越來越接近。

誰先發制人，誰就更有機會生存。

「我不能死，這樣死得太荒謬呀！」雲川的內心吼叫，他開槍了。

那人撲倒雲川的身上。雲川把他推開。而說時遲那時快，黑色房車裏坐着的羅彪撲出，雲川舉槍，他立刻翻滾去車身後躲避。

「跑呀！」雲川拖着靜雪亡命的奔向跑車。羅彪提着手槍追出。

兩人才跳進開篷跑車，雲川一腳就踩着油門，車向前直標，羅彪本來持槍屹立馬路中心，找目標瞄準的，到此形勢，已無膽識逞英雄了，急躍向路旁，「擦」的，雲川那車就在他身邊飛過，跟着消失得無影無蹤……

羅彪氣得頓足，因為他太輕敵了，唯有跑回去看看他的手下。那傢伙腹部中彈，痛得「呱呱」叫。

「混帳，簡直廢物，回去怎向吉叔交代呀！」竟一腳踢在那人的屁股上，他就叫得像殺豬般的。羅彪再蹲下來，細看橫屍的李師爺，從他身上搜出重甸甸的一包「花旗紙」（即美鈔），「嘿」的冷笑一聲：「這傢伙與黃金福掛勾，殺了，總算是功勞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黃泥涌的爛山頭上。

雲川和靜雪坐在跑車裏默然無語，剛才的事情發生得太快，簡直無所適

從。

「為甚麼會這樣？」靜雪喃喃自語：「李師爺怎樣了……李師爺……」

雲川靠在座椅上，深呼吸一口氣。

「你說話呀，怎麼不說話呀？」

靜雪不滿雲川的緘默。

雲川的面上泛出那熟悉的輕蔑的笑容。

「他們是誰？你會知的……你會知的……」靜雪的聲音是接近尖叫。

「靜雪，據我觀察，整件事情的關鍵是在妳身上！」雲川用平淡的語調說道。

「嘿，與我有關？那兩個臭男人我從未見過，甚麼與我有關？」

「妳冷靜點好嗎？他們目的想劫持妳，那個混帳的師爺竟做了替死鬼！」

「劫持我？」靜雪失笑着：「幹嗎要劫持我！」

雲川不願意說下去。

「你說呀，怎麼不說？」靜雪逼着他。

「因為野狼……」

「野狼……」她心魂震慄着。

「野狼回來了，對吉叔不利。吉叔想用妳作餌，引誘他出來……」

「不可能！」靜雪尖叫。

「野狼回來？不，不可能的！」靜雪拚命的搖頭：「不可能呀！」

「幫會的人想劫持妳，這就是可能！」雲川大叫着。

這一剎那，靜雪心亂如麻，她愛野狼，她恨野狼，特別這幾天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，都為野狼，太豈有此理了。

「我要找野狼，我要找他算帳！」靜雪激動萬分的叫着。

雲川的心智也很混亂，他竟介入野狼與靜雪之間的糾纏關係裏。靜雪突然跳下車，往來路跑。雲川立刻撲出，叫着：「靜雪！」

靜雪已經失去理性，拚命的跑。雲川追上，捉她的手，給她擺脫，再次撲上，結果兩人就滾進了草叢中。

「冷靜點好嗎！」雲川喝道。

「野狼……」她還在吼叫。

他壓着她，她掙扎。

「妳這麼衝動，只便宜了野狼的敵人！」雲川提醒她。

她開始冷靜下來，她明白到自己實在太衝動，況且她無法知道野狼的下落。她嘆氣了，索性躺在草地上不再起來……雲川放開她，身子坐起，開始把心中所盤算着的說出來：「野狼回來一定有目的，可能是對付幫會那個吉叔，吉叔就派人抓妳做人質，脅逼野狼出來。李師爺是犧牲品，我差點也犧牲了，要不是茉莉提點我帶手槍防身！」

靜雪咬着牙，握拳搥着草地。

「靜雪，從今天起妳要加倍小心，不要在市面四出走動，非但關係妳的性命，而野狼也可能因妳而中伏！」

「不，不，」靜雪叫道：「野狼會找我的，我總不能躲藏的！」

「如果野狼想找妳，他必定會來大西洋會所探聽我的下落！」

「未必會找你吧……」

「因為我有很多利用價值呢！」

靜雪默然好一陣子。雲川繼續說：「妳的行藏已經暴露了，所以暫時不要到大西洋會所！」

「暫時做我的禁臠吧！」雲川俯身想吻她。

靜雪側過面避開他。

「做暫時的禁臠有甚麼不好，」雲川又再討吻：「野狼找來，我就歸還！」

「嘿！」靜雪冷笑着，把他推開，說道：「就回你的禁宮吧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ＺＢＷ電台廣播，昨夜北角發生激烈血戰，今晨英軍防線崩潰，北角已經失陷……」

木箱上那個收音機響着。野狼驚醒，拿起手槍。他看到櫻子在收聽廣播，在夢中他恍惚間聽到「失陷」兩字：「失陷？香港失陷了麼？」

「還未呀！」櫻子關上收音機：「只是北角已經落在日本鬼子手上！」

「嘿，時日無多！」

「你也關心香港嗎？」櫻子遞給他一杯黑咖啡：「你只關心殺人！」

野狼沒心情與她鬥嘴，呷了口黑咖啡，那種苦澀味道難抵得很：「嘿，連糖也沒放點！」

櫻子笑起來，她笑的時候特別美。她笑的甚麼？因為她發現野狼外表雖然很硬朗，捱得很多挑戰，但卻外剛內柔，他喝伏特加烈酒會嗆咳，他喝黑咖啡會叫苦，唔……鐵漢的背後……想到這裏，又再「咭」的笑出聲。

「妳笑甚麼？」野狼問。

櫻子更笑得彎了腰。

「哼，女人！」

「我說……咭……我說呀！」櫻子忍着笑：「你這個人呀，硬繃繃的時候，樣子很滑稽！」

「別胡鬧好嗎？」野狼說。看看那杯黑咖啡，「骨」聲喝掉。突然，很遠處傳來一陣子的英文歌聲，是用擴音器播放出來的，而野狼不懂英文，更感不解，立刻撲出屋外看個究竟。這個薄扶林荒嶺也算高聳，海港的水域可見，日軍的神風登陸艇傾巢而出，正向香港島進發。藍的天，綠的海，密密麻麻灰色的艇，風和日麗下的殺機，一種無比的諷刺。

但更無比的諷刺，日軍的登陸艇利用擴音器播放英文歌曲，實行未打硬仗先打心理戰。

「這是甚麼歌？」野狼問。

「反覆播出的是 *The last rose of summer* 和 *Home, sweet home*，係西洋歌曲中懷鄉之作，」櫻子解釋：「這裏的英軍和加拿大軍聽了，一定心理打個折扣，一思及家鄉，也就無心戀戰！」

「日本鬼子太懂殺人了！」野狼咬牙切齒。

「和你一樣呢！」櫻子補充。

野狼冷眼看着櫻子，突然有所決定：「我殺了吉叔，就殺鬼子！」

「好極，不出我所料，你心中有民族大義！」櫻子雀躍。

「妳錯了，殺手本色，就最惱恨別人比他殺得高明！」野狼說。

「怪人！」櫻子嬌嗔。

「沒錯，我是怪人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海上滿是神風登陸艇，天上滿是轟炸機，香港最後之戰要開始……

整個早上，警報在沒條理的響着。敵人的航空母艦停泊在鯉魚門港口，轟炸機一飛衝天，就到了港島上空。英軍的防空哨兵只站在扯旗山頂看見敵機起

飛或聽聞了飛機聲，便放出緊急警報，弄得人心惶惶，那些膽怯的居民，甚至防空隊員，老是躺在防空洞裏挨饑抵餓，寧願餓死都不願炸死。

轟炸機採取巡迴戰略，九架飛機佈成了「品」字陣勢的三小隊，紛紛投下炸彈，隨即掠過長空，未幾捲土重來，就這樣竟從上午九時一直轟炸到中午時份，初時高射炮還擊甚為繁密，慢慢竟無聲無息了，可能山頂的炮位都給炸掉了……

「豈有此理！」從窗裏仰望長空的野狼竟咬牙切齒的叫出聲。

房間的幾個男人不期然的看他，野狼還是冷哼着：「那班高射炮兵都是膿包！」

櫻子「咭」的笑了，她任何時刻、任何場合，都笑得那樣美麗。

一小時之前，她和野狼一起在薄扶林的荒山上眺望着滿海的神風艇隊，她說：「野狼，我們要撤退了，這是你的最後機會，去找靜雪姐吧，加入我們的隊伍，回國支援大後方去！」

野狼不作聲。

「好吧，要殺吉叔就快點殺，淪陷之後，他勢力大了，你沒機會下手

呀！」

野狼還是不作聲。

「野狼，跟我去情報組走一趟，他們可能有吉叔最新的消息！」

野狼仍然不作聲。

「你們男人太自以為是了，」櫻子氣極嬌嗔着：「難道永遠獨行獨斷就叫做英雄嗎？」

「住嘴！」野狼大喝：「我不是英雄！」

「ＯＫ，你是殺手，」櫻子不想討論下去：「就請你殺得快一點，因為時間無多呀！」

「好，我就跟妳走一趟！」

於是，櫻子駕着車，冒着滿天轟炸機的虎視眈眈，來到中環的「告羅士打酒店」。二人搭電梯，來到八〇五號房間外敲門，交換簡單的暗號，門就開啓，裏面是一個套房，四個男人在執拾東西，還有個戰地記者模樣的美國人提着照相機，試圖拍攝飛越酒店上空的轟炸機……有炸彈落在酒店附近的馬路上，這大理石的建築物雖然屹立如山，但玻璃窗卻震動起來。嘿，我們的高射

炮去了哪裏？

「我們情報員全都用代號！」櫻子告訴野狼，還介紹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：「我們的組長第五號情報員！」

野狼打量着他。嘿，這傢伙十足個文弱書生，說是個窮教員，沒人會不相信呢。

「歡迎加入我們的隊伍！」第五號情報員伸出手，但野狼不準備與他握手。

其他的男人都感到愕然。櫻子俯耳與第五號低聲說話，他再看看野狼，點點頭，然後開聲：「好的，野狼，吉叔的最新消息就告訴你吧，反正此人屬於非殺不可的！」

今早天微明，吉叔竟坐着「獵鷹」號遊艇渡海，船頭還公然打着日本旗，登陸之後，軍車載他去「半島酒店」，那裏已成臨時日軍總部……

管轄特工隊的酒井中將接見他，兩個人在密室裏交換了情報，酒井中將細聽他的要求（由繙譯轉達），頗為憤怒，爆了一大堆吵耳的聲音。

繙譯開聲：「我們中將大人派人助你清除野狼，因為這個野狼破壞大東亞

共榮，傷害我們的友好。我們中將大人就派他最得力隨身保鏢助你一臂，事成後你要好好報答大人！」

「是，是的！」吉叔點點頭說。

繙譯跟着撥電話，用日語說了幾句話。未幾，出現兩個穿着幫會服裝的殺手，粗眉大眼方臉，沒半點笑容的，身上還插着東洋刀，非常殺氣逼人。

繙譯介紹道：「左邊這個是犬養，右邊這個是虎姬，都是黑龍會的頭號煞星，他們都是啞。不過，自古有云，聾精啞毒，而且以此二人最毒！」

吉叔冷靜的看着二人，他感到自己給繃帶吊着的左臂隱隱作痛，竟皺了一下眉頭。

繙譯看在眼內，以為吉叔對二人不信任，他突然在兩張紙上畫個大圓圈，夾在一疊打字紙張裏，跟着掟向天花板……那些紙張就在空中散開，像紛飛的蝴蝶，犬養和虎姬看得很準確，竟靜悄悄的閃電一樣的出刀，每人就只這一下，跟着閃電收刀。

吉叔有夜梟般尖銳的目光，他早已看到那兩張畫了大圓圈的紙張，在紛飛蝴蝶間被電射的東洋刀一劈為二。他就拍起掌來：「好得很，我就最愛這種古

老的殺人伎倆！」第五號情報員說到這裏，整個房間竟鴉雀無聲……

「Marvellous，」那個洋人戰地記者喝采，他的華語說得不錯：「你們東方人很浪漫，嘿，古老的殺人伎倆！」

「這傢伙是誰？」野狼喝問。

「My name is Paul Rogers，」那洋人戰地記者自我介紹：「就叫我羅傑士吧！」

第五號情報員解釋道：「羅傑士係美國駐華戰地記者，也是史坦福大學的漢學家！」

「漢學，」野狼望着櫻子：「甚麼漢學？」

「就是研究中國問題的！」櫻子簡單的答。

「中國有甚麼問題呀？」野狼是個沒學識的人，而且在香港長大。

「中國的問題在於陷進長久的軍閥之戰，即是說，中國人打中國人，」羅傑士很簡潔的分析：「就讓日本軍國主義者有機可乘，只幾年間大半個中國失陷。這不打緊，但坐大了日本軍聲勢，他們的野心便伸到東南亞甚而太平洋，唉，人間無樂土呀！」

「櫻子，我沒讀過多少書，」野狼感到震撼：「過去日子，我們中國人是否互相殘殺着呀？」

「是！」櫻子很沉重的答：「現在依然在延續着呢！」

野狼沉默，他額上冒着冷汗。

「其中一個是你！」櫻子無情的說。

「這吉叔一定要殺！」野狼咆哮起來：「我發誓殺了吉叔後，就只殺日本鬼子！」

「有種！」第五號情報員喝采。野狼突然揪着他：「告訴我，究竟吉叔躲在哪裏？」

「他有了凌厲的幫手，他不會躲藏的，」第五號情報員平靜的說：「吉叔會等你再來！」

「嘿！」野狼放開他。

「如果吉叔不躲藏，據我的推斷，黃金福就會主動找他，因為他想搶奪吉叔的地盤，」第五號情報員分析道：「野狼，就讓他們自相殘殺吧！」

「嘿，講來講去，還是中國人互相開戰！」羅傑士插口。

「住嘴！」野狼暴喝：「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事！」羅傑士聳聳肩。

野狼奪門而出，櫻子尾隨，叫着：「野狼！」

野狼握拳轉身，喝道：「不要老跟着我！」

櫻子閉目，叫着：「你就打我吧！」

「我打妳作甚？」

櫻子張眼，哀求：「去找靜雪吧！」

野狼額上再冒出冷汗，他意志有點動搖，他明白到就算殺死吉叔，香港還得要沉淪，這簡直豈有此理，太豈有此理了。

野狼突然狂奔。

「野狼呀！」櫻子叫着。

他要去找靜雪。

＊　＊　＊

畢打街的「大西洋會所」尚未營業，卻來了個不速之客。

「我要找許雲川！」空洞的空間響起野狼空洞的聲音。

茉莉抽着香煙，冷眼的看他。

「你為甚麼找雲川？」

「這是我們男人的事！」

「男人，」茉莉笑起來，那笑聲同樣的空洞：「你們男人的事嗎？荒謬，無聊，而且胡塗透頂呀！」

「總之我要找許雲川！」

茉莉終於撥了個電話……

半小時之後，雲川來了，兩個男人面對面的坐着，氣氛極不好受，最低限度茉莉有此感覺。

「靜雪在哪裏？」野狼很直接的問。

「Oh, God，」雲川面上泛起了輕蔑的笑容：「難道我是靜雪的守護神不成？你在赤柱海灘拋棄了她，竟然向我討人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野狼直覺到他虛偽，還有那個傷心的夢（夢見雲川與靜雪做愛），他指着雲川道：「我肯定是你把她藏起來！」

「混帳！」雲川冷笑着。

「好，暫時就由你保管着她，因為我還有重要事情要幹，而且，我不想殺

你！」

「嘿，」雲川又再冷笑：「殺我？你欠我很多，這就叫恩將仇報了！」

野狼有點氣惱，推開枱子，拂袖而去，

茉莉一直在冷眼旁觀。

「雲川，你幾時變得這般冷酷？」

「我，冷酷？」

「野狼是愛着靜雪，靜雪是愛着野狼的，你早就知道，為甚麼要惡意的分隔開他們，為甚麼呀？」

雲川的面色很難看。

「你想將靜雪據為己有！」

「茉莉，我的茉莉，」雲川嘆道：「想我讚妳還是罵妳呀？」

茉莉也在嘆息。

雲川伸手撫摸她的臉孔、她的粉頸、她的秀髮。而茉莉卻執着他的手，吻着，用粉頰磨擦着，她輕輕的呼喚：「雲川，我底雲川，你真的着了魔！」

雲川是着了魔，他掙脫她的手，披上大褸離開「大西洋會所」。

大堂那片空虛蠶蝕着茉莉的心魂，她拿起一瓶酒，瘋狂的喝，一顆淚珠滴下。

「雲川！」她叫着。

茉莉為了雲川竟然落淚。

這個風霜的女人歷盡情海滄桑，卻偏偏為沒落的公子傷心。

「荒謬，荒謬……」她叫着，用手背抹去粉臉上的淚珠，拿起那瓶酒，毫不留情地喝進肚子裏，悽笑起來：「荒謬的男人……」

沒錯，門開了，那荒謬的男人再出現，是野狼捲土重來呀。

窗外射進來的殘陽，落到野狼身上，給他投下巨人的影子。茉莉略抬起纖纖玉手遮掩一下眼睛，想看清楚他那張拳師般臉孔有甚麼表示。野狼大步逼近，她看不到他面上半點的殺氣，代之者而係一種焦慮和懇求。

「野狼，你太愛靜雪了！」茉莉幽幽的說。

野狼點點頭。

「容許我撫摸你的面嗎？」這是莫名其妙的要求。野狼有點無所適從，用咳嗽掩飾自己。

「我求你……」

野狼就緩緩的跪在她的身邊。茉莉伸出手，輕輕撫他臉孔的輪廓，那些疤痕，那些線條，她感到那種人間的滄桑，那種生命的鬥志，這都在許雲川的臉孔所觸摸不到的，她感到驚慄，她縮開手。

「野狼，靜雪是深深愛你的！」

野狼點點頭。

「唉，你們真幸福！」茉莉嘆着：「我妒忌你們！」

「所以，妳不肯告訴我靜雪在哪裏？」

「嘿，我真的有點妒忌呀！」

「這幾天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太多了，如今我竟厭倦了殺戮，找到靜雪後，我們會回國支援大後方！」野狼的聲音變得蒼涼。

「實在太好了，你早就應該告訴我！」茉莉有點後悔剛才如何的隱藏靜雪行蹤。

「她在哪裏？」

「首先，你要答應我一件事……」

「我甚麼都答應！」野狼搶着說。

「你要相信，靜雪日來所做的胡塗事，都為了愛你！」

「我相信，我相信！」

「所以你一定要原諒她！」

「我答應妳，茉莉！」野狼說。

「還有，為了我，請你放過雲川！」茉莉說。

「我答應妳，因為妳愛着雲川！」

「靜雪是在雲川家中……」茉莉頓一頓再說：「今朝早上，吉叔派人來抓靜雪，幸好給雲川救了……」

可惜，他們還未知雲川家裏出事呢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壁爐上乾柴烈火，爆起點點火星。

靜雪那時只披着那件白棉布做的長身印度罩衫，暴露着大半雙玉腿。她很幽怨的看着火，初時是坐在那張土耳其地氈上的，後來索性躺下來了：「野狼，野狼，我要見你呀！」

她突然間傷心了，哭起來：「雲川呢？他去了哪裏？」

她感到睡意，是的，人傷心的時候，最好睡覺，因為現實苛刻，夢境可以補償。靜雪，安睡吧，逃避現實的痛苦吧！就這樣她進入夢鄉……

野狼來了，跪下俯身吻她。我多麼渴望的野狼，仍是那麼的粗獷呀。他的手伸進罩衫裏，愛撫着她的胸脯、她的乳蒂、她的小腹，她細碎的輕輕的叫：「野狼，野狼呀！」

突然愛撫的手停住，而且變得冰冷，靜雪就在夢中驚醒。她看到雲川鐵青的臉孔，她感到腿間他那隻冰冷的手。

「你幾時回來了？」

「嘖，嘖，太掃興呀！」

「挪開你的手！」靜雪喝道。

「怎麼呀？我們總算度過幾十個浪漫的小時，難道，不應浪漫下去嗎？」

靜雪感到非常矛盾。雲川又再不規矩了，他壓在她的身上，快有所行動了。靜雪突然反抗，把他推開。

她要逃跑，她要逃出這所腐敗得令人嘔心的大宅。當她掙脫雲川的糾纏，

撲向大廳，奪門而出，卻遭遇了恐怖事情，尖叫起來，竟往後退回大廳內。

雲川應變得迅速，他撲向沙發，往大樓衣袋處掏出茉莉給他的小手槍……

隨着靜雪的倒退，大廳門前出現四個兇神惡煞的男人，其中一個是早上交過手的羅彪，另一個卻是日本浪人。雲川暗叫不妙：「一定是我離開大西洋會所時被跟蹤……」

他雙手握槍大喝：「舉手，全給我舉手，本少爺要大開殺戒呀！」

那日本浪人「嘿」的一聲冷笑，雲川的手槍就指向他，豈料說時遲那時快，一道黑影飛出，「拍」的一聲，雲川只感到手上一陣的劇痛，小手槍脫手飛去。到此時，他才有機會看個清楚，這日本浪人施展的竟是一條長鞭……

「給我好好教訓這小子！」羅彪大喝。

兩個打手就撲向雲川，雲川哪有本領招架，兩下子就給制服。羅彪重重的在他腹部抽幾拳。

「你們是畜牲！」靜雪尖叫着，撲上。

羅彪回轉身就是一記耳光，打得很重，她整個人就撲倒沙發上。

雲川掙扎開兩打手擒拿，怒吼着奔向羅彪，對方卻看準來勢，一拳劈出，

危城十日

雲川不堪一擊，倒地不起。

「好好給他整頓一下吧！」羅彪對兩打手說道。

「哈！哈！」打手獰笑着，連環向雲川的胸口處踢去。他感到每一條肋骨都要折斷了，我會死，我會死呀！

「還有那隻手，」羅彪嘶叫着：「那隻懂得開槍射擊我們的手呀！」

那名打手提起腳，就往雲川的右手踏下去，力道大得很，雲川只感到每一條骨都要碎裂開來，他想尖叫，但他強忍着痛，心裏叫着：「你們就打死我吧，反正人生沒有意義！」

突然耳邊響起靜雪的聲音：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，你們要的是我，好，我就跟你們走一趟，只要放過他！」

「靜雪，他們是在用妳作餌，引誘野狼進入陷阱！」雲川拚命的叫。

「嘿，根本沒有陷阱可以捉到野狼！」靜雪悽笑着。

雲川再一次爬起來想拚命，羅彪重重的給他一腳，他就倒地不起了。

「雲川，雲川呀……」靜雪想撲向雲川，羅彪把她扯過來，就是一拳，她就不省人事了。兩個大漢把她抱起，跟着撤退。

未幾，雲川的手腳在輕微的抖動着，他全身骨骼都極度痛楚，肌肉都有撕裂的感覺，就好像身體裏埋藏一個行將爆炸的炸彈：「媽的，媽的……」他喃喃的詛咒，試圖爬起來，但力不從心。

「好，我就永不爬起身，我就死在這裏！」

突然，門外長廊響起輕微的腳步聲，因為他躺在地上，所以才聽得見。他心裏叫着：「好呀，進來打死我吧！」

他看到一對腳，繼而一個人，野狼，他是野狼呀！野狼頹然的坐下，以他的經驗，已經推測到發生甚麼事情。

雲川感覺到一口是血，咳起來，牙血鼻血唇血全都湧出來。

「對不起，野狼！」

「我與吉叔這場仗，」野狼冷笑着：「註定要打下去！」

語罷，野狼站起身，雲川突然大叫：「這場仗，我也要打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今夜，無情的天降着冷雨。

黑暗中的香港孤島憔悴不堪，淅瀝的雨中，總感覺到火藥和血腥氣味，殺

危城十日

機傳自彼岸……

九龍的海岸線，沿深水埗、旺角、油麻地至尖沙嘴竟燈火通明，照得光亮好比白晝，日軍進行所謂「敵前登陸」演習。軍隊、大炮和登陸艇一字排開，展示如何氣勢蓋山河；擴音器開始播放雄壯的軍歌，戰車頻密的駛動，發出「隆隆」的響聲，似乎只要一聲令下就會向港島大出擊。其實，日軍怎會不明白夜間作戰容易吃虧，此等排場屬裝胸作勢，係心理戰術罷了！

未幾，彼岸的擴音器播出李香蘭的《支那之夜》，大家才鬆了口氣，似乎肯定這「敵前登陸」純屬演習，而今夜可以平安度過。唉，香港，這危城之下，日子有限得很呀。

「大西洋會所」門外，雨下得綿綿不絕。

野狼站在窗旁，冷眼的看冷雨。

「雪，雪……」雲川叫痛。茉莉正替他處理身上面上的瘀痕。

「Damn!」雲川很艱苦的伸展他那隻被無情踐踏過的右手：「還好，總算是硬骨頭！」

茉莉倒沒他那份輕鬆，她看看野狼，又看看雲川，輕嘆着：「男人呀，你

們害苦了靜雪！」

「靜雪！」野狼低喚一聲。「靜雪！」雲川皺一下眉。兩個男人竟冷冷的對望。

「到這個時候，你們還敵意甚麼？」茉莉有點氣惱：「為今之計應該合力營救她！」

「妳說對了！」雲川同意說。

野狼冷哼一聲，兩個箭步已衝過來，一把揪着雲川，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我應該一槍把你打死！」

雲川面孔又泛起那輕蔑笑容：「嘖，嘖，不要忘記，我救過靜雪，你呢？你又怎樣呀？你只知拋棄她！」

「我不想她受到傷害！」

「結果呢？」

「他嗎的！」野狼揮起拳頭。

「Shut up!」茉莉也叫起來：「你兩個臭男人，簡直不知所謂……」

「OK，」雲川攤攤手：「有甚麼妙計，即管講出來！」

「野狼，」茉莉問：「為了靜雪，你肯與吉叔議和嗎？」

「就算我肯……」野狼一頓才說：「吉叔也不會肯，為了殺我，他甚而求助日本浪人！」

「沒錯，那些浪人很恐怖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冷雨不休，屋前兩個守門的，生了個火盤在取暖。那旺盛的火，照得門口空間一片昏黃，雨中出現一輛汽車，野狼與雲川來了。

這賭檔本應該是吉叔的，豈料昨夜竟給福爺的「快刀」阿五搶了過來……半個小時之前，野狼與雲川還在「大西洋會所」考慮與吉叔議和的可能性。當時茉莉這樣說：「既然不能與吉叔議和，就與吉叔的敵人協議，借用對方的實力打倒吉叔，救出靜雪！」

於是，野狼想起黃金福，更想起「快刀」阿五，但不自覺地搖頭。

「為甚麼？」茉莉追問。

「黃金福係隻老狐狸！」

「狐狸不及豹子兇殘，」雲川道：「吉叔是隻豹呀！」

野狼感到不寒而慄，沒錯，吉叔是一頭豹，現在他竟招集日本浪人，組織「豹子部族」，勢力一大，兇性再也無法控制了。

「還有，這個城市危在旦夕，誰都沒永久敵人呀，」茉莉分析：「萬一福爺正安團想投靠日本人，他們就會自動與吉叔洪興堂議和，到時你們非但少了靠山，更可能多了敵人……」

大堂本應該極靜，茉莉這番話竟連呼吸聲都殺死了。

於是，野狼決定往找福爺。

「你們身上如果有武器，就得交由我們代管，」守門的說：「我們當家的規矩如此！」

野狼只好交出他的航空曲尺。

守門的就陪着二人進內。

這個私家賭檔還是那麼高朋滿座，賭徒們活像鬼影般，無聲無息地聚賭，沒有交談，也沒有笑聲，只有投注失手時那低微的嘆息。唉，危城下的蟻民，逃避現實吧！

「快刀」阿五見到野狼了，向他點點頭，並沒有說話，領着他們進入帳

房，福爺就在那裏等待。

「哈，哈，好得很，有你們幫手，實在好得很，哈，哈……」

野狼的眼睛落在阿五的面上，阿五瘦削的臉孔並無半點表情。

「閣下的個人戰爭，打得實在差勁！」阿五冷笑着。野狼聳聳肩。氣氛很僵。

「福爺，」雲川懂得圓滑之道，聲音裝得很誠懇：「我們只想救靜雪，有阿五兄助一臂，實在如虎添翼呀！」

突然，外面殺聲震天……

賭檔來了個煞星，一個日本浪人。

「正安團」的人，有兩個已經陳屍地上，賭桌濺滿鮮血。十幾個打手在賭桌下抓起武器，把那個日本浪人包圍。

羅彪與兩槍客提着長短槍，守住門口，嚴陣以待。羅彪暴喝着：「不想死的話就離開這裏，我們的犬養先生刀下無活口！」

這犬養的氣勢實在太凌厲了，他的右手拖着那柄東洋刀，左手卻收進寬闊的袖裏。他突然一個轉身，迅速地踏前一步，東洋刀發出「錚」的一響，對方

舉起鐵棒招架，犬養變招得更快，刀勢改劈下盤，那人發出恐怖的嘶叫，跪倒地上，血如泉湧……

眾人急退兩步，犬養沉默得不發一點聲音，又再出手，立刻斬翻了兩個人。其中一名打手突然拔出手槍，遠處的羅彪早就留意到，轟出一槍，那傢伙立刻倒地。

與此同時，人人懾於逼到身前的殺氣，手腳忙亂起來……

「上，殺這東洋鬼子！」有人說。

「他的刀太厲害呀！」有人說。

「五哥呢？」有人說。

眾人身後響起阿五冰冷的聲音：「你們退下！」

大家都退開，阿五提着刀，站在犬養四呎以外，對峙着，留意對方微小的動靜，彷彿要猜透對方的心思。

雲川認出犬養，更認出羅彪，他告訴野狼：「就是他們劫持靜雪！」

「好呀！」野狼咬牙切齒：「自投羅網！」

那邊，阿五突然暴喝一聲「殺」，刀就閃電般劈出，「錚，錚」竟各不

相讓，連過多招。阿五直覺到對方刀勢非常可怕，立刻退開，豈料說時遲那時快，一條鞭子自犬養的袖中飛出，「擦」的響着，就已經捲着阿五的腳，犬養的左手一加勁道，阿五失去重心，倒在地上，身子就給硬生生拉過來，犬養一刀劈出，阿五揮刀招架，但已險象橫生……

野狼感到要救人，突然提起一張椅子，往犬養掟去，那浪人被逼放棄阿五，回身一刀劈去，那椅子給斬成二段。阿五乘機滾身，脫離他的皮鞭。

此時犬養找到了新獵物，就是野狼。

「媽的，」野狼在詛咒：「身邊有槍，早就把這東洋鬼子擊斃！」

犬養的刀指向野狼。

野狼向雲川使個眼色，順手抓起一條鐵棒，而犬養的刀電射而出……

犬養的刀實在太快了。野狼招架得非常吃力，門口的羅彪喝采：「好！殺死他！」

野狼不停後退，背部靠着牆，竟退無可退，犬養一鞭揮出，野狼的鐵棒就給鞭子纏住了。犬養使勁一扯，但野狼一紮馬，竟穩如磐石，互相角着力……

雲川見有機可乘，拿起棄於牆角的火水罐，把火水撥向皮鞭，野狼跟着掟

出火水燈。「蓬」的一聲，整條皮鞭着火焚燒。犬養萬料不到有此一着，而雲川與野狼這預謀，實在配合得天衣無縫。火舌伸延得極快，犬養懂得掉去皮鞭之際，他的衣袖已經着火，「蓬」，其他衣服部份都着了火，他張着嘴巴，發出難聽的啞巴的叫聲，拚命的衝出去……

冷雨還在下着，犬養竟在雨中打滾，神情恐怖。

更難看的面色是羅彪，他握着兩枝手槍，神情惶恐之極：「你們不要欺人太甚呀！」

雲川大叫：「這傢伙不可放過呀！」

羅彪已經接近歇斯底里，他的手槍就指向雲川，可惜冷汗糢糊了他的視線……

雲川對他討厭之極，因為二小時之前給他毒打，現在他面上泛起那慣有的輕蔑笑容，冷冷的笑：「兄弟，今次你插翼難飛了！」

羅彪的手在顫抖着，他試圖用另一隻手抹冷汗，此時與他突襲這裏的另兩名槍客，一見犬養落敗，早就逃得不知所終了。羅彪現在完全是孤立的，雖然他身後就是大門口，只要夠機警的話，逃生機會仍有，但，但……那雙腳似乎

有點麻木，再也走不了呀。

「混帳，混帳！」羅彪發出無意義的吼叫。

「野狼，就是這傢伙劫走靜雪！」雲川叫道。

野狼冷冷的看着他，提着鐵棒，此時羅彪的手槍指向野狼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「靜雪被你藏在哪裏？」野狼咬牙切齒的說。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羅彪給逼來的壓力粉碎了意志，大聲叫道：「我……我要殺死你們……不要逼我……不要逼我……」

「靜雪在哪裏？」野狼喝道。

羅彪試圖用雙手緊握着槍。

「講了出來，我們就放你！」雲川說。

羅彪的手槍又指向雲川。

那邊的「快刀」阿五突然冷笑。

「你笑甚麼？」羅彪咆吼着，手槍竟指向阿五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「嘿，我笑天下間竟有如此笨蛋！」阿五的聲音平板得毫無感情：

危城十日

「明知後面是條生路，偏偏要錯過！」

滿頭冷汗的羅彪雙手緊握着槍，面對着十呎以外的三個人，一個是手無寸鐵的雲川，一個是持鐵棒的野狼，一個是持快刀的阿五，共通點：這三個人都沒有手槍。

現在，羅彪的手槍是指向阿五，因為目前只有阿五的刀算是最兇惡。

「靜雪被藏在哪裏？」野狼再問。

「說了，放你一條生路！」雲川逼他。

「她……她……」羅彪開始緊張得沒了條理：「我……我……；她在堅尼地城……海旁……你……」

「堅尼地城海旁哪裏？」野狼大喝。

「第十四號貨倉！」羅彪歇斯底里的叫。

「五兄，」雲川淡淡的說：「這人走得了嗎？」

「喂，」阿五淡淡的問羅彪：「你可以走得嗎？」

羅彪的手槍還指着阿五，慘笑着：「哈，哈，我走得嗎？」

四週的賭徒、巡場等人竟全都屏息靜氣，剛才發生的惡鬥簡直高潮起伏，

變化頻生，大家竟連動一下子都不敢呢。

「你可以走了！」野狼說。

「你可以走了！」雲川說。

「哈……我可以走了！」羅彪感到每一條神經都在爆裂。

但「快刀」阿五並沒有說話。

羅彪突然眼中冒起殺機，他心裏叫着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他握槍的手一使勁……阿五甩手掟出他的刀……

「波」的一聲，那柄刀直貫羅彪的胸膛……

「砰！」那一槍失去準繩，轟得無影無蹤。

羅彪有點不相信，他那雙眼睜得很大，他感到胸膛的血全都湧出來：「我要殺、殺、殺……」他心裏叫着，眼前昏黑：「我……死了！」這就倒下來了。

「有必要殺他嗎？」雲川問。

「我有必要被他殺嗎？」阿五反問。他過去看看羅彪，把刀拔出來。

「怪人一名！」雲川聳聳肩。

跟着，阿五來到野狼身前，平淡的說：「你救過我，這個情一定要還，我就幫你殺吉叔！」

「好得很！」野狼說。

「事不宜遲，立刻出發！」雲川說。

阿五隨即打點一切，吩咐手下護送福爺回家，然後打量着雲川：「你最好留在這裏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論殺人，你是門外漢！」

「但我有殺人的腦袋呀！」雲川說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燈火通明的九龍海岸線仍然進行着「敵戰登陸」演習，擴音器繼續播放李香蘭的歌，那娓娓之音，飄過黑黝黝的海面，飄到堅尼地城海旁濕冷的街頭，飄到第十四號貨倉門外。

敞大的貨倉，照着的只有幾盞微弱的火水燈，「洪興堂」的五個打手在推牌九。

做莊那傢伙正輸得面紅耳熱：「他媽的，老子不信邪……」

「轉轉手風，莊家就由我接替吧！」另一傢伙贏得興起，扯起鴉片煙腔唱起馬師曾的名曲來了。

「他媽的，收聲呀！」做莊的喝道。

貨倉外突然傳來高速汽車拐彎時的尖叫聲，像要撕破靜空，而且是衝着貨倉而來的……

「他媽的，外面怎麼了？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「轟」的一聲巨響，貨倉整隻鐵門給撞得飛上半空，闖進來的竟是一輛貨車，氣勢逼人之極。五個賭牌九的打手毫無心理準備，眼見貨車迎面直衝過來，走的走，避的避，整張桌子給撞個粉碎，桌後那傢伙竟嚇得一雙腳發軟，發出恐怖的叫聲，人就像斷線風箏般，給撞得飛開去，倒地時已經血肉糢糊了。跟着，從貨車上跳下兩個人來。尚有生機的四名打手，嚇得像見了鬼魅。

「野狼呀！」其中一人驚叫。

「快刀阿五呀！」另一人驚叫。

沒錯，幫會的頭號煞星突然出現，而且來了兩個之多，不嚇個魂飛魄散才怪呢。

「五兄，就交由你對付！」野狼語畢，以迅速的身法飛撲入貨倉內層。裏面並沒有人，野狼急叫：「靜雪，靜雪！」

那些大木箱前面那片空間，他見到一張椅子，還有一條麻繩：「嘿，靜雪被帶走了！」

野狼立刻飛撲出去。

「靜雪呢？」貨車司機位上的雲川叫着。

「把貨車掉頭呀！」野狼要把握時間，他直覺到靜雪去得不遠。

阿五的快刀早就劈倒兩名打手。其餘二者已無鬥志，竟嚇得亂作一團。阿五喝問：「靜雪在哪裏？」

「不知！」其中一人尖叫。

「不知，就殺！」野狼呼喝。

「她被帶去碼頭！」另一人不想死。

「嘿，吉叔的遊艇！」野狼記起第五號情報員的資料——吉叔的「獵鷹」

號遊艇。

野狼與阿五同時飛身撲上貨車。

車迅速衝出貨倉。

雲川的駕駛技術是一流的，笨拙的貨車落到他的手上，竟靈活得像輛跑車，就這樣的直衝向碼頭。碼頭那艘「獵鷹」號遊艇卻非常機警，一見來者不善，立刻開動，往九龍那邊逃遁……

「豈有此理！」野狼氣惱之極，眼巴巴看着那艇快要消失時，突然見它不能向前方進發，因為水流方向問題，那艇被逼沿着堅尼地城海岸線航行。

「追，雲川！」野狼大叫。

貨車急掉頭，離開碼頭，奔馳於海旁馬路之上。

「砰，砰，砰！」遊艇上的槍手向着追來的貨車連環射擊。

野狼的航空曲尺也不示弱。

黑暗的週遭，射擊變成盲目。似乎有子彈打中了貨車，也似乎有子彈打中遊艇上的人。有一次，陸上的車與海上的艇，非常接近，野狼瞄準掌舵者，心裏道：「你是死定的了！」

危城十日

「達」的一聲，曲尺手槍竟沒了子彈，那遊艇把握逃生機會，箭一樣的飛進海的黑暗領域，而貨車卻來到西環馬路的盡頭，被逼停下來，三個人同時頹然嘆氣……

「媽的！」野狼詛咒。

雲川掏出白金煙盒，拿出枝香煙，看看阿五，看看野狼，每人都拿了枝香煙，「擦」的亮了打火機，點着火，抽着……唉，多麼失敗，有生以來最失敗的一次呀！

「怎樣？」阿五問。

野狼沒了主意。

「據我所知，遊艇所載燃油不能太多，也就去得不遠……」雲川說。

「沒錯，就備一艘艇，黎明時搜索附近島嶼與海域……」阿五說。

「嘿，這吉叔是死定的了！」野狼說。

這三個男人太有把握了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遠遠的，黑暗的海域，「獵鷹」號遊艇停下來，船艙的門開啓，裏面被幽

禁的靜雪一驚，因為來者是野狼的仇家吉叔，她的雙手被反綁，連反抗都沒能力呀！

吉叔逼近。

「你……」靜雪驚叫。

「嘖，嘖，野狼太不懂憐香惜玉呀！」吉叔撫摸她的臉蛋。

「給我滾呀！」靜雪尖叫。

吉叔給她一記耳光，怒喝：「妳是甚麼貨色？我可以要妳死呀！」

「我死了，野狼也要你死！」

吉叔突然亮出一柄明晃晃的匕首，就在靜雪的眼前揚了一下。

「殺我吧！」靜雪閉目道：「反正我不想活！」

「不想活嗎？我偏要妳活！」

吉叔有的是時間，他要作弄他的「獵物」，現在他仔細的看着靜雪，她蓬鬆的短髮、她微皺的闊眉、她哀傷的紅唇、單薄衣服下起伏的豐滿的胸脯。

「唉，人間尤物！」吉叔心裏輕嘆。

閉着眼睛的靜雪竟嗅覺到他對她的慾望，她伸伸粉頸，冷哼着。她感到

他來到身後，他那柄寒冰冰的匕首貼近她的頸項，她心裏叫着：「我不會怕你的，男人！」

吉叔把匕首交到掛在繃帶上的左手，令右手空着，輕撫她的粉頸，解開一顆衣鈕，手就溜了進去……

靜雪不想反抗，就只冷冰冰的僵着身子。

「嘿，嘿，遲早都要屬於我的。」吉叔冷笑着，挪開他探秘的右手，再次執刀，刀鋒落在她反綁的手，割斷了麻繩。

靜雪發現突然被鬆綁，一時愕然，立即萌生逃走念頭，她撲去艙門，衝上甲板……

吉叔的「獵鷹」號遊艇有寬闊的甲板，兩個持手提機槍的水手在蹲着抽煙，竟沒興趣理會靜雪走脫。靜雪望一下，轉身撲向船舷，但見黑黝黝的海，黑黝黝的天，黑黝黝的一切一切，她突然感到恐懼，她不敢攀上船舷，飛身撲進大海，讓黑暗吞噬她的肉體、她的心魂……

「跳下去吧！」身後響起那冷冰冰的聲音是屬於吉叔的。

「我跳！」靜雪大叫。

「妳沒有野狼那種死的意志！」吉叔說。

靜雪再度望向黑黝黝的空間，眼前空洞洞的，她感到身軀彷彿被一種神秘力量所攝，很恐怖呀，她拚命的抓着船舷不放手，她感到很孤獨，很痛苦：「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野狼……野狼，野狼呀！」她心裏竟發出無助的叫聲。

黑黝黝的海驀地拋起一個巨浪，靜雪感到一陣的震慄，全身乏力，疲憊地坐倒船舷邊，臉上冒起冷汗，但身子得到平衡。未幾，大海平靜，遊艇不再拋起來了。靜雪喘息着，舉目四看，她看到甲板上有兩個日本浪人在另一邊坐着，正冷眼的看着她，她心裏說：「嘿，見鬼！」

其中一個浪人在吹口琴，所吹奏的是那些滄桑的「演歌」，道盡人間的荒涼，很單調，很哀傷……

「野狼呀！」

日本浪人那蒼涼的口琴聲突然中止……

靜默默的空間響起「僕僕」的柴油機器的聲音，大家都屏息下來聆聽着，顯然對頭有船駛來了，那原本吹口琴的虎姬看看吉叔，心意彷彿問：「要備戰嗎？」

吉叔皺着眉，他在盤算：「會是野狼嗎？」

戰爭時期夜間的海域，就算有特別任務或勾當的電拖開動，都不會亮起燈號的，因為一亮燈，就會惹來炮火轟擊，不須理會敵友，一律死無葬身……

「一定是野狼！」靜雪興奮起來。

「住嘴！」吉叔喝道。

再度回復死寂。吉叔縱橫湖海，身經百戰，他冷靜的沉思沉思……突然，他進入駕駛艙，與駕船者討論形勢。

「現時，我們在哪裏？」他問。

「大鵬灣附近！」駕船者答。

大鵬灣，好得很，對於吉叔來說，這一帶海域應該很安全，因為大鵬灣一向就是海盜和大天二出沒的地方，以吉叔的身份地位，江湖客總得給點面子吧！

吉叔即時有了主意，就透過駕駛艙的擴音器，向黑黝黝的海面說話：「我是洪興堂吉叔，如果是江湖朋友的話，就給點表示吧！」

那面連柴油機的聲音都停止了。

遊艇那兩名持手提輕機的水手在嚴陣以待，機槍都漫無目的地指向黑暗的前方。

氣氛非但不緊張，而且接近沉悶。

良久，不遠處的黑暗中出現一點微光，顯然對方是用竹竿舉起一盞點着的火水燈，以示方位。大家都鬆了口氣，因為對方分明發出友善的訊號。

跟着，柴油機再響起，那電拖似乎掉頭，竹竿上那點火去遠……

「追隨着那點火！」吉叔命令。

於是「獵鷹」號開動，緊跟着那點火光。

甲板上的靜雪感到失望：「野狼，你為甚麼不來呀？」冷風吹起，她蹲在船舷邊，瑟縮着身子，感覺到空虛。

未幾，遠處出現好幾點黯淡的光，似乎船快接近岸邊了。

靜雪感到一隻冰冷的手撫摸她的秀髮。

是吉叔呀。繼野狼、雲川，他是第三種男人——充滿權力和佔有慾，卻又冷靜而殘酷，他是一頭豹。

唉，這城市很快就要滅亡了，人性已沉淪為獸性，過去，描寫野獸的形容

詞，如今竟在人類身上全部適用呀……

船真的靠岸。

大鵬灣的小埗頭打着幾盞火水燈。

首先，那神秘的電拖泊岸，然後是「獵鷹」號遊艇。

埗頭上雙方江湖客首次會面。

「我們當家的是蘭姑！」其中一人說。

蘭姑，鄭阿蘭，大鵬灣的撈家婆，吉叔聞名已久，從來未與謀面。

「好得很，紅花綠葉本是一家，」吉叔笑着說：「請給我引進，拜會蘭姑！」

於是，蘭姑的手下打着火把，引領眾人向山頭進發，大約二十分鐘的路程，就來到一排石屋前面。

未幾，吉叔給引進一間敞大的石屋，一個三十歲的女人躺在鴉片煙牀上，吞雲吐霧，她就是蘭姑了。

「你就是吉叔？幸會！」蘭姑說道。

「人說蘭姑貌美，果然不錯！」吉叔打量她。

蘭姑笑起來，拍拍鴉片煙牀道：「就上來抽一口大煙吧！」

吉叔也老實不客氣的，竟橫牀豎竹，吞雲吐霧可也。

鴉片煙的燈火下，吉叔開始細細打量着蘭姑，她大約三十歲，沒施脂粉，有淡樸的氣質，身上穿着棉布的唐裝衫褲，個子略為短小，看來似是水上人家出身。總之，怎樣看，她都不似一個在罪惡中打滾的撈家婆。

「你老人家的事，我都略有所聞……」蘭姑說道：「有甚麼要我們略盡棉力的，就請你指示吧！」

「指示？怎麼敢呀！」吉叔心裏受用。

蘭姑拿起個小鈴子，輕輕的搖兩下。吉叔又再看着她，她輕煙後那張臉孔，有點像個謎。未幾，兩個妹仔打扮的女孩子，端着一盤水和手巾來，蘭姑命令：「替客人梳洗一下！」

「是！」女孩子領命。

「呵，呵，太好服侍了！」吉叔很樂。

「山野之地怎及得城市呢！」蘭姑說：「她們都是我的養女，就讓她們陪你一個晚上吧！」

「呵呵呵，我這把年紀無福消受呀！」吉叔笑着說。

「噢，我倒忘記了，你老人家身邊有個美女呀！」蘭姑試探。

「妳是說我的人質？」吉叔問：「妳對她有興趣嗎？」

蘭姑並沒有表示，繼續抽她的大煙。兩個女孩子服侍吉叔洗面、洗手……吉叔感到這個蘭姑不簡單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夜已深。

「大西洋會所」竟成為戰雲密佈的會議室，這裏的組合很是古怪，除野狼、雲川和阿五之外，竟然有櫻子與第五號情報員，嘿，間諜、江湖客、王孫公子大聯結呀！

事情要倒溯兩小時，當雲川那輛貨車失去吉叔遊艇無功而還之際，野狼突然叫道：「往告羅士打酒店走一趟……」

野狼在酒店餐室找到櫻子，拉她到一個角落談話，當然是說吉叔擄去靜雪……

「對不起，」櫻子說：「情報組不可能幫你，我們當前急務只為國家！」

「嘖，嘖！」雲川面上還是那種輕蔑的笑容。

「你就是許雲川了，」櫻子打量着他：「你懂得甚麼？只懂得吃喝玩樂吧！」

「這是末世風情，so what?」雲川幾時都是那番玩世態度。

「你少出句聲好嗎？」野狼說。

「不，我偏要多說幾句！」

「你就說你的，失陪！」櫻子轉身欲走。

「不要走，」雲川一把扯住：「妳和妳的情報人員很神聖吧，是的，你們是十字軍，打的是聖戰，有崇高的理想。對不起，我們沒有崇高的理想，但實實在在擺在眼前的敵人是一個漢奸，還有日本間諜組織黑龍會的人。這場仗，我們是打定的，但不想孤獨的打，因為可能會失敗，會萬劫不復，而且，你們有責任參與這場仗！」

櫻子呆了，因為雲川說得有理。

野狼呆了，因為雲川認真起來。

阿五呆了，因為他從來沒這樣的口才。

幾個人竟沉默了五分鐘。

「好吧……」櫻子嘆一聲。

「那太好了！」雲川叫着。

「我只是為了靜雪姐，雖然我對她知得不多，但她是個好姐姐，不應因你這些無聊男人而丟掉性命！」櫻子表態，跟着對野狼說：「你們在這裏等我，我要上房向組長報告！」三個人就坐在餐室等待。

雲川見到阿五正襟危坐，臉孔硬板板的，木無表情，竟笑起來：「如果你拍喜劇電影一定走紅！」

阿五冷冷的：「為甚麼？」

「做個冷面笑匠，君不見伊秋水……」雲川見他沒反應：「你知道伊秋水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，也不想知！」阿五說。

「怪人！」

未幾，櫻子與第五號情報員來了。

「大西洋會所」部署戰事。

第五號情報員在抽着煙斗沉思，他的神情極像一個教師，很難相信他的工作是如許的神秘莫測，決勝千里。

「野狼，」第五號情報員說：「論戰鬥，我們乃係凡人一名，不及你的英雄。我們都是普通人，只想為國家做點事情，非到逼不得已時不會與敵人干戈相接。情報員的具體戰鬥，是分析資料，鬥智絕對多於鬥力！」

「我很尊重你的意見，」雲川說：「目前形勢惡戰難免，希望你能夠幫我們的忙！」

「就為了要幫你們作戰，我們才會在此時出現！」櫻子說。

「OK，可能我太緊張了！」雲川道歉。

第五號情報員有了主意，說道：「吉叔被你們趕出海，這形勢要把握，立刻佔領他的根據地，把他孤立起來……」

一時間大家屏息靜氣的聆聽着，大堂竟沒半點聲音。

整個作戰方案是這樣的：

第一，立即發動「正安團」大出擊，搶奪吉叔地盤，消滅他的全部勢力；

第二，吉叔一被孤立，他就會躲在離島某處，不敢露面，但最大破碇會是

他的「獵鷹」號遊艇，這目標不易收藏；

第三，向黑白二道發放消息，以黃金福的名義，懸紅百兩黃金，收買吉叔一條性命；

第四，以吉叔的性格，他一定亮相，公然挑戰大家。

計劃太周詳了，第五號情報員那單調的聲音中止，四周依然一片緘默，彷彿大家心裏有着很多鬥爭呢。

「不可能的，吉叔會投奔日本鬼子呀！」「吉叔的遊艇好可能去了澳門！」「江湖人物不會背叛吉叔……」眾人的心理是糾纏着的……

「好，按計劃開始作戰！」野狼是最靠原始本能從事的，他望望「快刀」阿五。

阿五點頭：「好得很！」

第五號情報員說：「我和櫻子就部署黎明出海搜索吧！」

雲川看看腕錶：「離天明尚有五小時，你們就分道揚鑣去吧！」

眾人望着他，他聳聳肩：「我甚麼都不懂，既不懂殺人，又不懂探聽情報，I am no-body，請放過我吧！」

「那麼，你懂……」櫻子問。

「做愛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腥風血雨的夜。

幾輛貨車滿載「正安團」的人衝入香港仔一條街道，這裏有煙檔賭館甚至「洪興堂」的總部，野狼一馬當先，阿五心狠手辣……

「殺！」

有人給硬生生的自鴉片煙牀上拉下來，一輪亂棍，拆骨之聲此起彼落，痛得暈死過去。有人提起斧頭反抗，就給攔腰劈了一刀，滾在地上痛得殺豬般叫。跟着，大混戰幾分鐘，「正安團」有備而戰，人強馬壯，煙檔倒了。

「殺！」

總堂幾個叔父輩正在睡夢中，有人醒來如廁，發現屋中死神在靜候，他來不及叫，殺手的刀就在他的頸項上一抹。有人還在蒙頭大睡，阿五看準部位，用刀尖直刺進去，刺穿棉被，竟把那人釘在牀上，鮮血染紅了被褥。有人在香堂上香，幾名殺手毫不留情，手起刀落，連祭台給搗個稀巴爛，野狼宣佈：

「此刻係洪興堂末日！」

「殺！」

那些「散仔館」、「咕喱館」都升騰起殺氣，一搜到是洪興堂的就給圍毆，其他人都不敢插手。唉，這城要亡了，生命朝不保夕，還有心情理人閒事……

「你們不是我要找的人，」野狼當着大家面說道：「我們要對付的是吉叔，如果有人可以提供消息，知道他的下落，我們出酬金一百兩黃金！」

嘩，一百兩黃金，人人為之色變，個個交頭接耳，竊竊私語：「一百兩呀？老子賣國都願意。」「嘿，有這一百兩，可以逃出香港，去檀香山避難……」

「哼，有這麼可能嗎？」

「大家聽我說，」阿五似乎猜透那些下流人物的心意：「我們是替黃金福老爺傳訊的，他老人家有頭有面，牙齒是黃金做的，說過的定必實行，這一百兩黃金保證可以取到手！」嘿，整個清黨過程歷時三小時，吉叔在港島西區的根據地就這樣被連根拔起，表面上雖一切恢復寧靜，但地下世界裏湧滿了

暗流……

「吉叔呢？吉叔哪裏去了？」

「沒了頭怎辦呀？以後靠誰吃飯呀？」

「洪興堂的叔父輩都給剷除了，誰還可以話事呀？吉叔呢？他究竟怎樣了？」

「為今之計，錢是最重要呀！」

「一於找尋吉叔……」

「哈，哈，好過尋寶呀！」真正的亂世時代本色，只要錢，有錢就有希望，甚麼都可以出賣，包括父母兄弟，人再沒有自尊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謎一般的夜。

大鵬灣荒山上那排石屋，外面淅瀝的下着細碎的雨。

蘭姑在鴉片煙牀上，輕輕一擊掌，兩名女孩子退下，蘭姑說：「妳們都出去，關好門！」

石屋裏就只有蘭姑和吉叔對臥，煙燈相隔，兩膝微曲，外邊簷前滴水。

吉叔感到點涼意，於是蘭姑起來，拿張金山氈輕蓋他的膝部。吉叔嗅到她的體香，也看清楚她的臉孔，她的美是清淡，卻有着艷質。蘭姑，謎樣的女人。

吉叔的煙抽盡。

「我給你打荷！」蘭姑輕聲說。

「呵……呵……要蘭姑妳親身服侍……」吉叔很樂。

「以前，我服侍慣了的！」蘭姑笑着。

吉叔有點意亂情迷，他怔怔的看着蘭姑用「煙籤」挑一點鴉片煙膏，放近煙燈處，在火舌上一烘，立刻變成泡狀，再挑再烘，就這樣好像滾雪球般將「煙泡」烘得比白豆還大，然後再在煙斗上搓，使它可以納入煙斗的眼裏。

「抽得了！」蘭姑把煙槍遞給吉叔。

吉叔接過，輕撫一下她的手，她向他微笑。他把煙槍挪到唇邊啜，「吱吱」有聲的，外面的雨落個不停，他細眼的看她，越感到誘惑。吉叔最愛女人投懷送抱，偏偏這個蘭姑似送還迎的，很難捉摸……

煙抽盡，他衝動，這煙一定有催情劑呀。

蘭姑似乎有預謀，她看準時機，一隻手就伸進金山氈裏，伸到他的腿間，

吉叔一聲嘆息，感到體內一團火正燒得瘋狂。蘭姑的另一隻手開始解開上衣，露出纖細的乳房和微挺的小腹……

他撫摸她的胸脯。她解開他的褲頭，手就伸了進去。終於，他壓住她，慾火焚身。他進入她的身體，她感到他強烈的性慾。

「噢！」她呻吟着。

這是一次謎般的交合。

危城之下，男女的愛慾關係是荒誕而背理的，說得好聽點就叫做迷情，說得難聽就叫做狎邪……

鴉片煙牀上的翻雲覆雨，竟超越半小時有多，他就伏在她的玉體上淺睡着……

蘭姑睜着眼，仰看黑暗，她心緒起伏，而這是謎一樣的心緒……

她突然痛苦的咬一下嘴唇，她感到吉叔虛脫的身子顫抖一下，她心裏就說：「你死定的了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黃泥涌之戰」，十二月二十日拂曉，開展了香港生死存亡之戰，因為日

危城十日

軍只要佔領黃泥涌，就成功地把港島瓜分為東西兩邊，嘿，經脈一斷，命不久矣。

日軍昨天掃蕩完銅鑼灣，整理軍容，今早就向黃泥涌作拂曉攻擊。那裏幾個山頭，英軍都佈了重兵，一於打場硬仗。於是，炮聲、槍聲、殺聲，整天不絕，血快染紅了山頭。

黃泥涌道上一所警署被日軍佔領，但一小時之後英軍反攻奪回，做了臨時指揮部，將官係亨特上校。

「Damn Japanese!」上校咬着煙斗，口中不停詛咒着。

那個美國戰地記者羅傑士不停拍照。

「Better go home. Hong Kong is dead!」上校告訴他。那傢伙聳聳肩，顯然下定決心要目擊危城末日。

上校把一隻唱片放在唱機，而唱機又駁上屋頂的擴音器，於是整個黃泥涌都聽到了貝多芬的「命運交響曲」……

「He's crazy!」羅傑士的評語。

沒錯，連日的戰事慘烈，在心理上實在人人大受打擊。香港的守軍已處孤

立無援，大家明白到打無望的仗，有人瘋狂了，有人逃亡了，根本就沒半點士氣。

這「命運交響曲」似乎惹怒了敵人，一時間遠處的子彈全都向這建築物掃射過來。上校怒吼着，搬來一枝重機關槍，「砰、砰、砰」的瘋狂的射向遠處當是還擊。

櫻子和第五號情報員都在警署的電報房，他們的任務是向陳將軍總部報告戰爭情況，除此之外，頻頻與離島的幾個情報站聯絡，追尋吉叔出海的「獵鷹」號遊艇下落。

「趁血洗警署之前離去吧！」櫻子感到不安。

沒錯，這裏要瘋狂了。

其中一個山頭給日軍包圍，戰況甚為激烈，屍體滿佈山坡，崗頂上的英軍發出求救訊號。於是上校帶隊出擊，豈料離開警署不遠，已遭遇到強悍的日軍實力。「Kill those bastards!」上校怒吼着。

但大家都心怯起來，加上彈藥軍械皆不足，硬拚不及十分鐘，已經損兵折將，無功而還。上校的手臂更加掛了彩……

危城十日

「命運交響曲」播完。羅傑士在雜物堆裏找到「安魂曲」，放在唱機上，嘿，嘿，簡直係好大的諷刺。

那邊山頭的英軍又再發出求救訊號了。

「It's hell!」上校嘆着。

山頭那碉堡被日軍猛烈掃射。

發出的求救訊號全都沒了回音，再看山坡處，日軍洶湧而來，如蟻附羶的好不恐怖。

遠遠傳來「安魂曲」，碉堡的守軍早就傷的傷，殘的殘，他們默默的聆聽着「安魂曲」，心裏似乎都有了答案：「OK. Let us die here——」

有了死志，這場仗便成血戰。

機關槍子彈耗盡，就用手槍，手槍虛脫，就掟手榴彈：「殺，殺呀！」

手榴彈掟光，他們竟然拿起石頭掟敵人，這是理性崩潰的時刻，大家瘋狂得沉淪為野獸了。結果，這小山崗之戰，英軍全被屠殺，無一生還者。

遠處黃泥涌警署，再收不到求救消息。

未幾，那邊山頭碉堡上打起了太陽旗號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「阿門！」

電報室的第五號情報員與櫻子感到失望，因為離島的情報站都說沒有發現「獵鷹」號遊艇。這裏太混亂了，英軍快要瓦解了，第五號情報員向陳將軍總部報告：「黃泥涌會在一日間失陷日軍手上，香港要完蛋了！」

跟着，他扯着櫻子，跳上車，趁未被截斷歸路時，往中區遁走，只幾分鐘便出現於畢打街的「大西洋會所」。

中環的報紙檔出現搶購，市民都想知道戰況，隨即加起價來，賣到二毫子一份，可見人心惶亂。消息也傳得很快：「黃泥涌大戰，英軍死守呀！」

「扭開水喉，沒水供應，那邊的水塘一定落在日軍手中！」

「這城要亡了！」

「大西洋會所」裏卻有着另一種焦慮……

「香港快淪陷了，我們的魚雷艇時刻候命，準備載着我們撤退！」第五號情報員說。

「但吉叔的遊艇沒有蹤迹！」櫻子有點憂心。

野狼怔怔的看出窗外，思潮起伏。雲川與茉莉自樓上下來，問道：「有靜

雪消息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！」櫻子答。

大家都望着野狼。野狼心緒不寧，似乎有一種預感，野獸的追蹤本能。他心裏在說話：「靜雪，我會找到妳的！」他突然震慄着，大叫：「有了！」

「有了？有甚麼？」雲川莫名其妙。

門開，阿五帶了個陌生人進來。「有消息了！」阿五說。

那陌生人打着很重的客家口音問道：「是否真的有一百両黃金？」

「是否真的有一百両黃金？」那傢伙再次追問。

「當然是有的！」雲川說道。

那傢伙的眼睛閃着貪婪的光采，吞着涎唾，他又問：「可否給我看看黃金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！」雲川說。

那邊的野狼在一張桌子旁邊，揭開枱布，但見金光閃閃——這批黃金是半夜裏野狼押運來的。

「嘩！」那人叫着。

「ＯＫ，」雲川對那傢伙說：「我要知道你說的是否值錢？」

「我是大鵬灣蘭姑的幫閒……」

那傢伙講出吉叔半夜登陸大鵬灣，得到蘭姑的款待，今早蘭姑吩咐他清潔「獵鷹」號。他沒看到吉叔，但直覺到不會錯了。

「他身邊有甚麼人？」雲川問。

「兩個日本浪人，一個女人，還有其他……因沒機會靠近，所以看不清楚！」

「遊艇有開走嗎？」雲川追問。

「他們都登了船，卻不知怎樣，那遊艇沒法開動，船上的人氣得暴跳如雷……其中一個人跳上岸搜我的身，又打我，我大叫冤枉，驚動了蘭姑，是她給我解圍！」

「當時蘭姑怎樣說？」雲川又再追問。

「她吩咐技工替他修理，還說甚麼相請不如偶遇，就住多幾天之類的……」

大家聽到這裏，已經肯定吉叔是在大鵬灣，但似乎節外生枝，最神秘還是

那個蘭姑，她究竟是敵是友？那「獵鷹」突然機器有故障，個中有陰謀否？還有，這傢伙究竟真的為錢而來通風報訊？抑或是敵人施放的餌？

那傢伙一張呆板的臉孔，表情是空白的，眼睛老盯着枱上的黃金……

「事情我們要考慮一下，」雲川對那傢伙說：「你暫時就留在這裏，只要確實無誤，黃金就歸你所有！」

茉莉就招呼他上二樓，免得被他聽見大家所要商量的疑點。

「這蘭姑是甚麼人？」第五號情報員問。

「她是珠江艇妓，聞說被歹徒賣身的，後來勾上新會大天二徐阿雞，做了撈家婆，專門劫掠內航貨船。某次，官民合作剿滅徐阿雞，蘭姑率領殘部走脫，就在港澳海域間做起海盜來了……」野狼的江湖知識甚豐富，大家總算捉摸到這蘭姑的來頭。

不過，大家有一個疑問：

「蘭姑與吉叔是甚麼關係？」

蘭姑與吉叔是甚麼關係？野狼不知道。

「這是決定勝負的主要關鍵呀！」第五號情報員分析。

「唉，但願我會知……」野狼沉吟着。

「不理得這麼多了，大鵬灣這毒龍潭總得要闖！」阿五有所決定。

野狼想起一事，他皺皺眉說道：「江湖有一個傳聞，未知是否屬實，且講給大家聽聽……」未講下去，他看看櫻子。

「怎麼呀，我不可以聽嗎？」櫻子嬌嗔着。

「傳說，蘭姑自徐阿雞遇害之後，心理有點失常，她憎恨哪一個男人，就會與他做愛，之後找機會殺死他！」野狼說。

「沒可能的！」櫻子粉面通紅。

「所以我說是江湖傳聞！」野狼聳聳肩。

「病態心理學上，這是可能的，」倒是雲川讀過洋書，他指出：「甚至動物世界經常發生，非洲有一種黑蜘蛛，雌性與雄性交配之後，就會把牠殺死！」

「好了，瞎猜無用，就闖一次大鵬灣吧，」第五號情報員說：「趁住現時敵軍主力登陸銅鑼灣進攻黃泥涌，海上佈防減弱之際，我們的炮艇就渡海殺去大鵬灣！」

危城十日

就這樣決定了，他們押着那通風報訊的傢伙上船，朝大鵬灣殺去。

「靜雪，我來了！」野狼心裏叫着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遠處石屋裏的靜雪，躺在牀上，身體突然抖動一下，彷彿聽到野狼的叫聲。外面雖然陽光普照，但她沒半點興趣，就只躺在那裏一動不動的：「野狼，我要死了，死了！」

突然石屋的鐵門開啓，進來者是個三十歲左右頗有姿色的女人。靜雪沒任何反應，那女人就坐到牀邊，仔細的看她，輕嘆着：

「真美呀，你就是靜雪？」

「嗯！」靜雪感到她沒有敵意。

「我是蘭姑！」

「妳可以放我嗎？」靜雪哀求。

「暫時未是時機！」蘭姑說。

「為甚麼？」

蘭姑俯身在她耳邊輕聲說：「野狼要來了！」

靜雪精神為之一振，手上感到冷冰冰的，有一樣沉重的東西塞來。

「這是手槍，」蘭姑繼續耳語：「收起它，用來防身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靜雪再問。

「因為吉叔是我的仇人！」蘭姑答。

午飯過後，吉叔例必抽大煙。

「船快修好了！」鴉片煙牀上的蘭姑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就多享受一陣子吧！」

「哈，哈，這實在太好服侍了！」吉叔很樂。

「江湖兒女江湖情，算不了甚麼！」蘭姑說。

吉叔感到着了魔，這女人太知情識趣了，因為她是撈家婆，充滿野性，非一般風塵女性可及，太好了，身體的慾火又再上升，光天白日之下，他想做愛。

他放下煙槍，壓着她，褪下她的衣服。

「蘭姑，蘭姑呀……」

此時的蘭姑心魂飛揚，她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往事，她還是十四歲，那天，

突然村口發出警報：「土匪來了！」

蘭姑的父母驚得手足無措，立刻把她塞進牀下底，吩咐她：「無論發生甚麼事情，不要作聲，不要出來，知道沒？」

「知道！」

跟着門被破開，為首的大天二吉叔，一手揪着蘭姑的父親大喝道：「金子收藏在哪裏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父親說。

「你是鄉長，你不知誰會知？」吉叔對手下說：「好好整治他一下！」

打手就撲上去拳打腳踢，蘭姑的母親撲上大叫：「不要打呀，不要打呀！」

吉叔一腳把她踢在地上亂滾，手槍就抵着她的太陽穴：「再不說，就打死妳！」

「你就打死我吧！」母親咆吼。

「砰！」腦漿和鮮血同時濺起。

「畜牲！」父親瘋狂的吼叫，擺脫眾打手之糾纏，飛身撲過來，吉叔當胸

就是一槍，轟得他整個人彈開去。

此時，十四歲的蘭姑悲憤交集，自牀底鑽出來拚命了，但小小年紀，拚不到甚麼……

「爸，媽，我要復仇！」她哀叫着。

一名手下舉槍，吉叔制止，他兇殘的笑起來：「我要她受盡苦楚，哈，哈，一於把她賣去妓寨，看她怎樣復仇？」

從此，蘭姑就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。

現在，她和她的仇家在鴉片煙牀上翻雲覆雨，因為她要玩弄敵人，就像貓捉老鼠般。正當吉叔拚命向她玉體衝刺時，碼頭進行着詭秘的戰事。

「獵鷹」號的機師給蘭姑部下制服，跟着一刀刺進心房。岸上兩個吃飽飯感到睡意的打手，正準備午睡，突然頸項上被抹了一刀……

而石屋內吉叔與蘭姑還在做愛。

石屋裏慾火焚燒着。

吉叔的慾燄激烈上升，而蘭姑卻在玩火。過去的痛苦經歷過度磨損她的身心，使她變態，使她相信自己的玉體就是武器，做愛竟是殺人的前奏。

吉叔不停的摸撫她的乳房，盡情的向她進攻，在真真假假之間，她喘息着、呻吟着，吉叔只感到腦海空白，身體像埋了幾噸炸藥，時刻要爆炸，爆炸爆炸呀……

石屋之外，殺戮在默默的進行着。

首先，「獵鷹」號上吉叔的幾名打手在懈怠的玩着紙牌，船邊兩個工人在修理機器，其中一個拿着鐵鎚敲這敲那的「噹噹」聲，吵耳之極。

「媽的！」打手詛咒着，掟下紙牌，往船頭小解去了。

那傢伙正向水中射尿，突然大驚，因為海裏竟冒起一個人來，手上的魚矛直掟向他，他連尖叫也都忘記，便跌進海中……

「媽的，這個阿才跳下海裏小解不成？」另一打手雖聞水響，仍不為意。

「有點邪門……」另一個還未講完，但見得那兩名工人突然自工具箱裏抽出手槍……

「砰，砰，砰……」

蘭姑的石屋離碼頭頗遠，幾下殺人的槍響起不到任何驚覺作用，況且裏面的慾火正燃燒得玉石俱焚呢。

「噢……」蘭姑的乳波起伏。

吉叔盡情的進攻。

他們轉變位置，像野獸般交合，他們實在就是野獸，最兇殘的野獸呀！

石屋之外，兩個啞巴浪人竟然給十多人重重圍困，大家都不知道對方實力，所以都沉着氣應戰。犬養與虎姬可說身經百戰，他們交換一個眼色，犬養首先向前衝刺進攻，東洋刀連環快斬，四周血濺，包圍圈一斬即破，另一邊的虎姬卻以靜制動，來一個劈一個，滿地都是血。

靜默的殺戮，靜默的追趕，靜默的逃竄，靜默的死亡……

屋裏的性慾全面爆炸。就在吉叔伏在蘭姑的身上喘氣時，蘭姑的眼神出現殺機。她輕輕的推他一下，服侍他躺下。他感到虛脫，閉目休息。

「你是死定的了！」蘭姑心裏說。

蘭姑的手往瓦枕一探，握着柄鋒利無比的匕首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吉叔突然睜開眼睛，只見那明晃晃的刀直插下來……

「死呀！」蘭姑吼叫着。

「死呀！」蘭姑一刀插下來。

躺在鴉片煙牀上的吉叔，因為左肩受傷未癒，他的左手經常放在胸前，一見蘭姑的匕首插下，竟本能地舉起左手一格。利刃就從手背插入，穿過掌心，鮮血濺在赤裸的胸膛上……

吉叔痛得瘋了，隨手抓起瓦枕一揮，擊中蘭姑頭部太陽穴，整個人翻滾下牀。

蘭姑一邊面流着血，但鬥志未滅，在酸枝小几下面拿出左輪手槍。「砰」，子彈擦過吉叔的耳邊，打進牆裏去，吉叔把瓦枕掟向蘭姑，「砰」又一槍，瓦枕給轟得粉碎，子彈反彈上瓦面去了……

「妳……妳……」吉叔感到很恐怖，這女人簡直不要命呀！

「我要殺死你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吉叔大叫。

「你殺了我的雙親，把我賣了做妓女，你還記得嗎？」蘭姑嘶叫着。

「哈，哈……」吉叔瘋狂的笑起來：「太多女人給我糟蹋，我怎會記得呀！」

「我要殺死你！」蘭姑舉槍，這斗室面積有限，吉叔簡直無處藏身。

他冷汗直冒，早就忘記左手插着匕首的痛苦了。

「跪下求我吧！」蘭姑冷笑。

「哈，哈，你想殺我，這就殺吧！」吉叔始終是一代梟雄，絕對沒可能屈服於手槍之下，他大喝道：「開槍呀！」

蘭姑咬着牙，開槍，豈料「達」的一聲，槍膛上竟沒子彈。她大驚，後退，再開槍，又是「達」的一聲……

說時遲那時快，吉叔的右手一把握着插穿左手的匕首，不理如何血如泉湧，硬生生的拔出來，立刻飛身撲向蘭姑，當胸就是一刀刺進去，刺進去，怒吼着：「我刺死妳，刺死妳！」

蘭姑胸膛中刀，她感到她要死了：「不，不，我不能死！」她抖起最後的力量，張起嘴巴，朝他的咽喉咬下去……

吉叔發出慘叫的聲音，他感到快要窒息：「不，不，我不能死呀！」

他拚命的推着蘭姑，撞向牆上，蘭姑就全身抖顫一下，竟斷了氣，雖然牙齒還緊咬着他的頸，但已無殺傷力量，不可能咬穿他的咽喉。於是，他使勁的擺脫她，坐在地上呻吟着，實在太恐怖了！一切靜止下來，他開始感覺到外面

進行着惡戰，他撕下一條布，包紮左掌的傷口，還有頸部的傷口……

屋外的戰鬥極度慘烈。

蘭姑的手下不敵兩個日本浪人，一時間陣腳立即大亂……

「殺死日本鬼子！」有人尖叫着。

「太厲害了！」有人嚇得哭笑難分。

「蘭姑下令，格殺勿論呀！」有人喝道。

突然，一個聲音冷冷的響起：

「你們的蘭姑給我殺了，還逞英雄作甚！」

眾目望去，見吉叔提着手槍，滿身鮮血，白髮飛揚，神情非常恐怖，一時間人人感到心驚……

「不可能的，蘭姑不會死的！」

「不要放過這傢伙！」

吉叔突然大笑起來：「我不想妄開殺戒，要知道識時務者為俊傑，還是各走各路吧！」

蘭姑的手下本就給兩名日本浪人逼得進退兩難，如今有了決定：「既然當

家已死，還拚命來作甚！」

既然停戰，吉叔向犬養與虎姬示意撤退，跟着一馬當先衝向一間石屋，兩個浪人尾隨保護，不過並無追兵……

「砰！」吉叔一腳踢開門。

裏面關着的是靜雪，此時她已經把蘭姑交到她手的左輪收好……

「你……想怎樣？」靜雪裝作很驚、很害怕的模樣。

「媽的，跟我走！」吉叔喝道，把靜雪抽着，出了石屋，向兩名浪人示意：「往埗頭去！」

一時間，風聲鶴唳，四個人奔向埗頭，埗頭上佈着好幾名蘭姑的手下。吉叔大喝：「殺呀！」兩名日本浪人提刀直撲而上，「霍，霍」，簡直慘叫連聲，就像斬冬瓜一樣，鮮血四濺，無一倖免。

吉叔押着靜雪，直衝向「獵鷹」號遊艇，來到甲板，竟無一人接應：「為甚麼呀？」

突然，靜雪尖叫起來……

甲板之上，竟屍橫遍野……

「媽的！」吉叔呆住了。

沒了駕駛者，這遊艇還有甚麼用？吉叔的面上冒着冷汗，他感到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：

「豈有此理！」

偶然抬頭，嘿，但見一艘炮艇朝着這方向駛來，此一刻，他直覺到遭受侵襲，提起槍連環射擊：「殺，殺呀！」子彈竟然耗盡。

炮艇非常接近，突然停下來，兩個人瘋狂的飛起，撲向「獵鷹」號，他們是野狼和「快刀」阿五。一時間，惡戰就要開始。

這是生死存亡的一刻……

「獵鷹」號的甲板出現野狼和阿五，幫會的頭號煞星。

「野狼！」靜雪掙扎着。

「住嘴！」吉叔喝道，匕首就架在她的粉頸。

而兩個日本浪人持着東洋刀，擺起架式，嚴陣以待，氣氛難耐……

「放開她！」野狼冷冷的說。

「沒這樣便宜吧！」吉叔嘶叫着，他感到身上的幾處傷口痛得心魂俱裂，

現在，他變成一頭受創而嗜血的野獸，也就更見兇殘了。

「放了她，給你一條生路！」野狼說：「我已經沒興趣殺你！」

「殺我？哈，哈，殺我？」吉叔笑起來。

「笑甚麼？」炮艇那邊的雲川大叫着：「閣下的洪興堂一夜間已給我們消滅，連堂會那個祭壇亦給我們拆掉當柴燒了！」

一時間，吉叔的面色由紫變青，由青變白的，難看之極，他突然發出恐怖的叫聲：「殺——死——他們——」

首先，虎姬一步踏向前，啞巴的嘴竟發出「咕，咕」的野獸鳴響，雙手持刀，隨時出擊。野狼伸手進皮飛機恤裏，拔出他的航空曲尺，但並沒有指向敵人，卻靠邊垂下，對「快刀」阿五說：「五兄，這麼近距離，你認為刀快還是槍快？」

「幾時都是刀快！」阿五淡淡的說道。

「那麼你對付他吧！」野狼很隨意的答，只是眼睛望向阿五……

只這電光火石間，虎姬神秘而迅速地踏前兩步，刀就「擦」聲劈下……

「野狼呀！」靜雪尖叫。

亦是電光火石間，野狼的左臂一沉，抵擋刀勢。靜雪嚇得哭起來，那條手臂，野狼那條臂定必劫數難逃，噢，血呀……

豈料，「噹」的一聲，野狼的臂並沒有劈得飛去，相反竟擋了一刀，皮飛機恤的袖究竟藏了甚麼？虎姬大驚，立刻改變招式，「噹」，又是一下響聲，那條左臂又擋了一刀，而野狼右手的航空曲尺，沒機會給他劈上第三刀……

「砰！」

虎姬的眼睛張得很大，是一片茫然，因為他不相信自己會死亡，他搖着頭，張開嘴巴，作無聲的悲鳴……野狼左手一甩，袖中亮出一條尺多長的鋼棒，嘿，有了它，怎樣鋒利的刀都可以抵擋得住呢！

虎姬踉蹌的退後一步，突然雙手執刀，野狼再轟他一槍。這回，虎姬倒地，再也爬不起來了。

虎姬死了，剩下的只有犬養。

吉叔似乎陷於絕境，他捉得靜雪更緊，那柄匕首已經劃破了粉頸，野狼的手槍作勢向他瞄準。

「野狼，不要理我，」靜雪大叫：「你就開槍吧，殺死他，殺死他！」

吉叔盡量用她作擋箭牌，他只感到全身浴在血與汗之中，他心裏叫着：「我不能死，我要等救兵！」

野狼似乎猜透他的心思，冷笑着說：「你走不掉的，放了她，我答應放你！」

「這算是談判嗎！」吉叔喝道。

「談判？No way，」炮艇上的雲川插嘴：「這是你唯一的選擇！」

「混帳！」吉叔嘶叫着。

野狼對阿五說道：「宰了這個東洋鬼子，看他怎樣！」

「好！」阿五亮出刀。

犬養見同伴死得這麼慘，早就恨得咬牙切齒，一見阿五亮刀，立刻出招，「錚，錚，錚」，互相交換了三刀，簡直險象橫生……

犬養退開，阿五也退開。

犬養的衣袖給快刀劃破，他索性撕掉。阿五的臂上多了一條血痕，血滲了出來。嘿，簡直係一場每個舉動皆可奪命的生死戰呀！

犬養右手舉起長刀，左手握着腰間短刀的柄，看來他要施展絕招了。

阿五右手緊握快刀，護在胸前，左手握拳舉起。他的左拳似乎握着一樣東西，那究竟是甚麼？沒人得知。處此生死存亡之際，誰都不敢發出一點兒的聲音，而天籟裏彷彿傳來死神的獰笑。

「嘿！」阿五冷笑。

犬養立刻撲向他，右手的長刀電劈而出，阿五右手的快刀一擋，犬養左手一拔短刀，刺向阿五腹部，而這個阿五不愧「快刀」英名，震開對方長刀之際，右腕一翻，刀勢往下，剛好擋住短刀。說時遲那時快，阿五的左拳一張，彈簧刀的利刃剎時間彈出，手起刀落，「波」的一聲插進犬養的胸膛……

犬養神情恐怖，倒退開，突然發出啞巴單調的叫鳴，掟去左手的短刀，不理會血如泉湧，雙手緊握着刀，飛撲出擊……

「錚」，阿五勝算在握，「錚，錚」招架兩下，看出破綻，快刀電射，犬養的人頭給整個劈得飛起，但他的身體並沒有倒下，死亡那一刻，他竟把東洋刀插在甲板上，那屍體就給支撐起來，鮮血自無頭的頸項狂噴……

犬養死得很是恐怖，他的頭顱跌在甲板上，跟着「碌碌」聲的滾了兩下，他雙手持刀插着甲板，身體就這樣的支撐住，屹立着，鮮血竟像噴泉般自無頭

的頸項湧出……

靜雪嚇得驚叫。炮艇上的櫻子嚇得掩面。

雲川竟看得呆在當場。

還有吉叔，儘管他怎樣的惡行滔天，殺人如麻，竟從未看過如許恐怖的死亡情景。

血噴完了，犬養的屍體才倒下來。

野狼與阿五逼近吉叔。

「怎樣了，你老人家想斬開幾截餵魚嗎？」野狼冷笑。

吉叔面上冒着冷汗。

「這老不死，皮肉韌得很，連魚都不肯吃呢！」阿五冷笑。

吉叔突然尖叫：「想她死嗎？」把靜雪捉得更緊，匕首抵着她的咽喉。

「吉叔，你是死定的了！」雲川叫着。

「哈，哈……」吉叔突然狂笑起來：「死？哈，哈……」

突然，遠處水平線冒起一艘灰色魚雷艇，全速向這邊海域衝來，嘿，是一艘打着日本旗號的神風突擊艇，跟着機關槍就向這面的炮艇掃射。艇上的第五

號情報員、櫻子和雲川等被攻其無備，紛紛躲避，立刻拿起武器對抗……

「哈，哈，救兵來了，」吉叔得意之極：「我這遊艇是有無線電發報機的……」

沒錯，今早當吉叔發現「獵鷹」號機器出故障，恐防被困大鵬灣，便立刻發出無線電報，與日本的特工組聯絡上。今次，這魚雷艇可來得及時呢。

「哈，哈……」吉叔竟笑得歇斯底里，他絕處逢生的心情令他狂妄而一發不可收拾，他的警覺機能鬆弛。這時靜雪有所行動了，她從懷中掏出蘭姑給她的左輪，突然推開吉叔持刀的手。吉叔不知她手上有槍，伸左臂攔腰擋她去路，靜雪的手槍抵着他的腹部，轟出一槍，吉叔發出悽厲的慘叫聲……

此突然而生的劇變，簡直快得沒人看清楚形勢，連野狼和阿五都為之大驚。

「靜雪，快點走呀！」野狼大叫着。

靜雪後退開，吉叔瘋狂的撲上，一刀插下，她發出痛苦的尖叫：「野狼……」此時吉叔整個人壓在她的身上，「砰」，靜雪再開一槍，吉叔身體恐怖的抖動着，背上鮮血四濺。但他不肯放過靜雪，抱着她一滾，竟翻下甲板，

跌進海中……

「死呀！」吉叔發出悽厲的叫聲。

他要與靜雪同歸於盡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水花四濺，兩人同時墮海，而靜雪的頭部重重的撞中了炮艇的船身，人就暈死過去，往海底直沉下去，而吉叔卻浮在海面，奄奄一息……

「靜雪呀！」雲川飛身撲進海中。

「靜雪呀！」不懂水性的野狼也飛身撲進怒海之中。

雲川深呼吸，然後潛進海底裏搜索。這時櫻子也撲進海中，潛水救人了。

一剎那間，吉叔的生死不再重要，亦沒有人準備理會，水流把他沖向駛來的神風突擊艇，船上的日本特工發現他，趕緊搶救。這時敵我兩艘小型戰鬥艇雖然係如許的接近，卻無心火拚。那神風艇救起吉叔，立刻全速離去……但，靜雪，她怎樣了？

「靜雪……靜雪呀……」浮在水面手足無措的野狼只能無助的叫着。

「野狼，你要冷靜呀！」炮艇上的第五號情報員大叫下來，並把救生圈掟給他。

阿五在「獵鷹」號甲板上留意着海面情況，突然有所發現，大叫：「有了！」

沒錯，首先雲川冒出水面，繼而櫻子，跟着他們使勁的把昏迷中的靜雪托出……

「靜雪，妳怎樣呀？」野狼急了。

「救上船再說！」雲川大叫。

於是，七手八腳的，靜雪給救上炮艇。

「心脈還跳動！」櫻子叫。

「這一刀只刺在肩上，不會致命！」阿五叫。

「靜雪，醒呀！」野狼叫。

但靜雪沒有醒來。

「快點送去醫院！」雲川叫。

於是，炮艇全速的進發。

「靜雪，妳不能死，不能死呀！」野狼哀鳴。

「冷靜點好嗎？」雲川說：「她只是昏迷，未必有生命危險！」

野狼一把揪着他：「是你害了她，如果她死了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「OK，我對不起你們，」雲川歉意的叫：「你就殺我吧！」

「事到如今，你們還吵甚麼！」櫻子亦尖叫起來。整個氣氛接近歇斯底里，只有這兩個人還可保持冷靜，一個是第五號情報員，他在機艙忙於導航和拍電報；一個是「快刀」阿五，他從始至終不打算介入如許複雜的人際關係，他一直在冷眼旁觀，突然對大家說：「你們吵來作甚，救人要緊呀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臨時傷兵醫院，一片人間地獄，痛苦呻吟此起彼落。

大家面上沒半點表情。雲川在抽煙，野狼在跋涉，櫻子怔怔的看着窗外，阿五冷冷的靠着牆，只有第五號情報員忙這忙那的，與軍官交頭接耳，但大家心裏有共通的叫聲：「靜雪，妳不能死呀！」

未幾，醫生出來，護理人員緊急的抬着擔架牀相隨，跟着把靜雪送上一輛救傷車。野狼飛撲而上，揪着醫生大喝：「你想把她帶去哪裏？你想怎樣……」

雲川和阿五標上前，把野狼扯開，那醫生竟嚇得亂了手腳……

「Sorry，他太衝動，sorry, he's crazy!」雲川立刻道歉。

醫生瞪着野狼，冷哼一聲，對雲川說：「傷者的刀傷無生命危險，不過，她的腦部給劇烈震擊，陷於昏迷狀態！」

雲川一陣的震慄，他感到有點不祥，突然大叫：「她會醒來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醫生說：「為今之計，須要緊急送去政府醫院，那裏有更佳設備，可能有機會搶救！」

雲川像被潑了冷水，呆在當場。

「靜雪，我不能捨下妳！」野狼叫着，竟飛撲上救傷車，他要陪伴她，甚至守在她的病牀上，與她為生命而戰鬥：「靜雪，我不能讓妳死，妳不能死呀！」

救傷車去遠，雲川站在那裏，感到絕頂的虛無，他點着香煙，深深的吸着，掩飾心裏的恐懼，他害怕靜雪會有不測。

一架軍車來了，滿載着傷兵，車廂裏滴着血，還有，痛苦的呻吟。這時節，生命突然變得可貴，連一點的呻吟都成為奢侈，因為是活人的證明，證實此一刻仍能生存，仍能夠活下去。

危城十日

雲川，一個玩世的人，竟突然思考生命與死亡，是何等的諷刺呀！

他聳聳肩，感到失落，他要離開這所傷兵醫院，但給身旁那房間傳來的歌聲吸引，是女聲合唱：

「Joy to the world, The Lord is come. Let earth rechive the King——」

他不禁佇立窗外，往裏面看，見到幾個金髮的紅十字會女護士在練歌，這時正好夕陽西下，映照得一室淡黃，像個褪色的美夢，失落的童話。

「Merry Christmas!」一個金髮女郎向他笑了。

唉，香港還有聖誕嗎？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聖誕節快來了。

再沒有普世歡騰，更沒有可報的佳音。日軍已經佔據黃泥涌，鐵蹄開始踐踏灣仔，炮火炸彈密集這一帶，警報大作，人心惶亂：「往防空洞避難呀！」

於是，住進防空洞的市民越來越多，他們把家裏最貴重的東西，一箱箱、一包包的搬進來，竟把防空洞當自己的家。這鬼地方空氣污濁，陣陣令人作嘔

的臭味……

跑馬地那些怕死的富戶男女，昨日逃避黃泥涌混戰，都帶着女傭和食物，紛紛躲進防空洞，他們平日養尊處優，如今處此人間地獄，吃不下嚥，睡不能眠。富家小姐還在夢想「先施公司」的皮裘，富家少爺卻在幻想今年的聖誕舞會：「不能，不能……我們不能屈死在這討厭的防空洞裏呀！」

於是，這個早上，見得炮火離開跑馬地，好極，回家了。

「Home, sweet home!」數十名富戶男女離開防空洞，哼着英文歌，好不興奮的。

但歌聲突然中止，因為遭遇了日軍。這隊日軍由加路連山道下來，向眾人舉槍喝停，只嚇得那羣富商巨賈、公子哥兒、太太小姐，面青心驚，紛紛高舉雙手，不敢稍動。

這隊日軍只由一名下士伍長率領，見到這班太太小姐女傭，竟存凌辱之心，示意各人排成一行，然後威脅他們逐個自動脫光衣服，方許通過，並規定行離二十步外，始准穿回衣服，幾個日軍，橫持步槍，裝上明晃晃的刺刀，這羣富戶男女，保命要緊，哪敢不從，竟集體脫衣……

那些日軍發出淫猥的笑聲。

那些大家閨秀嚇得掩面痛哭。

早些時，他們都聽過日軍在九龍姦淫擄掠的消息，如今面對，更感心驚；幸而這隊日軍只是奉命向中環推進，軍令如山，不敢中途停留太久，所以不致有集體強姦發生……

這個早上，天氣寒冷，朔風凜烈，平時他們身披重裘，還覺寒冷，而此時卻當風赤身露體，一絲不掛，其苦可知。

當見到那些寒森森的刺刀、淫笑的臉孔，女人都嚇得渾身戰慄，當知道可以脫險時，有恐慌至腳軟不能行走者，要由比較膽壯的男人摻扶，始能舉步，日軍見了，又在哈哈大笑。如此，更驚至魂不附體，紛紛跌倒地上。

唉，人到此時，甚麼尊嚴都沒有了。

「太豈有此理！」男人事後在咆吼。「找正安團的福爺出主意！」有人提議。

「福爺，你要給我們作個主意呀！」

跑馬地「正安團」總部，黃金福面對大羣的富戶男女，訴說今早被日軍侮

辱的過程。這肥胖的福爺冷靜得像個冰山，身邊的姨太太遞給他一個小茶壺，他就吮着壺嘴，「骨骨」的喝着……

「我們的財產會被日軍洗劫一空！」有人說。

「我們的女人會被強姦！」有人說。

「日軍毫無人性呀！」有人尖叫起來：「他們會把我們殺光呀！」

「我們不想死！」

唉，為今形勢已成定局，香港必然地落在日軍的手上，還可以作甚麼？福爺感到迷惑，四周的看，眼睛落到「快刀」阿五的面上，嘿，這傢伙冷酷得沒半點表情，他是天生的殺人機器，他不會理任何事情。於是，福爺看看四周，眼睛落在一個陰陽怪氣的傢伙面上，他的外號叫做「五台山人」，自稱精通術數，兩日前才投靠「正安團」的。

「山人兄，你怎樣看呀？」福爺請教。

這所謂「五台山人」的，個子瘦削，五十歲未到，面白無髯，身穿華美綢緞剪裁的唐裝衫褲，手上戴滿玉戒指，要不是一臉的陰陽怪氣，準會認為他是西關某大少了。當時，他是坐在不起眼的角落裏，略閉着目，合指算了算，玉

戒指互相敲得「的的」作響，令到室內幾十人的目光都投在他的身上。

未幾，那傢伙扯起他的煙屎腔道：「鯉魚有日翻江海，百載繁華一夢消！」

嘿，「百載繁華一夢消」這句，大家都直覺到係凶兆，一時心都冷了大截……

「香港，由割讓至今，差不多一百年了，」五台山人說：「這百載繁華一夢消，當然係指氣數已盡，如今日本軍臨天下，香港註定要改朝換代——」

「那麼——」福爺顯得焦慮。

「可喜可賀呀，福爺！」五台山人突然這樣說道，立時間語驚四座。

「怎麼還可喜呀？」眾問。

「鯉魚有日翻江海，此句大有玄機，」五台山人說到這裏，嗆咳起來，他分明是在營造氣氛，待大家緊張了，才繼續說下去：「鯉魚翻江海作甚？當然係登龍門，香港既註定改朝換代，就要有新的人來統治。機會難逢，福爺！」

「你說我——」福爺有點不信。

「這是天意！」五台山人說。福爺還是不相信。

五台山人跟着對大家說：「你們只要擁護福爺，保證老少平安、財富不損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鯉魚翻江海，此事當真？」

換了個偏廳，換了四周無人，黃金福的野心立刻暴露了。

「還記得兩天前山人替你起命盤時怎說？」五台山人問。

「你說我天生帝王命……」

「沒錯！」

突然，這兩人不再說話，空間是一片的死寂。福爺額上竟冒着汗，他實在很緊張。未幾，響起那陰陽怪氣的聲音：

「福爺，你試想一下，此地華洋雜處，日本鬼子想統治這裏談何容易，當然要假華人之手而為之，這機會，你要把握呀！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怎把握？」福爺竟口吃起來。

「一面與日本的酒井中將聯絡上，另一面與汪精衞主席的國民政府掛勾。汪主席那邊容易辦事，因為本山人與他的幕僚乃生死之交，只要花得起錢走動

一下，沒甚麼問題，還是日本方面頭痛得多……」五台山人皺着眉。

福爺抹掉面上那一把汗，訥訥的追問：「山人兄足智多謀，一定有法子的呀！」

「唉，其實你老人家難辭其咎呀，」五台山人一面嚴肅神情：「酒井依重吉叔和他的洪興堂，你偏偏把他連根拔起，還有，這吉叔重傷垂危，你間接就是酒井的敵人了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福爺嘆氣了，嘿，他在後悔，後悔與吉叔過不去呀！

「不，」但山人另有見地：「當此亂世，沒絕對朋友，也沒絕對敵人。現時形勢擺明，福爺你老人家在江湖上已替代了吉叔，這是你的最大討價還價實力，酒井被逼要依靠你……」

分析得很清楚，福爺才感到進退兩難：「怎樣才可取得酒井信任？」

「先送個大禮，當是道歉吧，我樂意替福爺穿針引線！」

「送大禮？」

「起碼幾百兩黃金，到時酒井會問有何要求，我就說要吉叔的命，以表明你與吉叔之仇怨屬私事。他當然樂意犧牲一個廢人，而獲得你與正安團的支

持。跟着，你要做第一件効忠之事，殺死野狼和剿滅第五號情報員的特工組，哈，哈，只要有個好開始，以後的事就易辦得很呀！」這五台山人果然精通謀略。

「哈，哈……」福爺懂得笑了。

「福爺，如果肯信任山人——」

「當然信任啊，你要多少錢做運動費，就往帳房討吧！」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，警報大作。

在街上四出找食物的市民正亡命奔跑，一個三歲未到的小童竟給遺棄街頭，「哇」的大哭起來了。一輛開篷跑車「擦」的停下，駕車的是雲川，跳下來的是茉莉，她一手抱起那小童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天邊響着「隆隆」的聲音，好驚人呀！

「茉莉，伏低呀！」車上的雲川大叫着。

茉莉飛快的撲到車旁，立刻伏下，用自己身體護着小童。

天際飛來三頭張牙舞爪的鐵鳥，「隆隆」，來到頭頂，竟然機關槍沒有掃

射，炸彈也沒掉下。為甚麼？雲川和茉莉竟好奇的舉頭一望，但見滿天飄着紙張，為甚麼？

敵機去遠，並沒掉頭捲土重來，雲川自座位上撿起一張，見上面寫滿了中英文字，他冷笑着：「嘿，派發傳單！」

「上面寫甚麼？」茉莉問。

「勸我們投降，」雲川讀出：「現在聖誕即將到來，皇軍勸你們速作決定，立即投降，以免無謂損失，你們不僅已經筋疲力盡，而且十多天來連飯也沒有好好吃過一頓，你們若非執迷不悟，便該放下武器，接受和平，那末聖誕前夕，你們便可吃一頓熱騰騰的豐富晚餐……」

「見鬼！」雲川把傳單拋掉。

茉莉抱着小童，見他不哭了，開始問他：「爸爸媽媽呢？」小傢伙只知搖頭。

「去最近一個防空洞碰運氣吧！」雲川有了主意，跟着一踏油門，車就向前直標了。

不到兩分鐘，跑車在防空洞外停下來，唉，這鬼地方早就擠迫得人山人

海，孩子的哭聲此起彼落，還有人哭叫着：「狗仔你在哪裏呀？」

「我要出去，我要找小珍呀！」

「快轟炸了，不要出去呀！」

「豬豬，我的豬豬……」

當好幾名防護團員推着雲川與茉莉進來時，失散兒女的父母湧上來認人，其中一個婦人大叫：「謝天謝地，彬彬，我的彬彬……」

茉莉懷中的小童叫起來：「媽——」

茉莉就把這個小彬彬交到那婦人手上，她再也忍不住眼淚……離開防空洞時，茉莉哭了。

「不要哭，Don't cry，我的茉莉，」雲川安慰她：「我們還要去醫院探望靜雪呀！」

「靜雪，妳不能死！」茉莉大叫着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遠處半山的醫院，野狼在病牀旁邊睡着，「靜雪，妳不能死！」心靈裏彷彿響起茉莉的叫聲，就這樣突然醒來……

危城十日

「靜雪呀——」

野狼自夢中醒來，他坐在這病房已有兩天，守候着靜雪的甦醒。苦悶的白晝進入長夜漫漫，他就坐在那裏一動不動的，眼睛怔怔的瞪着空間裏的虛無。

「靜雪，對不起——」

野狼簡直後悔莫及，痛苦萬分，他覺得自私，他覺得不應離棄靜雪。她可能以後不再醒來，她可能會在昏迷中死去，總之就是悔不當初。現在的靜雪躺在白色的牀單、白色的牆、白色的空間，她緊閉雙目，面色蒼白，她的心魂正徘徊於生與死之間。

這兩天來，野狼並沒有好好的睡過，他那張拳師般的臉孔，呈現着哀愁……

耳邊響起茉莉、雲川與醫生的對話：

「她會醒嗎？」茉莉問。

「不知道！」醫生答。

「有甚麼辦法沒有，醫生？」雲川問。

「目前醫學對腦部損傷認識還不夠……」醫生支吾以對。

「你是說沒有機會了？」茉莉追問。

「唉，要不是戰爭爆發，這裏的腦科專家沒有逃跑，或許還有機會——」醫生嘆着氣說。

「難道香港一個腦科醫生都沒了？」雲川追問。

「沒了！」醫生答得很無可奈何：「不過，她未必全沒機會甦醒的，因為在醫學上言，奇迹是永遠存在的！」

奇迹，奇迹，等待奇迹？野狼不相信，也不願聽，他雙手掩着耳朵，拚命搖頭，突然發出撕心裂魄的怒吼：「去你的，奇迹！」

身後的雲川和茉莉不再問下去，那個醫生離開病房。雲川的手按按他的肩，野狼撥開他的手……

「靜雪，我對不起妳！」雲川凝視那張蒼白的臉孔：「靜雪，醒來吧！」

但奇迹並沒有來臨。

「野狼！」雲川叫道。

野狼站起身，突然迎面就是一拳，「砰」一聲，雲川面上吃了重重的一記，鼻血牙血唇血同時濺起，人就倒退開去。

野狼飛身撲向他，又劈來一拳，雲川再也站不起，靠着牆緩緩的蹲下，嗆咳起來……

「你們胡鬧夠了沒有？」茉莉冷冷的說。

野狼頹然的坐下。

「對不起，野狼。」雲川咳出血來。

「你們走呀！」野狼喝道。

「我不走！」雲川說。

「我們等待奇迹！」茉莉說。

苦悶的夜，奇迹並沒有來。

「野狼，跟我們回大西洋會所，好好睡一個晚上吧！」茉莉提議。

「不，我就留在這裏！」野狼很堅決。

「好吧！」雲川嘆氣。

「雲川，對不起！」野狼為今日的粗暴行為道歉。

「It's OK，你應該打我，我對不起你，對不起靜雪！」雲川說。

「你今日認了十多次錯，」野狼笑起來：「太不像許雲川的性格！」

「一個人的性格會變的！」雲川也笑。

「好好照顧茉莉，雲川！」野狼說。

「我會的！」雲川答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須要男人照顧！」茉莉道。

「哈，哈，好得很，」野狼笑起來：「這正是亂世男女本色！」

於是，茉莉與雲川離去。

病房的燈光很是黯淡，政府醫院自設發電機，所以夜裏還有照明，但不勝負荷，光源斷續，不時的眨着，令到整個房間掙扎於光明與黑暗、生存與死亡之間。野狼有生以來，只這一刻感到無比的震慄，儘管過往如何的視死如歸，殺人如麻。嘿，那種恐懼是蝕骨的，他感到毛孔直豎，他要衝出這個滯止的、無情的、苦悶的、生不如死的、死不如生的恐怖的空間……

「砰！」他推開門，在長廊上飛奔，撲出醫院大門，跪在草地上，呼吸夜間的空氣。突然，他覺得有人注視他，他舉頭一望……

站在身前的是永遠笑得那麼美麗的櫻子，他輕嘆着：「妳來了！」

「是的！」她輕聲說。

「這兩天香港怎樣了？」野狼見到她，才記起戰火焚城呢。

「日軍攻佔黃泥涌，如今進攻灣仔與中環。另一方面，日軍已經登陸赤柱，向淺水灣方面進發，與英軍數度交戰……」櫻子說：「英軍把淺水灣酒店當為最後壁壘，此處一破，便夾攻香港仔及西環，香港隨即完蛋！」

「香港要完蛋了？」野狼喃喃的說。

「沒錯！」

一片的沉默。

「我們準備大撤退，魚雷艇已隨時候命，只要時機一到，就會突圍出香港海域，回國支援抗戰！」櫻子說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能走！」野狼咬着牙說。

「為了靜雪？」櫻子問。

「沒錯，為了靜雪！」野狼堅決的說。

「在愛情與抗戰之間，你選擇前者，我妒忌你！」櫻子說。

「對不起，櫻子，我說過我不是英雄，那麼，我的確不是英雄！」

「唉，」櫻子輕嘆着：「有時，做個凡人更困難呢！」

兩個人四目交投。

「我可以吻你嗎？」櫻子有個衝動。

「我……我不知道！」硬漢不懂這一套。

櫻子真的主動吻他，吻他的唇，跟着推開他，掉頭便走……

「櫻子……」野狼叫着。

櫻子並沒有回頭，奔向黑暗之中，跟着消失。唉，又是黑暗，黑暗在蠶蝕四方，多麼虛無的一刻……

「靜雪——」野狼突然叫。轉身正想撲回醫院內，突然聽到一點異響，立刻拔出他的航空曲尺手槍，大聲喝道：「站着！」

黑暗中那人果然站着。

「你是誰？」野狼喝問。

「阿五！」對方答。

「哈，哈，好得很。」野狼笑得很蒼涼：「你們怎麼不組織個探病團呀！」

「快刀」阿五自黑暗中踏步而出，他的臉孔永遠是冷板板的，他單調的聲

音說道：「探病嗎？我不會做，因為我對慣的是死人！」

「那麼你來作甚？」

「係關於吉叔——」

「吉叔——」野狼眼睛立刻閃出兇光。

「吉叔受重傷，死不去！」

野狼的眼睛噴火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「你要為靜雪報仇！」

報仇？是的，報仇。不論靜雪生或死，一定要報仇，報仇報仇報仇……野狼問：「他在哪裏？」

「九龍一所醫院！」

「那裏的佈防怎樣？」野狼追問。

「不設防！」

野狼感到意外，他逼視着阿五：「這是個陷阱！」

阿五冷笑：「你不信任我！」

「我應該信任你嗎？」

「告訴你吧，」阿五冷冷的說：「酒井的特工組認為他再無利用價值，所以把他放棄，多麼可悲。如果你喜歡的話，我代你殺他！」

野狼那張拳師般的臉孔恐怖地抽搐着，現在，他每一個細胞都充滿着殺機。

「殺死他！」

野狼心裏叫着。阿五安排的電拖，在黑黝黝的海沉默前進。

「殺死他！」

野狼心裏叫着。阿五安排的汽車，在黑黝黝的山路沉默前進。

「殺死他！」

野狼心裏叫着。他大步的在醫院的長廊走動，那鬼地方空空洞洞的，他彷彿聽到自己的步聲竟擴大成巨響，好恐怖呀。

阿五指指一個房間，示意自己會在外面守候。野狼拔槍，推門進入。牀上躺着一個不完整的人，這個人的整條左臂在急救時被割除，胸腹都給轟了個大洞，縫了百多針後，給紮得像個木乃伊，而且子彈嚴重傷害脊骨，兩條腿再也站不起來。現在他是清醒的，但已憔悴不堪，以往吉叔一代梟雄的「風采」早

就埋葬到大海裏頭了。

野狼仔細的看看他，嘿，一個廢人，他用曲尺手槍敲他的腿，就像敲着了枯木。「嘿，你死定的了！」野狼槍抵着他的太陽穴。

吉叔的眼神沒半點恐懼，呻吟着：

「你，殺——我——吧——」

野狼緊咬着牙，冷笑着，殺機來了，但心裏突然矛盾起來，這一槍就轟不下去。

「殺——我——吧——」

野狼蒼涼的笑了。

「吉叔，我不殺你，哈，哈，殺你太便宜你了。看看閣下的墮落相吧，沒了一條手臂，雙腿再也站不起來，哈哈，你現在的樣子像一株植物，你未來的樣子也像一株植物。你現在甚麼都沒有，連日本人都放棄你了，你是很痛苦的，而且一天比一天痛苦……」

「殺——我——呀——」

「噢，我不殺你，你現在生不如死，殺你變成你的解脫。嘿，我要你在人

間煉獄受盡痛苦，可憐的吉叔！」

現在，吉叔的眼神充滿着恐懼，野狼直覺到他內心的寒慄。野狼挪開他的槍，離開他。

「殺——我——」吉叔呻吟着，眼淚竟奪眶而出，這是痛苦的淚、恐懼的淚、懊悔的淚、屈辱的淚……

「再會吧，吉叔！」野狼推門而出。

「你沒有殺他？」阿五陰沉的看着他。

「是！」野狼感到他是緊握着刀的，直覺到他的殺機：「我們有未完的帳要了結嗎？」

「你怎知道？」阿五冷冷的問。

「我們有必要決戰嗎？」阿五冷冷的說。

「據我推測，正安團投敵了，」野狼有很敏銳的嗅覺，他肯定的說：「今夜渡海，你安排得如此順利，顯然是與日本鬼子取得契約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！」阿五聲音還是那麼平淡。

「黃金福開給酒井的條件之一，就是殺我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！」阿五冷笑着：「不過，我不想殺你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野狼喝問。

「我就是不想殺你！」

野狼舉起手槍，指向阿五的鼻子，距離就只有兩呎左右，喝道：「我就殺你！」

阿五不在乎，聳聳肩：「殺我吧！」

野狼瞪着他，想看透他的心思，然後嘆道：「唉，你不殺我，怎向那黃金福交代呀？」

阿五突然笑起來：「這城市要亡了，還計較那麼多嗎？」

野狼默然。

「趁這時機，我們還是一起平安渡海，然後各奔前程，」阿五說道：「我們都是江湖兒女，四海為家，他日相逢，是敵是友，且留待未來再說，目前，我還是珍惜這段友誼的！」

「媽的，你是個怪人！」野狼挪開手槍，笑了起來。

「快走吧！」

於是，汽車很順利的在黑黝黝的馬路上前進，大家都保持緘默。未幾，電拖很順利的在黑黝黝的海面上前進，從始至終，他們不再談話，多麼古怪的一對配搭呀。

偷渡上岸之後才發現中環的夜是非常混亂，街燈突然亮了，因為西環的發電站經修理之後，恢復局部供電，但電力非常不足，那些街燈暗得發着藍光。軍車頻頻的出現街頭，英軍紛紛跳下佈防……

「Wanchai is falling!」

灣仔要失陷了。較早時份，那些富戶男女，席捲行李，往中環的酒店投宿，因為自昨日領教過住防空洞的滋味後，心有餘悸。中環那些酒店，都是大理石建造的高樓大廈，非常堅固，連炸彈都沒奈之何，人住進去，安全得很呢。此所以，告羅士打等酒店，全部住滿了避難者。

「沒有房間了，請你們走吧！」經理對大家說：「找別家酒店去吧！」

「我們可以等呀！」有人說。

是了，等吧。於是，酒店的大堂、酒店的咖啡室擠滿了逃難者……

「外面怎樣了？」有人問。

危城十日

「灣仔失陷了！」有人答。

有炮彈落在告羅士打酒店門外，餐廳一隻玻璃窗震得碎了，有人給碎片割傷，有女士嚇得哭起來……

說這是餐廳，不如說是避難所更為貼切，因為塞滿的都是租不到房的人，他們摟着行李箱子，霸住了座位，由朝到晚坐着，永不叫僕歐來計數的，晚上倦了就屈在椅上打一個瞌睡。他們算是幸運的一種了，多數的逃難者，因為來遲了找不到位置，有的坐在地上，偎着餐廳柱子，有的則佔住一個角落，一家人便圍坐在一起了。

恐懼，恐懼呀。

人間再沒有希望了。

酒店八〇一號房，第五號情報員向大家宣佈：「要撤退了，明天晚上，我們先走，陳將軍及他的部隊要守到最後一刻……」

其實，情報組的人早就有此心理準備，只是櫻子心不在焉……

「櫻子，妳怎樣了？」第五號情報員問道。

「我想着野狼，他真可憐！」櫻子幽幽的說。

「必要時妳要離棄野狼！」第五號情報員說。

她點點頭。

「唉，野狼呀！」她嘆着氣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遙遠的空間，沉沉的黑夜，病牀旁邊的野狼坐在椅子上，仰着頭，昏沉沉的睡着。他夢見吉叔這一代梟雄竟然老淚縱橫，他夢見櫻子望出窗外，細碎的叫着：「野狼呀！」

野狼的心魂一陣震慄，他搖着頭，像要擺脫甚麼似的……

「不！」他叫了一聲，人就醒來了。他四望周遭，沒有變呀，白色的牆，白色的病牀，白色的靜雪，白色的空間，白色白色白色……

他感到很虛無，站起來，靠近靜雪，輕叫着：「靜雪！」

她沒半點反應。

突然，他看到她面上有一滴淚。她何時落淚？她……她……野狼輕輕的搖着她：「靜雪，醒來吧！」他感到她身體不再溫暖，她……她……

「靜雪！」

他不肯相信的事實，靜雪死了。

「死了……噢……」

沒有半點奇迹，就這樣死了。

「靜雪，不要離開我！」野狼心裏一酸，竟然熱淚奪眶而出，他頹然坐下，拔出手槍，抵着自己的太陽穴……

「靜雪，我對不起妳！」

野狼突然笑得很悽涼，他的手緊握着航空曲尺，他一生殺人無數，如今要殺死自己，何等的諷刺呀！

野狼的額上冒汗，他似乎沒有把握掠奪自己的生命，他怔怔的看着靜雪，她躺在那裏，靜悄悄的讓生命溜掉，甚麼都沒留下，只留下面上一滴眼淚……

「靜雪，我來了！」

正當此際，門推開，櫻子進來，一見大驚，立刻撲上……

「砰！」

野狼開槍了，但櫻子及時推開他的手，那一槍就轟向天花板。野狼把她推開，喝道：「不要理我，滾呀！」

「你是懦夫！」櫻子叫着。

「沒錯，我從未當過自己是英雄！」

「靜雪死了？」

野狼默然不語，他想痛哭，但力不從心。

「靜雪姐……」櫻子卻哭了。

野狼呆呆的坐着，他不想生，也不想死，最好就甚麼都不想，變成一株植物，永遠的坐在這裏一動不動的。是的，靜雪死了，以後的日子顯得不重要，這城要亡了，就讓它亡吧，甚麼都顯得不重要了，最好替靜雪陪葬……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「塵歸塵，土歸土！」

墳場進行簡單的葬禮，靜雪就讀那間女子中學的神父主禮。那天陰雲密佈，炮火響個不停，轟炸此起彼落，唉，天地不仁呀！

野狼眼看着靜雪入土為安，他在棺材上放下一朵玫瑰花，仵工正要撥土，野狼制止：「不！」他把自己的曲尺手槍摘下，亦放到棺面之上，「安息吧，靜雪，我的靈魂伴着妳！」

危城十日

沒錯，槍是殺手的靈魂，野狼就留下靈魂陪她。

泥土撥下來了，靜雪落土了。

「God，」雲川突然大叫：「Damn you!」

那神父為之愕然。

「Sorry，」雲川感到歉意：「我太衝動了！」

離開墳場的時候，寒風細雨……

「雲川，我要走了。」野狼說。

「去哪裏？」雲川問。

「你不會去的地方！」野狼說。

「我們回國支援大後方！」櫻子說。

「祝你們一帆風順！」茉莉說。

「雲川，這城要亡了！」野狼說。

「So what?」雲川不在乎。

「這城亡了，你還可以活嗎？」野狼問雲川。

雲川面上泛起那慣見的輕蔑的微笑：「人間無樂土呀，想活的話，哪裏都

可以活，你認為對不對？」

野狼笑起來，竟笑得很蒼涼：「我們唯一相似，就是漠視死亡！」

「沒錯，說不定魚雷艇一出海域，就遭到襲擊……」雲川說。

茉莉阻止：「雲川，不要說呀！」

「只要今個晚上，海域沒有爆炸，沒有火光，即是說我們能突圍成功，」櫻子執着茉莉的手：「此行吉凶未卜，所以，離去的不比留下的幸福，茉莉姐，再見吧！」

「再見，」茉莉心裏一酸，叫道：「我們都不能死呀！」

是的，都不能死，也就各奔前程吧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夜幕低垂，幾種不同命運開始……

一個時間，三個空間！

其中一個空間，香港島某處秘密海灣，一艘魚雷艇在整裝待發，第五號情報員、櫻子、野狼和其他特工人員上船。那個美國戰地記者羅傑士竟然不走，櫻子問他：「Why?」羅傑士答：「I want to see the end of Hong Kong.

That's why I am here!」唉，一個戰地記者的本色，就是為大時代作見證。

其中一個空間，「正安團」賭檔，依然賭徒集中，賭個天昏地暗，「快刀」阿五暗暗的躲在一個角落裏，冷眼看四方。他瞄到那個甚得福爺歡心的五台山人靜悄悄的溜進來，跟着入了帳房會見福爺。阿五感到疑惑，於是來到帳房門外，窺伺裏面情形，他聽到五台山人奸笑着：「皇軍的潛水艇已經準備……」

其中一個空間，虛無的雲川竟在家裏喝得半醉，恍惚間他感到夜的魔爪向他伸展，好恐怖呀。他感到不寒而慄，但他想起野狼，想起櫻子，於是提着酒瓶，直奔上自己住宅的天台。從這裏，他可以看到西區樓宇疏落得很而又黯淡得很的電燈光，平靜如死水的海域，心裏焦急起來：「他們怎樣呀？」

於是，命運的時刻來臨，魚雷艇箭一般的在海域上標出來……

佈成封鎖線的神風突擊艇，向來者密集射擊，但魚雷艇銳不可擋，非一般火網所能阻止，突圍，突圍而出呀……

眼看着快要脫險之際，突然海面沖來一度白波紋……

「潛艇魚雷呀！」第五號情報員大叫。

「轟！」海面上爆起一陣刺目光芒。

「轟，轟……」

海面上爆起刺目的光芒，很遠很遠都可以看到。

天台上的雲川竟呆在當場：「野狼，櫻子……你們……」不，沒可能的，但，天呀！

未幾，遠處的光全都消失了，回復那一片的黑黝黝，唉，生命就這樣靜靜的流逝，沒有聲音，沒有憤怒……

「Damn!」雲川瘋狂的把酒吞掉，吞完一瓶又一瓶，讓酒精和哀傷蠶蝕他的心魂：「Damn you, God!」

雲川再也不能支持下去，他要嘔吐……是的，這整個人間一無可取，實在令人嘔吐……

這時，茉莉跑上來了，竟見雲川嘔吐：「雲川，你怎樣了？」跟着熱淚湧出，緊緊的摟着他。

雲川有生以來，這一刻感到極度痛苦，他呻吟着說：「茉莉，我的茉莉……不要哭，他們死了，我們還活着……」

危城十日

「我們活來作甚？」茉莉苦笑着。

「有得選擇嗎？」雲川喘着氣。

黑夜的另一邊，「正安團」賭檔的帳房裏，兩個陰謀家在迎接着「美好的明天」……

五台山人聽完剛掛進來的電話，洋洋自得的笑了：「哈，哈，福爺洪福齊天，那魚雷艇中彈爆炸，全部死光。福爺送給酒井的禮真棒呀，哈，哈！」

「哈，哈，」福爺很是開心：「都是山人兄的功勞呢！」

突然，「砰」的一聲，門被暴力的踢開，阿五提着刀，一面殺氣的瞪着二人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福爺對他的無禮感到氣極：「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我會滾，」阿五冷笑着：「不過先殺你兩個狗賊！」

「阿五哥……這個……」五台山人訥訥的說：「萬事有商量呀！」

「沒錯，阿五，你要多少錢——」福爺說。

阿五冷笑，大步逼上前。五台山人大叫求援：「來人呀！」

阿五手起刀落，那傢伙的半邊面被他劈掉，血濺到福爺滿身都是。福爺哀

求着：「不要殺我呀！」

阿五揪着他的胸膛，橫刀就在他咽喉上一抹，活像劏雞那樣，那胖子悲鳴未及已經死去。阿五冷笑，抹乾淨殺人的刀，步出賭檔，竟無一人敢擋他。大家呆望着阿五的身子消失在黑暗中，才有人敢作一聲的嘆息。

＊　＊　＊　＊

平安夜不平安。

香港已是死亡的城市，整天炮火響個不停，轟炸機入夜之後依然頻頻出擊，日軍數日前已揚言，香港過不了聖誕節。今夜，傾全力進攻……

中環黯暗的街燈，映着到處燃燒的火頭，市民早就躲在防空洞裏避難，街頭上偶然出現一兩個敗走的英兵，畢打街是個「石屎廢墟」，一架被棄置的軍車着火焚燒。不知怎地，暗角裏走出一個戴着墨汁眼鏡的盲人，他雙手向前伸，探索着空虛，用哀求的聲音叫着：「哪個好心人，求求你帶我去防空洞！」

火光無情，把他烘托得像無主的孤魂、陰森的鬼影……

「大西洋會所」的玻璃窗全都封了黑布簾，讓燈光不會外洩，因為燈光吸

引空中的轟炸機，惹起懷疑，就會放個炸彈下來。

會所裏面躺着好幾名受傷和疲憊不堪的英兵，他們可能開小差，也可能躲避炮火，更可能懷念聖誕節的平安夜。除了他們，就只有雲川與茉莉。茉莉很大方，告訴他們：「Drink as much as you like. We don't charge anything!」

「Thank you, madame!」

唉，這城要亡了，還計較甚麼。

一個英兵摟着個啤酒木桶唱《平安夜》。

一個受傷的英兵看着愛人的照片，哭將起來。

一個半醉的老兵想起自己快退役，而偏遇上這場戰爭，不禁嘆着：「I wish I can go home!」一個英兵在酒精刺激之下，突然瘋狂起來，提着手提機槍吼叫：「Kill those bastards!」踢開大門，往外面闖，跟着四周連環掃射……

不遠處那個摸索前行的盲人聞聲轉身，「砰，砰，砰」，胸膛爆出噴泉般的鮮血，那英兵嚇得呆了，他頹然的靠着牆，他感到後悔莫及。這城要亡了，

但人性未必沉淪，他就這樣哭起來，突然遠方飛來一響冷槍……那英兵從此倒地不起。

整個死亡過程，給雲川透過黑布簾封着的窗隙窺視得見，而且看得清清楚楚，是赤裸裸的死亡呀！

「死了？」茉莉不敢看，只問。

「死了！」雲川發出平板的聲音。

「死亡」，這數天來唯一常用的字彙，靜雪死了，野狼死了，櫻子死了，第五號情報員死了，死了死了死了……

「茉莉，Merry Christmas!」於是，雲川拖着茉莉上二樓房間。

「雲川，Merry Christmas!」茉莉細碎的說。

這平安夜，並沒有聖誕歌聲、教堂鐘聲、報佳音的合唱，沒有，甚麼都沒有。

遠處，轟炸機落下一個炸彈。柔弱的茉莉，身子抖震一下。雲川緊緊的抱着她，吻她。茉莉突然感到慾望澎湃，她與雲川熱吻，長長的吻，窒息的吻。

雲川輕輕推開她，因為要呼吸。

危城十日

茉莉褪去衫裙，再褪去褻衣，她雪白的肌膚，她細而飽滿的乳房，她微挺的小腹，她修長的玉腿，雲川都是熟悉的，但今夜她特別迷人，因為心裏正焚着無窮的慾火……

雲川一邊喝酒，一邊解衣，一邊接受茉莉赤裸裸的愛摸。

兩個人又再深深的吻着，唉，這是傾城之吻，遠處響起驚天動地的炮火聲。

雲川壓在茉莉的身上，慢慢的進入她的身體，溫柔地，淺淺地……

「雲川……」茉莉輕叫。

雲川撫摸着她的乳房，她感到很興奮，挺一挺小腹，雲川就全力向她……

他們的頭腦開始麻痺，思想是一片真空，此刻就只有性愛，傾城的性愛，永恆的性愛，這地球要停頓了……

「噢！」茉莉嘆息。

雲川虛脫地伏在她的身上。二人陷於一陣子的昏睡，無意識的昏睡。

未幾，茉莉清醒，身邊不見了雲川。

「雲川，」茉莉輕叫着。微弱的燈光，但見雲川靠着窗喝酒，陷進沉思

裏：「雲川，你想甚麼？」

「我在想，我們的結局究竟怎樣？」雲川答得很哲學。

「結局？我們可以把握嗎？」茉莉不敢想像。

「可以！」雲川笑起來。

「那麼，我的結局就交到你手了！」茉莉怠惰地轉動着赤裸的睡姿。

「你很美，茉莉！」

「So what?」茉莉學他的口吻。

雲川突然把封着玻璃窗的黑布簾扯下來，室內的燈光立刻外露。

「你傻了嗎？雲川，」茉莉驚叫：「轟炸機見光就會找到目標投彈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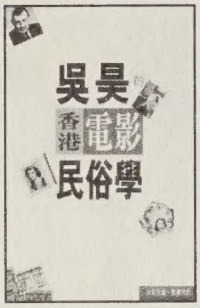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得很！」雲川跳上牀摟着茉莉。

「隆」的一聲，轟炸機來到屋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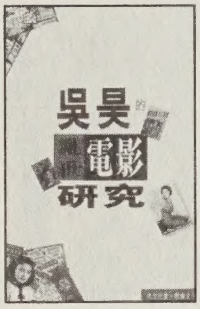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香港淪陷。

補購

吳昊◎作品



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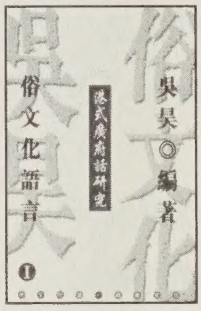
《亂世電影研究》

《香港電視史話》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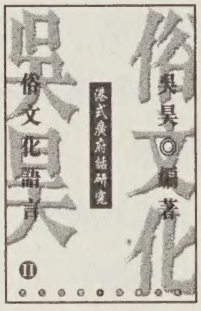
《孤城記》

《香江騎呢錄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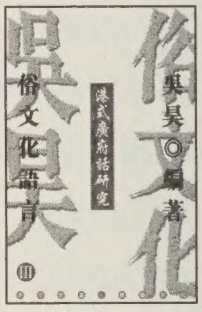
《塘西風月史》


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①


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②


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③

補購表格（愛護書本，請用影印）

本人現購買
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《亂世電影研究》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56 元）
《香港電視史話》①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56 元）
《孤城記》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《香江騎呢錄》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《塘西風月史》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60 元）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①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②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③ 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
姓名：_____

地址：（只接受本港地區）_____

_____

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，請連同劃線支票
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**次文化堂** 訂購部收
支票抬頭：**次文化有限公司**

次文化堂

讀者服務卡

＊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，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，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。

您購買的書名：香港淪陷前 • 危城十日

購買地點：.....**區**.....**書店**

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？

□①逛書店　□②郵購　□③電話訂購　□④傳真訂購

□⑤團體訂購　□⑥銷售人員推薦　□⑦其他

你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？

□①逛書店　□②報紙廣告　□③親友介紹　□④圖書館

□⑤廣播節目　□⑥書刊　□⑦書評推薦　□⑧其他_____

姓名：_____ **年齡：**_____

性別：□男　□女　**婚姻：**□已婚　□單身

地址：_____

職業：_____

教育程度：□①小學　□②中學　□③大專或以上

您對本書的意見：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（可另紙書寫）

地址：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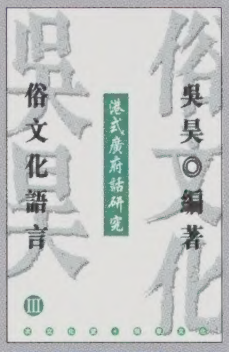
次文化堂編輯室收

＊凡來信者，可獲本社禮品答謝（請附回郵信封）。

＊請勿撕毀此書，煩用影印本寄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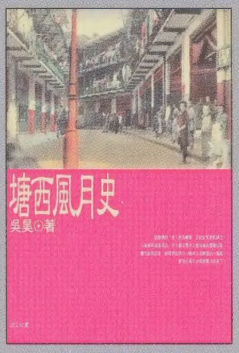
吳昊・著作

《香江騎呢錄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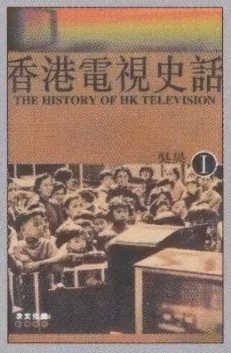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(III)》

《我城碎影》



《塘西風月史》

《孤城記》



《香港電視史話》

這本書，是我的珍藏

藏書人：

收藏日期：

三毫子式懷舊小說

CANADA HONG KONG LIBRARY
3 1761 09954634 3

- 一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夜極靜，炮聲亦稀，香港尚未沉淪。
- 「野狼」的他，從噩夢中驚醒，望着身旁的愛人，忍痛話別，展開忘命刺殺
- 無依孤女，心繫復仇心切的「野狼」，為了尋找心愛的他，不惜犧牲，深入虎穴，以身犯險。
- 富家公子，一夜之間，家業盡被炮火摧毀，家散人亡，流落戰火之城，前路不明，只有縱情聲色。
- 美豔婦人，飽歷滄桑，長袖善舞，經營着煙花之所，周旋於富商名流，醉生夢死，還是情歸玩世公子。
- 危城十日，一場腥風血雨的江湖仇殺，兩段刻骨動人的末世愛情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香港淪陷。

重現本土文藝創作

PL
2966
U8232X53
2014
c.1
CHKL

：原秋白　插畫：阿高

BN 978-962992354-9
78
9 789629 923549
www.subculture.com.hk
www • 次文化 • 香港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見証

SCB 616 $78
ISBN : 978-962-992-354-9
Printed in Hong Kong